

鐵獅王

長篇技擊小說

鄒證因著



三益書店印行

長篇技擊小說

鐵
獅
王

鄭證因著

馮玉奇著 海上風雲 一冊 實價三元六角

馮玉奇著 歡浦春夢 一冊 實價三元六角

馮玉奇著 盲目之愛 一冊 實價三元

馮玉奇著 情天血淚 一冊 印刷中

馮玉奇著 雙柳王 一冊 實價五元二角

沈心池著 雁來紅 一冊 實價九元六角

鄭證因著 鐵獅王 二冊 印刷中

鄭證因著 楓樹谷 二冊 印刷中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出版

鐵獅王

著者 鄭證因

出版者 三益書店

總經售 聯文書局

特約發行

春明書店	大明書店	武林書店
正氣書局	百新書店	廣藝書局
文光書局	建文書局	協和書局
育才書局	勵力出版社	文益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說小擊技篇長

鐵獅王目次

鄭證因著

第一章 鐵獅王威震五羊城……………一

第二章 戰羣凶徒鏖頭自刎……………二七

第三章 避敵踪含恨走邊荒……………五二

第四章 逞淫兇苗首過節婦……………七九

長篇技擊小說 鐵獅王

著者保留影劇攝演權

鄭證因著
鄭吳志學修

第一章 鐵獅王威震五羊城

廣州宏達鏢局，鏢頭鐵獅王蕭宏，籍歷河北，幼道家器，遠走江南，仗着一身武功，得北派武術真傳，劈掛掌，已經登峯造極，掌中一口九耳八環刀，頗具威力，生才走江湖，竟在廣州立起宏達鏢局，這個字號，就叫一帆風順，這蕭宏也是真肯賣命，他認定了在江南各條上，不用真本領，去騙一下子，決不能在這一帶立足，更兼長江上游一帶，尤其是江湖道上，不容易討付，各處的水旱碼頭，全有成名的人物盤據著，蕭宏仗着一身的武學，和他十幾年的經驗，在這長江上游一帶，就算打掃道路，宏達鏢局，這個字號，就算把「萬」兒闖開，江南各路的綠林們，有的地方是再江湖道的義氣來結納他們，有的地方就仗着自己的真本領，這蕭宏也算是九死一生，經過多少風浪，他把江南這一帶的路線全打開，武林中以他這種威力和他自己所闖出的這點地位，賀號「鐵獅王」，吃鏢行這種飯，就算他領袖英雄，做了鏢行的第一把交椅，並且他這個鏢局子，還是水旱兩路全走，威名既立住了，漸漸的把宏達鏢局推展，兩省省的各線上，算全有了他的鏢路，全奉的開，後來他的名聲立起來，只恐他一把鐵獅子鏢旗，用不着領頭，親自出馬，由鏢客們押鏢，在這兩省，全能走的開，他的分鏢局自然散佈在兩省，不過鐵獅王蕭宏，論他的行為，氣魄，全十足的够上江湖道的朋友，只有天生來的豪橫脾氣，是他一把領處，輕財好客，揮金似土

，雖然這些年的功夫，鏢局子是沒少掙進錢來，但是蕭宏不過是徒負虛名，並沒有積蓄了什麼財產，對於他手下的一班鏢客們，有什麼緩急之需，他的慷慨異常，不論鏢客們用多大的數目，他決無吝色，可是在他手底下做事的，只要是有錯處，他決不肯容忍着，立時發作，絲毫不肯留情，因為這樣暗中也得罪了不少人。

這些年他只交了兩個過命的朋友，一個叫錢沙掌沙天龍，一個叫九現雲龍鄧子敏，這兩人全有很好的身手武功，那沙天龍得少林派的真傳，更練就了硬功掌力，以十八羅漢手很在江南道上，會過許多成名的人物，那九現雲龍鄧子敏，更是一個風塵中的異人，精擅輕功提蹤法，更得八卦掌的絕學，浪跡江湖，被鐵獅王蕭宏所賞識，把他留在宏遠鏢局，始終不肯拿他兩人當鏢師看待，情同骨肉，可是有時鏢局中遇到了價值過鉅鏢貨，沙天龍和鄧子敏也不斷的出去，替鐵獅王蕭宏押鏢，可是他們這麼交情厚，不斷的和蕭宏爭吵口角，往往的這弟兄三個鬧起意見來，爲一件事犯了爭執，十天半月誰也不理誰，只是遇到了跟鏢局利害相關的事，沙天龍鄧子敏，又不用人勸解，立刻的來伸手接管，決不用鏢頭鐵獅王蕭宏來牽就他們，立刻言歸於好，沙天龍，鄧子敏，對於鐵獅王蕭宏性情的暴躁，就十分狠心，認爲他將來定要從這上面吃了大虧，兩人不斷的勸，要收斂鋒芒，不要過於任性，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鐵獅王蕭宏，得罪了自己本鏢行的人，還沒甚麼要緊，不過全是說過去鬧過去就完，但是他對於江湖道上，這幾年來，無形中結了不少嫌怨，一來是他這宏遠鏢局，聲勢一天比一天大，這位鏢頭在兩七省，不論是武林中，綠林中，威名已着，自然而然未免就有些驕狂的地方，有的地方對於各處線上的綠林，未免有失禮之處，何況名高

見嫉，有許多成名的綠林道，對他十分不滿，全是懷着要和這碰一碰，這種情形暗中醞釀亦非一時，鐵沙掌沙天龍，跟九現雲龍鬻子嶺，在外面已經聽到了不少的風聲，更有一件極其驚心的事，就是鐵獅王蕭宏他從北方來到江南闖業，完全是一條空身漢子來訪，在十年前他在江寧那裏，他也立過家，可是他這位原配嫁他不到三年，就已死去，自從來到廣州，立這這宏達字號，才續娶的雷州名武師駱建侯之女，駱綠雲爲繼配，他這位夫人駱綠雲，是家傳武學，父親駱建侯是武當派名武師，精研長拳十段錦，在雷州一帶，很有個「萬」兒，老武師也是夫人早早的去世，只有這麼個女兒，自己把一身武功，算是完全傳與了她，這駱綠雲直到三十四歲才出嫁，駱武師，雖然是把女兒攜了這麼大歲數，但是終於給她選擇了名震武林的乘龍快婿，倒也覺得對的住女兒了，這駱綠雲生得十分貌美，在他雷州鄉里中，頗著顯名，一班輕薄少年，對於這駱綠雲，全是垂涎三尺，但是，這武當派老武師駱建侯，不是好惹的人，何況駱綠雲，更是一個清白人家的女兒，行動上十分規矩，十分謹慎，正所謂諺如桃李，凜若冰霜，這乘龍快婿，是無可如何。只是暗中却有這雷州一帶成名的綠林，他們弟兄是兩人，一個叫楚駱，一個叫樊莊，這兩個人，全是飛賊出身，各有一身本領，他們前是在廣西一帶，後來到了雷州一帶，就算站着了腳，可是他們在這裏，附近百餘里，絕不招投作案，可是他倆人的性情，全是睚眦必報的小人，兩人全是生得短小精幹的體格，像貌一個像喪門吊客，一個是猴形，綠林中教他兩人。叫雷州兩醜，這樊莊非常的好色，駱建侯的這個女兒駱綠雲，早已被他看上，他安心想得到手中，故意和駱建侯結納，只是這父女二人看破他的心意，是不懷好意而來，老武師駱建侯和他翻了臉，動起玉來，這樊莊就栽了個小跟頭，懷恨而去，正好駱綠雲在這

年也就嫁給鐵獅王蕭宏，樊莊對於駱絳雲雖然還是不大甘心，但是鐵獅王蕭宏，正在威名初開時，並且雷州這條路上，也曾安着江湖上的規矩，濶帖拜堂過他，這樊莊又是看着無可如何，不敢下手。他和鐵獅王蕭宏，原本是無恩無怨，並且雷州這趟路上，宏達鏢局又輕易不走這路的鏢，這種各不相犯，誰也惹不着誰，只是樊莊因為駱絳雲身上，無形中就帶着跟鐵獅王蕭宏，存了仇視之心，駱絳雲嫁給蕭宏，雖則蕭宏比她大着十幾歲，駱絳雲倒是毫不在意，夫婦間十分恩愛，駱絳雲更生了一個男孩，乳名金郎，蕭宏的性情雖則暴躁，但是駱絳雲，頗能體貼丈夫的心意，這些年跟着他，就算是過着極舒服的歲月，那位老武師駱建侯在三年前業已故去，他沒有兒子，沒有後代，他身後的事，完全是女兒女婿料理的十分週到，十分風光，鐵獅王蕭宏正在馬上的時候，所謂時來誰不來，在雷州給岳父駱建侯辦這件喪事時，用錢有錢，用人有人，把這雷州地面，倒很震動了一番，這雷州二醜，以江湖上的友誼，也到了吊喪送禮，他又看到了駱絳雲，雖則是半老的徐娘，但是那種風韻，更較當初淡出嫁時顯着加增了幾分秀緻，這狂徒越發的再消滅不了他的惡念，暗中他已經幾次想要算記鐵獅王蕭宏，把駱絳雲，想要帶回自己手內，只是這兩人不是容易對付的，他一時那敢公然下手，什麼事怕處心積慮的算記着，在這近三年中，他在暗中盡力的給鐵獅王蕭宏，和江湖上綠林挑撥，暗中勾結了嶺南七元弟，和香山四煞，這全是廣東省有名的綠林道，世全因為宏達鏢局這麼大的威名，把這幾省有名的客商全算攬在他手中，只要有大宗的鏢，有一桿鐵獅子紅旗，任憑多肥的買賣，只有乾看着，不能下手，他們那會不對於鐵獅王蕭宏恨之刺骨。全願意把他這宏達字號搬倒了，好去這個江湖的勁敵。這雷州二醜，正是利用本省這幾股有名的綠林，加以利害的引誘，竟集

合了很大的力量，要等到一個適當的機會，只要一動手，就得把鐵獅王蕭宏除了，那雷州二醜樊莊，也可以把賂絡雲拿到手內，他們這種陰謀鬼計，可是還顧忌着鐵獅王蕭宏的生死交鋒沙掌沙天龍，和九現雲龍鄧子敏，這兩個人全是不可輕犯的勁敵，若是這兩人在鏢局子中，和鐵獅王蕭宏，賂絡雲合在一起，還真不容易對付，他們要暗中偵查着鐵獅王蕭宏人單勢孤力量分散的時候，再行下手，暗中他們可在廣州城內安置了人，這是一種有計劃的圖謀，他們辦得非常嚴密，遣雷州二醜，樊莊，樊莊，已經是很難鬥的綠林盜，他又勾結了嶺南七弟兄中六爺笑裏藏刀阮仁，此人尤其是智多謀，機警狡詐，他在暗中和雷州二醜樊莊，樊莊，策劃着一切，這件事情預備的更加周密，連這宏達鏢局所在地拱宸街一帶，全有他們手下弟兄喬裝小販，在這裏偵查着宏達總鏢局子出入走鏢的情形，隨時的報告他們這般匪黨，他們形跡十分謹慎，所有在這裏臥底的人，又全是當地人的口音，說話，行動，打扮，絲毫看不出異樣來，宏達鏢局子雖有那麼些位鏢師，竟自絲毫沒有覺查，也是見雷州二醜等手段之辣了。

滬暑初消，金風送爽，這宏達鏢局也正在高高興興的作着買賣，乍一入秋，事情還是真忙，只這半月的功夫，竟自連着應出四撥鏢夫，把鏢局子的鏢師得力的夥計，差不多全派出去，連鐵沙掌沙天龍，和九現雲龍鄧子敏，也全押鏢走了，這兩個人論起來用不着他們出去，只爲在走鏢的這兩天，因爲和鐵獅王蕭宏談論閒話，那鄧子敏竟和這位總鏢頭語言不和，又口角起來，彼此心裏全不痛快，那鄧子敏也就因爲自己風聞本省的綠林盜中，有人正要不利於他，教鐵獅王蕭宏要謹慎一下，九現雲龍鄧子敏這話出口，反倒把鐵獅王蕭宏惹惱，他竟自十分憤怒起來，認爲鄧子敏輕信無稽的傳言，江湖上沒有那麼胆大和蕭宏作對的

，鄧子敏良言相勸，反遭到他一頓搶白，沙天龍也從旁說是不能盡認爲是無稽之談，並且尙聽得同道們口風中流露出來，雷州二醜，也對於蕭鍾頭有不利的舉動，這種事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不能盡認爲不是介意，索性趁勢破釜沉舟勸鐵獅王蕭宏，到了現在這種地步，應該知道名高見忌，疾流勇退，鏢行這碗飯，似乎要見好就收，名成業就，即早抽身，落個完整比什麼不好。沙天龍這番話，正是爲得看出鐵獅王蕭宏已處在危險的地步，這種名望，這種身份，實在是提不起跟頭了，有一些波折，就担不起，成名不易，毀着是極容易，所以不管他愛聽不受聽，竟自慍切的勸導他，只是鐵獅王蕭宏却不以他弟兄兩人這種話爲然，彼此在言語間，很犯了一些爭執，各說了一番理由，弄得弟兄二人心頭全是悵悵的，這九現雲龍鄧子敏，和鐵沙掌沙天龍，正趕上有兩撥鏢數目很大，他們偕着押鏢全離開鏢局，因爲這老弟兄們是各有一種看法，在鐵獅王蕭宏那方面，對於這弟兄二人全拿着當異姓兄弟看待。可是在鄧子敏和沙天龍兩人，却因爲當日全是落魄江湖，投到了他這裏來，蒙鐵獅王另眼看待，可是總認爲總鏢頭是自己的恩主，每廷一有了意見不合時，變着法子兩人要離開他面前，躲避幾天，不過時時刻刻可把鐵獅王蕭宏放在心上，把鏢貨交到了，立時趕回來，不願意在外頭耽擱，關心的懇切，實不是一種汎汎的交情，他們這次押鏢出去，鏢局子中只剩了四位鏢師，和七八名夥計，這幾位鏢師在安遠鏢局全是副手，担當不起事來。這天鐵獅王蕭宏從一早起來，就覺得悶悶不樂，到鏢房中坐排子上看了看，所走出去的幾撥鏢指着肉中的兩路，一路是保的一撥官款，到嶺南交納，一路是往廣西桂林，這兩撥鏢註明了押鏢的鏢師，如夥計趨子手人數，遂向管帳的先生問道：「你算算這兩撥鏢合得多少回來？」管帳的先生一看兩撥鏢開門的情形，就知道總

鏢頭心裏惦记着他這兩個好朋友，盼他們早早回來。二師性情真個各別，守在眼前，一句話說不對，就嘔氣，趕到離開了兩三天，立刻又盼着立時回來，這到合着總領的的意思說道：「一夥老師，沙老師，大約全可以不差先後的回來，至多五六天的功夫，全能翻回來，這兩路又全是旱路，老師傅們又全有很好的牲口，鏢一交到，他們二位又歷來不願意露外面多耽擱，定可早早回來。」

鐵獅王蕭宏點點頭，在櫃房裏把帳本子翻開撥了幾下，無心往下看，把帳本子擱在桌兒，站起來高轉客廳。在午夜時，有才城的兩個珠寶商人約總鏢頭出去吃飯，要關在平時，鐵獅王是很好應酬的，今日竟無心出去，碗言謝絕了，把這兩位客人送。在中午後又有兩個同道的來拜訪他，全是同行，談談講講，敘述些江湖上的事，這兩個朋友，等到了天夕時才告辭而去，客人全去後，鐵獅王蕭宏在客廳中，只覺得起坐不安，說不出的心中煩悶，可也想不到什麼道理，爲什麼煩悶。鐵獅頭的家眷就住在鏢局子後面，單有一所房子，眼鏢局子通着，可是後院另存一個後門，不從鏢局子走時，也能出入。鐵獅王蕭宏每天只要一起來，就在院子裏呆到晚間，回轉後面，歷來是不在內宅吃飯的，內宅也十分清靜，只有駱綠雲，和愛子蕭金郎，一個一個嬉笑談話，這裏十分整齊，內宅和鏢局子沒有什麼出入，前門只有鐵獅頭手裏拿着信箋，名詞雜物，他可以到內宅去回話，任何人也不許隨意進內宅，鐵獅頭此時雖開門，但也不許隨意進內宅，早上的回轉內宅。

夫人駱綠雲見總鏢頭今天進來得太早，並且臉上的神色十分不快，遂小心的伺候着，一面悄悄吩咐丫鬟，把朋友送來極好的一筒茶，打開給他泡了一盞香茶，駱綠雲親自給他斟上，遞到面前。自己不敢多說

話，却把正在廂房玩耍着的金郎領了過來，送到他爹爹面前，引逗他說話，這金郎靈慧非常，生得面貌像他母親，十分俊秀，因為駱絳雲是雷州人，從他們雷州的風俗，從小就給他把左耳朵眼穿了，帶了一個金環，這孩子天生的靈牙利齒，能說會道，往往這夫婦有什麼不快時，多是被金郎這孩子把愁懷解開，煩惱盡去，蕭宏本來是滿心不高興，金郎依在他腿上，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鐵獅上蕭宏任憑心中怎樣不高興，也不肯不和這愛子答誦着，更把他抱着擱在腿上，這金郎伸手摸着蕭宏腋上的連髮鬚說道：「爹爹，你把這些討厭的鬚鬚全弄下去好不好麼，你看我和阿娘，跟娘姨，都沒有，多乾淨呢。」蕭宏不由呵呵的笑起來用手摸着金郎像蘋果似的頰上，笑說道：「好小子，你全討厭起你老子來，我這連髮鬚給腮的鬚子，若是全剃下去，越發的難看了。」抬頭看了看駱絳雲，微笑着說：「你這兒子全討厭我老呢。」駱絳雲見丈夫面色和緩了，也含笑答誦着些閒話，給他開心解悶，試探着問他可是要在內宅吃飯？蕭宏點點頭，向夫人駱絳雲道：「我要我這兒子給我斟酒，我好吃個痛快，我今天不知爲了什麼煩悶了一天，你給我預備幾個酒菜，教娘姨再到前面廚房去，那裏有我現買來的一小酒花雕，教錢義送進來。」駱絳雲答應着，自己招呼娘姨先到前面把酒舉進來，更和娘姨親自下廚，把一日鐵獅王蕭宏所喜歡吃的幾樣菜，全細心的烹調，有一樣蒸鴨肝，這樣菜是得吃火候，只要一稍冷，就減了味道，駱絳雲教娘姨趕緊先到屋中把桌椅全擺好，把酒給溫好，安置妥貼了，這個菜一做好，立刻端上去，好討丈夫的喜歡，駱絳雲把菜做好，自己親自端着這盤鴨肝，走出廚房，竟不知怎樣一失手，竟自脫手掉在地上，把一只細瓷盤摔的粉碎，駱絳雲嚇得玉容失色，生怕教鐵獅王聽見，自己周身縮縮着，生怕鐵獅王出來看見，娘姨從上房出來，駱絳

雲皺着眉，悄悄向她點點頭，叫到近前，教他趕緊打掃走，自己是萬分懊喪，歷來自己作事是最仔細的，今日這菜盤摔的生恐怕是不祥之兆罷，只得回到廚房中，重做了一樣菜端進房來，幸喜金郎兒那正和鐵獅王胡纏着，對於院中摔碎菜盤的事，沒作理會，駱絳雲略把心放下。

駱絳雲和愛子蕭金郎，一左一右陪着鐵獅王蕭宏飲酒，這時蕭宏看着愛子嬌妻，在燭影搖紅之下，比較平日看看尤其可愛，自己說不出的，不知今夜是怎麼個情形，無形中總發着感觸，他平日本是一個極豪爽的人，無論什麼事，他總丟得開，放得下，不知怎樣今晚看着他母子，自己竟想到將來的事，想到在江湖闖蕩一生，在刀尖子上滾到今日，只能提到名成，不能說是業就，因為自己天生來的揮金似土，沒拿着錢放在心上，更兼自己流落到江南，沒想着在這裏立家立業，總惦着有朝一日，積蓄些資財，能够做養老的打算時，還是帶着妻子回轉到北方，所以這宏遠鏗局，弄到這麼大的聲勢，在廣州地方，也沒置房子置地，積蓄了一些資財，不過是看得見的，旁人的傳說，全認爲鐵獅王蕭宏，手裏至少能够吃幾輩子，蕭宏絕不把外人這種話介意，不過正感到心情不快，看到愛子嬌妻，更想到自己纔娶這個駱絳雲，年歲懸殊，金郎尚在這一點的年紀，自己徒擁虛名，沒給他母子掙下什麼，未免太覺得對不起他母子了，自己舉着酒杯，不時一陣一陣發怔。

駱絳雲是一個多聰明的女人，他已經看出鐵獅王蕭宏所想的情形，自己恐怕他再多喝幾杯酒，勾起他傷心身世，遂向金郎道：「還不給你爹爹快快樂酒。」金郎坐在那個小凳子上，身量矮，聽到駱絳雲的話，爬起來跑在凳子上，把酒盞拿起，給鐵獅王滿滿斟了一杯，鐵獅王看到金郎這種胡鬧，不禁哈哈大笑起

來說道：「好兒子，你能陪着我喝上三杯，那才不愧是我蕭宏的好兒子呢。」駱絳雲也不禁笑着說道：「金郎你怎麼也要喝起酒來，小孩子喝不得呢，身大了我盼你能有位爹爹這身本領，也有他這般酒量，鐵獅王三個字，你也能承受起來，我們老夫婦，該着怎樣喜歡呢。」鐵獅王把酒杯往桌上一按，歎息一聲道：「我們金郎要是也能在江湖闖蕩，至少得有二十多年，只怕我這個爹爹不能等待了，你還成，到那時還不算老呢。」鐵獅王蕭宏今夜是喜怒無常，方在笑着，提到這些事，竟有些淒涼感慨。娘姨正送上菜來，駱絳雲把金郎面前那杯酒，拿過來，放在自己面前，自己給蕭宏斟了一杯酒道：「我是沒有酒量的，我要破例陪你一杯，請你今夜不要提煩煩的事，你我全是一樣，我們只在江湖裏，原爲苦命人，可是你要想想，現在這般地步，也就很難得了，你不是不明白，吃這一行飯，能趕上你姓蕭的有幾人？我駱絳雲終身依靠到你，我十分安慰，現在你再看看金郎，咱們有這個可愛的兒子，你還想什麼？你還不快接着，你看金郎給你那些菜呢。」果然金郎看着爹爹的臉上不喜歡，把一盤子糟魚，兩手端着，把那盤中的汁水，流了一桌子，向蕭宏招呼：「爹爹你怎麼不吃，這個菜，阿娘做的，我愛吃極了。」蕭宏趕緊把菜盤子接過來，笑着說道：「很好，我也喜歡吃這個。」這時駱絳雲把酒杯舉起，跟蕭宏對乾了一杯，駱絳雲今夜也是故意放肆，竟把酒杯和蕭宏照了一下，蕭宏道：「很好，索性你要敬我三杯，可是你也不許少喝一杯。」駱絳雲道：「我這叫捨命陪君子了。」說着第二杯酒又給蕭宏斟上，這時金郎抽冷子又拿起一個空酒杯，放在自己面前，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爹爹和阿娘說話，他倒也不忙着搶菜吃了，覺着今夜的情形很生色，駱絳雲又把酒杯端起，蕭宏又一飲而盡說了個「乾」字，彼此把酒杯一舉，金郎却也把酒杯一舉，

伸着手往他們夫婦兩個人的酒杯上一碰，却招呼：「爹爹，阿娘，我也喝了罷，乾。」鐵獅王蕭宏和駱絳雲全笑個不住，蕭宏幾杯酒下去，嬌妻疲勁伺候，愛子天真活潑，把適才的忌煩，完全拋開，和他母子說笑着，這頓夜飯，直吃到起更，可是金郎小孩子家，飯沒吃完，連着呵欠，鐵獅王蕭宏向駱絳雲道：「金郎晒了，你快快打發他去睡吧，小孩子家，夜間多吃了東西，也不好消化呢。」娘姨給拿來熱手巾，給金郎全擦乾淨了，把他抱起，娘姨更打趣着他，向金郎說：「你還不跟爹爹和阿娘說：明朝會。」蕭金郎果然向鐵獅王蕭宏，和駱絳雲，點着頭，連着說了兩聲，娘姨才把他抱到連房安置他睡覺，跟着酒飯已畢，娘姨把金郎哄着睡着了，跟着過來幫助主母收拾乾淨，給泡上茶來，鐵獅王蕭宏，在屋中來回的走着，駱絳雲已經收拾牀鋪，預備教丈夫早早安歇，鐵獅王却伸手把牀邊掛得青鋼劍摘了下去，用拇指一亂噉叭實，把青鋼劍抽出劍鞘，駱絳雲回頭問道：「你拿劍做什麼？」鐵獅王蕭宏道：「你近來大概把功夫全擱下了罷？」駱絳雲道：「沒有，我每天早晨在你走後，我要操練操練。」鐵獅王蕭宏點點頭道：「很好，功夫是不能擱下的，你這口劍，鋼口還是真好，比我那把刀，身分可強的多。」說着把劍放在桌上，伸手又把自己的九耳八環刀摘下來，也從皮鞘中褪出來，在燈光下，把刀身猛的一翻，上面的鋼環震動，嘩啾的作響，向駱絳雲道：「天還早，我還不睡，咱們到院中兜一盞好嗎？」駱絳雲忙的笑擺手道：「我今夜可不能奉陪了，我是不能喝酒的，這幾杯酒，頭全有些暈了，明天我陪你操練操練，我這酒喝的，實實在在的是捨命陪君子。」

蕭宏哈哈一笑道：「好既肯捨命，爲什麼一提過招，你又惜起命來。」駱絳雲道：「你不要打趣我，

那不過是笑話，真到了捨命的時候，我決不會含糊了，你信得及我嗎？」鐵獅王蕭宏道：「我早已信好了，」駱絳雲這時把牀鋪已然收拾好，向鐵獅王蕭宏道：「你躺下歇息歇息不好嗎，我去看看金郎就來。」說着話，駱絳雲已經走出屋去，鐵獅王也覺今夜酒喝的多一點，遂把九耳八環刀在牆旁的椅子後一立，也沒往刀鞘裏收，自己遂把外面的長衣脫去，躺到牀上歇息着，少時駱絳雲已經翻回屋來，見蕭宏已經睡覺，遂也不敢驚動他，草草把屋中收拾一下，閉門安歇，蕭宏倒是睡着了，駱絳雲輾轉不能成寐，約摸已到了三更過後，耳中突然聽得旁邊的小房上，屋瓦輕響了一下，自己心裏一驚，可是並沒敢聲張，悄悄的坐起，側耳向窗外聽着，跟着自己所住的屋頂上，又起了響聲，鐵獅王也從睡中驚醒，外面的響息，他也聽見了，更見駱絳雲，已然坐起。蕭宏也偏着身子，仔細辦查外面的響息，忽的把駱絳雲往旁一推，已輕輕下得牀來，這牀鋪的旁邊，放着茶几，和一隻白銅的油燈，留着很小的火焰，鐵獅王蕭宏隨手把火焰熄滅，躡足輕步，到了窗前，先側耳聽了聽，果然外邊是有了人了，鐵獅王蕭宏，隨着用手指尖把窗紙點破了一些，往外查看時，只見對面前院的後房坡，已經有二人，全是矮着身軀，正往院中查看，偏着往西通前面的月洞門矮牆上，也有一人，自己所住的這屋頂上，分明也有人在移動的響息，鐵獅王此時是怒火萬丈，萬沒想到的事，今夜竟有了綠林黨憑自己爲七省鏢頭，走在外面的鏢，若是碰了頭，那還是另一種說法，自己的總鏢局子，竟有綠林人來到這裏，這真是安心和我姓蕭的過意不去了，自己略把衣服整理，把辮子往脖項上一盤，到牀旁椅子旁，把九耳八環刀抄在手中，駱絳雲此時也下了地，一見丈夫抄兵刃，她驚惶把蕭宏的胳膊抓住，低聲的問：「怎麼樣外邊有人麼？」蕭宏匆遽的答了聲：「有人照顧我們，我打發

他們。」說了這話，輕輕的把裏間的屋門開了。已到了堂屋。駱絳雲却趕忙到了窗口，也往外張望，一看到外邊的情形，不禁也有些驚心動魄，房上房下，已經見到五個匪徒，正有一人，站在對面的牆下，手中合着兵刃，駱絳雲一看這種情形，知道來者不善，憑丈夫鐵獅王的威名，在江南一帶，威震綠林，平常的江湖道，就沒有這麼胆大的，敢到總鏢局來妄捋虎鬚，如今竟有這麼多人，暗中闖到鏢局了，他們定有非常的舉動，今夜的事恐怕沒有好結果了，自己趕緊收拾，用緝帕把頭髮紮起，把棹上放的青鋼劍抓到手中，鐵獅王這時把堂屋的門也輕輕開了，駱絳雲，在這剎那間，身上收拾俐落，兵刃暗器全帶好，復返到窗前。

這時外邊來的匪徒竟有人發話道：「喂！宏達鏢局總鏢頭蕭宏，你趕緊出來，有好朋友和你講話。」駱絳雲從紙窗破孔，往外一看，這發話的匪徒，身量高大，提一口鬼頭刀，說話帶着廣西的口音，可是跟着他，話未落聲。從房上飄身下來一人，落在他身旁，這人却是短小精悍，肩頭上露出一對判官雙筆，向那大漢，附耳低聲說了兩句，駱絳雲一看這個矮身量的匪徒，更覺驚心，知道竟是自己的冤家對頭到了，這分明是雷州二醜樊莊，駱絳雲認定今夜這場事實竟不好辦了，來的匪黨已露面的就是五名，尙不知外面還有多少，雷州二醜，楚嶺樊莊，是最難惹的綠林盜，尤其是這樊莊，凶狠好色，他垂涎自己已非一日，當初自己未出嫁時，老父也會得罪過他，後來自己嫁到鐵獅王蕭宏，認定把這賊子的癡心妄想總可以打斷，那知這賊子，雖隔多年不肯罷手，依然在惦记着自己，這不是前世冤家麼？駱絳雲在憤恨恐懼之間，鐵獅王蕭宏已經砰的一聲，把風門踹開，提刀闖出屋去，停身在台階下，向那發話的匪頭說道：「朋友

，我蕭宏這裏等候多時，承你們弟兄看得起我，今夜來到鏢局，我蕭宏是十分欣幸，你恕我眼拙，朋友你報個萬子罷。」

這匪徒冷笑一聲道：「我這無名小卒，鏢頭你如何認得，我在下是香山四煞，排行第二，我叫火龍趙王岩，我們弟兄在萬分不得已之下，只好來向你蕭鏢頭要求一點事，不過話說在頭裏，明人不作暗事，我們所說出來的情形，咱們好禮好面，我們所要求的是，蕭鏢頭你乾脆照辦，或者是把我們所來的弟兄你全一手打發走，也就算完，這總好辦罷？」錢獅王蕭宏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香山四煞趙二當家的，很好，何況還有這位雷州樊莊樊當家的，也賞臉一同來，由你們這般成名的人物，劃出道兒來，我那敢不照辦，好朋友講話，給我蕭宏爽快些，該着怎樣辦就怎樣辦，你們弟兄既然來了，我蕭宏絕不教你們空手回去，趙當家的，有話請講，我蕭宏是洗耳恭聽。」

那香山四煞的火龍趙王岩答道：「蕭鏢頭，我們沒有過份的要求，你這宏達鏢局子已經幹了十年左右，南七省的線上朋友沒有不敬重你的，你算是在鏢行裏，吐氣揚眉，名利雙收，只是苦了我們江湖道上的朋友了，你的鐵獅王鏢旗，把各路的買賣全算把持了去，不容別人再伸手，再容你幹下去，我們這一般弟兄們，只好離開南七省，因為這裏沒有我們的飯了，現在我們大家認爲兩下裏不作個了斷，是有你們沒我們的，只教你一個人耀武揚威，別人就得忍氣吞聲死交下去，這也太以的教我們弟兄喘不過氣來，現在擻下遠的說近的，我們哥幾個來請你蕭鏢頭放放手，讓我們弟兄也活幾天，宏達鏢局你可以頂到這兒算完，你蕭鏢頭臉也露足了，錢也賺够了，很可以就此罷手，離開南七省，教我們弟兄也有這裏湊合着多呆幾時。」

你蕭鏢頭把牌匾一摘，也是够你吃後半輩的了。你若是不捨這口食，不給別人留活路，我們弟兄也只好對你不起，到那時，悔之已晚，怨不得我們意恨心毒，只怕你再想守着妻子老婆孩子過這種損人利己的日子全不成了，蕭鏢頭，我們就是這一點的要求，能够賞給我弟兄這點面子，咱們還是好朋友，你今夜只要說一個「不」字，這個宏遠鏢局要教你幹到天亮，我們弟兄就住在江湖道上闖了，姓蕭的怎麼樣？彼此全辦個爽快，就憑你一句話了。」

鐵獅王蕭宏聽到香山四煞火龍趙玉岩這番話，哈哈一笑道：「我當是什麼大事，值得你們這般驚天動地的人物親自出馬，這不是小事麼，很好辦，姓蕭的這個宏遠鏢局子，早就幹够了，你們弟兄就是不來，我要安心把他收了，這倒正和我的心意，不過我蕭宏從北方，兩肩荷一口，流落江湖，來在南七省，論本事沒有，只仗着朋友們捧我，幹了這個鏢局子，不錯，攔了朋友們不少財，只是鏢局子這一行，不是我姓蕭的這兒創的，江湖上誰叫有這一行呢，綠林道中朋友，只好是認命罷，我蕭宏從這個鏢局幹起來，是很得意，成如趙當家的你所说，我臉也露足了，錢也賺足了，可是我生來就有一種不近人情的性情，我的事，我自己來主張，任憑他是誰，也不能來主持我的事，這個宏遠字號，我一手開起來，我一手把他扔了，這倒算不得什麼，可是你們弟兄是替誰的，爽爽快快的走一走，別和今夜的事往一處牽纏，我蕭宏也許三天五天，也許一月兩月，我一定要把這個買賣收拾了，一定也教大家趁心如願，可是像趙當家的你所说，勸令我立時摘牌匾，散夥歇業，我姓蕭的是不該接收你們的好意，那只好叫朋友們另打算第二個注意。」那雷州二醜的樊莊，却用手一指蕭宏道：「姓蕭的，你這就有點不識相了，好好的拿你當朋友，和你好商

量，你敢拒絕我們，難道你就認定了我們弟兄沒有抖落你這宏遠鏢局的力量麼？蕭宏，你也是老江湖道了，我們今夜沒有收拾你的手段，就不來這裏現眼了，我看你還是聽我們良言相勸，痛痛快快的把牌匾摘了，是兩全齊美，你若是不懂面子，我們可就要對你不住了。」鐵獅王蕭宏從鼻吼中哼了一聲道：「樊莊，你和蕭頭這麼賣狂，你可有點不度德不量力了，蕭宏雖然無能，還沒把你姓樊的放在眼中，我這裏不是任何人全可以耀武揚威的地方，我現在替你後悔，你只顧來了，竟忘了你還回得去麼？」蕭宏這話未落聲，對面房上人影一幌，飄身又落下一人，口中却在喊着：「蕭宏，你有多大本領，敢這麼看不起雷州二醜，弟兄們沒有那麼些說的，動手罷。」答話的這個正是雷州二醜的楚壘，身形往起一縱，頭一個撲過來，喝聲：「姓蕭的，跟你說好的不懂，你接傢伙罷。」立刻他掌中招鐵翻尖刀迎頭刺到，鐵獅王蕭宏，一聲狂笑道：「相好的，就憑你也敢動手。」嘩唧唧的九耳八環刀已然翻起，往他翻尖刀上便崩，那香山四煞的火龍趙玉岩，也大喝一聲：「給臉不要臉，今夜就是你壽終正寢之日。」竄過來掄鬼頭刀，照着鐵獅王蕭宏斜肩帶臂就劈，鐵獅王蕭宏喝聲：「來的好，」那楚壘以然撒招，鐵獅王蕭宏左掌向外一揮，「大鷗展翅式」，九耳八環刀斜着往右一展，向火龍趙玉岩腰脊上斬來，這時這香山四煞中大爺黑心焦文豹，也從房上翻下來，抖練子鎗，向鐵獅王蕭宏頭上便砸，這時鐵獅王蕭宏遇上這三人，雖全是綠林巨盜，他可決沒把他們放在心上，蕭宏這口九耳八環刀，頗具威力，實有真功夫，力大刀沉，招術一施展出來，一招一式，全有十分的火候，這三個綠林巨盜，把他包围，全是懷着一番趕盡殺絕的心意來的，滿往致命處下手，鐵獅王蕭宏此時看他們動手情形，絕不再顧江潭道義，全是綠林成名的人物，他們竟以多為勝，這種

居心，就是安心毒惡，蕭宏此時那還有再留情，把這九耳八環刀施展開來，崩，扎，窩，挑，翻，砍，劈，刺，刀背上八個鋼環子，每一震動，刀閃青光刀環嘩嘩響動，尤其威力，這一把招施展出來，以這三個綠林成名的人物，他們竟絲毫討不了好，反倒竭力的留着神，只是一跟他兵刃碰，就得磕飛，楚壓，火龍趙玉岩，這兩口刀，施展開，小巧靈滑的手段，尤其是那楚壓身子非常矯捷，那香山四煞的黑心焦文豹，這條練子鎖：伺隙進攻，尤其是既賊且滑，不過他們這麼合上三人的力量，對付鐵獅王蕭宏這口九耳八環刀，依然佔不了上風。

這時賊當中更有一人，嗓音尖銳，大聲招呼道：「姓蕭的，死到頭上，你還這麼拚命掙扎，待你鳳五爺料理你，這人飛縱過來，一對雙懷杖，劈頭蓋頂就砸，所過來的這個是嶺南七弟兄四當家的，此人叫鳳五，手底下十分黑，十分狠，掌中一對雙懷杖，頗受過高人傳授，他看出黑心焦文豹等手底下雖然不弱，只爲鐵獅王蕭宏的力大刀沉，動着手全不敢跟他的兵刃碰，本領上不論，兵刃上先吃着虧，所以他安心用自己這對雙懷杖去對付鐵獅王蕭宏這口九耳八環刀，人到，雙懷杖帶着風聲砸下來，蕭宏一邊對付那三個匪黨，見又加入這麼一個使用雙懷杖的，一聲狂笑，腳底下步眼一換，稍讓開雙懷杖的正鋒，九耳八環刀，是硬接硬架，兜着雙懷杖，往上崩去。

鐵獅王蕭宏是久經大敵，對於匪黨們使用的兵器，只要眼中看到，就能估計出來他這兵器的身份，這鳳五雙懷杖雖然凶猛，可是在蕭宏眼中看着他這對兵刃還差的多，不過是自臘杆子加鐵箍做成，只要讓開他這雙懷杖有鐵箍的地方，掌中這口刀，就敢接他，刀和雙懷杖迎個正着咣啷一聲，雙懷杖的兩前節竟被

鐵獅王蕭宏這口刀削斷，蕭宏那肯再容他走開，「平分春色，一九耳八環刀往下一沉，往外一展，向鳳五的脖子上斬來，一照面就給鳳五這麼個掌手雷，還招又快，這鳳五是縮頭減頭，就這樣，從他頭頂上削過去，連包頭，帶頭髮，給他削下一片來，縱身閃開，雷州二醜的楚璧，招鐵獅尖刀，和火龍趙玉岩的鬼頭刀，雙雙砍到，算是把鳳五救了。

嶺南七弟兄中七爺活喪門阮義，才從前面翻過來，方在牆上一落腳，一眼瞥見他的四拜兄鳳五，一朝面就受了傷，這與他們弟兄臉面上太以無光，一聲怒叱：「蕭宏你敢傷我弟兄，接着吧！」人沒到暗器先發，瓦面透風鏢，一點寒星向鐵獅王蕭宏的腦後打到。

鐵獅王蕭宏，正把楚璧和火龍趙玉岩的兩口刀封出去，黑心焦文豹的練子鎗也是剛剛遞到，他用九耳八環刀，刀頭往練子鎗上一擦，惟其接架這種軟兵刃，不能用刀身接，時時得提防着被這種軟兵刃把刀纏着，練子鎗才被盡開，腦後的暗器已到，鐵獅王蕭宏一個怪蟒翻身，噹的一聲，把活喪門阮義的瓦面透風鏢打落地上，鏢雖打落，可是活喪門阮義暗器到，人到，刀到他這種矯捷的身手，真是快，身形撲過來，和他這隻鏢不差先後，鋒利的扑刀，向鐵獅王蕭宏的右脅上扎來，鐵獅王蕭宏九耳八環刀往回下一帶，往外一崩他的扑刀，這活喪門阮義是抽招換式，此時鐵獅王蕭宏見匪黨人是越來越多，自己把一身本領施展出來，擋前，遮後，攔左，護右，九耳八環刀是上下翻飛，論他武功本領，這口刀上的功夫，應付這種強敵，真像生龍活虎，這種動手的情形，可以說是聞不容髮，匪黨們環攻，全不過是利那間的情形，這活喪門阮義撲過來時，那負傷的鳳五是正往外逃開。後面這般動手，鏢局子裏原有坐夜的人，業已發覺後面有

匪黨攻進來，立刻前面的鏢師全知道了信息，這鏢局子中尚有四位鏢師，就是周文虎，曹守仁，胡玉堂，韓志勇，周文虎和曹守仁住在櫃房裏，離着後面稍遠，得着信息稍晚，那胡玉堂，和韓志勇，就住在離後面很近的一道小院內，今夜是趙子手趙龍值班守夜，他聽見了鏢頭住了的後院中，已經動上手，他闖進胡韓兩鏢師所住的小院內，扣窗招呼道：「胡師父，韓師父，快抄傢伙，有線上的老合們跟鏢頭可招呼上了。」兩人由睡夢中驚醒，胡玉堂把雙懷杖抓起，韓志勇拉着黑把練子槍從牆上摘下，草草的收拾，立刻闖出來，向趙子手趙龍問道：「小子們吃了熊心豹胆，敢到宏遠鏢局子來，太歲頭上動土，他們全在那裏？」趙子手趙龍道：「匪黨們是誠心找鏢頭來的，你聽後面這不是兵刃的聲音麼？」果然一聲聲兵刃相碰，夾雜着叱咤喝罵的聲音，這兩位鏢師一聽這種聲勢，也不禁心驚，鏢師胡玉堂頭一個攙奔後院的小門，好在這裏並沒有匪黨，他把雙懷杖兩節合在一處，墊步擰腰竄上後院的牆頭，一上得牆來，看到後面的情形，已知今夜這場事不好辦了，已經有四五名匪黨走馬燈相似，團團的把總鏢頭包圍在當中，北房上，西牆下，南房上，全有匪黨，在那把守巡風，連前面這邊牆頭上也正有一名匪人，他是正回過身觀看。

這裏面，也正是嶺南七弟兄的鳳五受傷往這邊竄過來，這胡玉堂一咬牙關，用力的一縱身，猛竄下去，正和嶺南七弟兄的鳳五碰在一處，雙懷杖抖起，掄圓了往鳳五頭上砸去。這鳳五已經頭上帶傷，喪胆忘魂的退下來，迎面竟遇上這個凶神相似鏢師胡玉堂，還是沒有那麼湊巧的，和他用的是一樣兵刃，這時雙懷杖砸下來，鳳五往左一斜身，胡玉堂雙懷杖，砰的一聲，完全砸在地上。

那鳳五手中一對被削斷了半截雙懷杖尙沒撒手，雙臂往右一帶，往胡玉堂的腿上砸來，這胡玉堂他的

左腿往後一滑，雙懷杖沒往起拉，塌這地面從左往右一個翻身，他這雙懷杖掄圓了，反往鳳五攔腰打來，鳳五這對雙懷杖的前節先去了大半，尺寸先不夠，胡玉堂這一繞步，盤旋，自己饒傷不着人家，反爲人所制，胡玉堂的雙懷杖挾着勁風已然打到。鳳五往起一擰身，縱身閃避時，可是他頭頂帶傷，身形遲頓，身軀倒是縱起來，只是並沒拔起多高來，胡玉堂的雙懷杖，整頓在他的腿腕子上，噍噍一聲，雙足已斷，砰的摔在地上，在地上一路翻滾，立時喪命在雙懷杖下。可是牆上尚有一名匪黨，正是香山四煞的雙鞭紀銘，他在這裏把守巡風，只爲鳳五逃出來，他正想翻下房去接應他，對於鏢師胡玉堂和韓志勇先後的從前面撲過來，毫未覺察，一照面的功夫，胡玉堂竟把鳳五擡在院中，這雙鞭紀銘已然怒吼一聲，撲了下來，他這一對竹節鞭，非常凶猛，胡玉堂想往後面沖過去接應鏢頭，只是被他這一攔阻，已無法脫身。

這種地方是各不能相顧，鏢師韓志勇，趁着這個工夫，已然沖進去，幫助鐵師王蕭宏動手，鐵獅王蕭宏力戰羣匪，任憑你武功多好，總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着人多，何況跟他動手的這班的匪黨，全是江湖積盜，兩廣一帶綠林的名手，鐵獅王蕭宏漸漸的有些吃力，鏢師韓志勇過來接應他時，已經又有一名匪黨加入，就是香山四煞中飛毛腿胡七，他這條十三節亮銀鞭，真不容易對付，這種地方就仗着他們雖則人多，因爲他們這裏兩件長兵刃，自己也得躲閃着自己，鐵獅王也得遲遲下來，不過背後已被雷州二醜楚璧的翻尖刀子滑了一下，已經帶傷。

那駱絳雲在丈夫鐵獅王蕭宏一出去，自己已經在屋中看清了外邊的情形，知道今夜危險的情形，實在令人不敢想了，更兼有楚璧，樊莊，這兩個惡人在內，更時自己驚心，本來在平時他雖是練武的女人，

也沒有預備時動手的，更因為情勢險惡，外面答話所說的情形，這羣匪黨他們是安心把宏達鏢局子挑了，把鐵獅王蕭宏除去，好任他們在江湖上橫行，更兼那學莊賊子，尤其是早蓄着惡念，想把自己謀到他手中，所以認定了今夜的结果不容易再保全了，鏢局子只有丈夫和自己能够對付匪黨，得力的人一個也沒在鏢局子，像九現雲龍鄧子敏，和鐵沙掌沙天龍等一班能手，有一個在這裏，也能够幫助丈夫戰退羣凶，現在鏢局中所留守的幾位鏢師，沒有一個能對付這班強徒的，指望是一點沒有，只好捨命一拚，自己趕緊到了連房下間，那娘姨已然嚇得浑身戰抖，幸而金郎因為白天貪玩過於的累了，外面雖然這麼拚命的廝殺，他依然沒醒，駱絳雲抓着娘姨，低聲說：「你不要害怕，有鏢頭和我，把匪黨定然能打發了。」可是說到這，因為屋中黑，自己一個慌疎，竟把金郎碰醒，這孩子只要一醒轉，立刻清醒和沒睡一樣，爬了起來，方要招呼，駱絳雲把他抱住，連連低聲招呼：「金郎你可不要喊，外邊有賊人找你爹爹，院中已然動上手了，好孩子不要怕，阿娘也得出去把他們趕走，把衣服教娘姨給你穿好，前面的師父們這就過來，他們把你領出來，省得你在這裏害怕。」金郎這孩子天生得胆量大，聽見駱絳雲的話，絕沒有驚吓的情形，說聲：「阿娘帶我出去看看。」駱絳雲拍了拍他低聲說道：「好孩子不要胡鬧，不準你出去，不準你看，衣服穿好，教娘姨抱着你。」駱絳雲此時可實是不敢耽擱，自己趕緊勒上包頭，換上一身緊趁俐落的衣服，把鞋腳全整理好了，袖箭也裝好，放入囊中，匆匆的提了青鋼劍，闖出屋來，在羣匪的刀光閃爍中，已然看到丈夫蕭宏身上已然帶傷，駱絳雲心似油烹，一出屋門，厲聲喝叱：「匪黨們，我姓蕭的跟你們有什麼仇，你們竟成羣結夥，以多取勝，算得什麼江湖道上的朋友。」脚下輕輕一點台階，已經縱到院中，青鋼

劍，「白蛇吐信」撲奔了雷州二醜的楚璧，後心扎去，這楚璧往右一滑步，用陰手甩刀，往駱綠雲的右膀便削，樊莊正在對面驕下，指揮同黨圍攻蕭宏，見自己心目中人駱綠雲縱身出來，腳下一點，已騰身飛縱過來，這時駱綠雲見楚璧刀到，他左手劍訣一領，身隨劍走，已竟把楚璧刀鋒閃過，方要進步還招，樊莊這一撲過來，楚璧已竟飛身縱開，駱綠雲也忙往旁一閃身，退出數步去，青銅劍封住門戶，用手一指，喝聲姓樊的，你今夜勾結一班江湖盜，成羣結夥，不守江湖上規矩，倚多爲勝，想算計總鏢頭，姓樊的，我們與你有甚麼深仇大怨，你竟下這種毒手，你不怕報應臨頭，要貫滿盆麼？」那樊莊先向楚璧喝斥道：「你不用動手，明人不作暗事，我得和這女人講個明白，說到這，扭頭來，向駱綠雲說道：「你不用跟樊二太爺裝糊塗，你這麼聰敏的人，有甚麼不懂，姓樊的爲你苦熬苦修了這些年，我晝夜忘不了你，今生今世你不叫我趁心如愿，樊二太爺豈能甘心，鐵獅王蕭宏，憑他來到廣州，從我們綠林盜中拿了一碗飽飯，他還不好去吃，耀武揚威，把南七省綠林盜全不看在眼內，夜郎自大，狂妄無人，太爺們那容的了，他，弟兄們早就想下手了，除掉了他一人，江湖道上全有了飽飯，何況他把樊二爺心愛的人牽到他手中，由着他盡情快樂，只顧他趁心如愿，我樊莊這幾年來，對於你眠思夢想，姓樊的已發下誓願，無論如何，我若不把你奪到手中，我死不甘心，現在痛痛快快的告訴你，你只要順情順理的跟姓樊的一去雷州，咱們千事了，萬事休，從姓樊的這說，請弟兄們手下留情，饒姓蕭的一命，叫他趕緊離開南七省，宏達鏢局立時摘牌匾，一天雲霧滿散，只要你們敢說半個不字，駱綠雲，你們再活到天明那算妄想，就憑你夫婦這點本領，所來的人那個也能收拾你。」樊二爺既是愛你，就不願意害你，我最後再告訴你，這宏達鏢局，我們已竟

嚴密佈置，認憑你畜生變翅，也休想逃出手去，再告訴你，既或是你咬定牙關，不惜生死，我得不着活的，就是死的我也要弄走，你死後我也把你弄到雷州，留你這副美人的骨頭架子，跟樊二太爺併骨去，話已說明，生死兩條道，你願意怎麼走怎麼走吧，駱絳雲聽樊莊賊了這一篇欺天滅理，萬惡言辭，氣的駱絳雲銀牙緊咬，蛾眉倒豎，杏眼圓睜，厲聲喝斥道：「樊莊，你們綠林盜中，居然有你這種下流敗類，你滿口穢語污言，駱絳雲要不把你這賊子碎屍萬段，那算是世界沒有天理二字，很好，你敢安定這種萬惡心腸，來下毒手，你可知駱絳雲是名武師之女，鐵獅王之妻，豈能容你萬惡淫徒，妄生惡念，我們今夜已到了收圓結果的時候，樊莊，這就是你報應臨頭的時候了，」駱絳雲說到這，腳下一點，已竟騰身而起，縱到樊莊面前，青鋼劍一織女投梭，往樊莊胸前便刺。

樊莊哈哈一笑，說聲：「美人你還妄想跟樊二爺動手，我叫你嚐嚐厲害」，他口中說着，身形一縱，已竟退出六七尺去，判官雙筆已撤到手中，駱絳雲一劍刺空，身形往前一趕，二次追過來，身軀往下一落，腕底翻雲，捧青鋼劍，往樊莊臉上就削。樊莊往左一撤步，右手判官筆往上一擦，左手判官筆往外斜展，奔駱絳雲右脅便打。

駱絳雲劍走輕靈，從左往後一轉身，左手劍訣一領青鋼劍，劍隨身轉，帶着風聲，往樊莊肩上反劈過來，那樊莊往下一矮身，縮頂藏頭，却趁勢往左一挑眉，身形再一長，已把駱絳雲的青鋼劍讓過去，雙筆掄起，反往劍身上砸來。駱絳雲的劍可不敢跟判官筆碰，只要被他雙筆一砸上，自己的劍非出手不可，仗着身手輕靈，劍術上又是武當派的嫡傳心法，有精純造詣，有真實功夫，劍身往下一沉，用平沙落雁，反

往樊莊雙足上削去，樊莊的雙筆頓空，忙往起斜着一卷身，已竟騰身竄起丈餘，往東騰下一落，駱絳雲身軀往起一長，左手劍訣一壓劍鋒，飛縱過來，跟蹤趕到，可是那雷州二醜，大爺楚璧却不肯再看熱鬧，竟自遞招鐵獅尖刀，攔住駱絳雲，刀尖已竟堪堪的扎到駱絳雲左臂，駱絳雲口中喝了個「好」字，一甩左肩，右手青鋼劍用足了力量，往楚璧獅尖刀上硬封硬架，叮的一聲，兩件兵刃碰在一處，一溜火星，竟把楚璧獅尖刀震的幾乎出手，可是樊莊却亦縱身撲到，判官雙筆往外一遞，竟往駱絳雲雙乳上使點，駱絳雲一聲嬌叱，身軀往右一恍，雙筆點空，掌中劍，順水推舟，向樊莊攔腰便斬。樊莊往左一擰身，一個「繞步盤旋」，身軀倒轉過來，甩判官雙筆，往駱絳雲之背後便打，駱絳雲身軀往下一沉，左手劍沖往自己的右脅下一展，右手劍一撥雲見日「反從下往上劈他的雙臂，樊莊往外一撒招，楚璧背後又襲到，可也真難為駱絳雲，這柄青鋼劍應付這麼兩個綠林成名巨盜，絲毫沒有懼怯之意，這口劍旋展開，輕靈迅捷，變化神妙，點，崩，截，挑，刺，扎，這六個字劍訣，實有真傳，真够火候，封，攔，格，拒，赴，落，進，退，這口劍天矯若遊龍，身形翩若驚鴻，力戰三醜，她已具必死之心，一時間雷州二醜竟不能得手，楚璧，樊莊，雖是知道駱絳雲家傳武學，怎麼也想不到她有這麼純的功夫，兩下動手有二十餘個回合，她這裝沒見輸贏，可是鐵獅王蕭宏那裏反倒連番失利。

火龍趙玉若，黑心焦文豹，笑裏藏刀阮義，飛毛腿胡七，這四個匪徒，把鐵獅王蕭宏圍住，絲毫不肯放鬆，那嶺南七弟兄中兩頭蛇雲謙，見着四人已然不能把鐵獅王蕭宏收拾下來，他竟抖擻棒，剛要過來助戰，這宏遠鏢局的周文虎，曹守信，亦從前商壓到，抄上來接應鏢頭，這兩頭蛇雲謙，雲用這條背棒把

兩鏢師接住，也動上手，這雲謙他是嶺南七弟兄首領，手底下非常厲害，鏢師周文虎，曹守仁，兩口刀雖然拚命的和他廝殺，可是那裏是他的敵手，動手只四五招，這條桿棒在雲謙手中使用開，慢說他兩人，就是成名的武師，全不容易對付，鏢師周文虎擋鐵刀一個抽招略慢，竟自被兩頭蛇雲謙的桿棒兜上，周文虎刀出了手，他在桿棒一翻出去，竟自趁勢一斜身，這條桿棒一蒼龍師海一式，竟向鏢師曹守仁的脊背上砸去。鏢師韓志勇，却從前面趕過來，正見曹鏢師又要傷在匪黨桿棒之下，他一聳身，竄了過來，抖練子槍往兩頭蛇雲謙的右臂上便砸，雲謙往前一縱身，竄了出去，鏢師周文虎擋鐵刀被人磕飛，才往外一聳身，方到南橋下，突然一斜身，抖手一鏢向兩頭蛇雲謙打去。這一來却給自己招出禍來，羣戰鐵獅王的五匪，正自盡力圍攻之下，飛毛腿胡七是十三節亮銀鞭，他這種兵器，時時得顧着自己人，這種兵器宜於單打獨鬥，在羣戰圍攻，反倒時時有些礙手礙腳。這時正趕上他往東南角一個箭步退出五六尺來，想用這十三節亮銀鞭的絕招，怪蟒穿林，把亮銀鞭抖直了，能當槍用，他腳下才點着了實地，還沒換過勢來，鏢師周文虎的鏢已打出去，這飛毛腿胡七和他落脚不差先後，兩人相隔不過六尺遠，這飛毛腿胡七猝然變計，竟自左脚在地上一滑，用「繞步盤旋」，這條十三節亮銀鞭楞楞擦着地，勢疾力猛，向鏢師周文虎雙腿打來，他這一勢，用的手法非常快，並且周文虎只顧了鏢打雲謙，絕沒留神到飛毛腿胡七此時竟會和他退到一處，十三節亮銀鞭已到，再想逃已竟有些慢了，往起一縱身，被他鞭梢已竟打在腿肚子上，周文虎身軀已縱起，他的鏢發出去，兩頭蛇雲謙突遭暗算，也是在猝不及防之下這支鏢竟擦着他左額角滑過去，額角已被鏢尖子割傷，兩頭蛇忿怒之下，把他的暗器也招出來隨手登出一支亮銀釘，一反身，向周文虎打去，周

文虎身懸半空，才往下一落，這一亮銀釘正打上周文虎的左眼內，嘖嘖哎哟，鮮的一聲，掉在地上，受傷過重，鬼嚎了一聲，已然暈去。飛毛腿胡七這個賊子手底下又黑又辣，他竟隨手，給了周文虎一亮銀鞭，鏢師周文虎當時廢命。

駱絳雲一口青鋼劍，對付着雷州二醜，楚璧樊莊，動着手眼中看到周文虎鏢師死得太慘，飛毛腿胡七下手太毒，已受重傷的人你還非要他命不可，駱絳雲奮怒之下，掌中青鋼劍劍鋒一個盤旋，把二醜兵刃盪開，他却往台階傍一縱身，探手囊中，把袖箭摸到手中，一抬腕子，卡簧一響，嗚嗚的兩支袖箭向飛毛腿胡七打去，這是駱絳雲恨極了賊人，竟自不守武當派門規，發袖箭時，並沒發聲，明門正派，沒有這麼發暗器的，雙筒袖箭這次連續打出，兩支箭同時到，飛毛腿胡七三節亮銀鞭，才砸下去，剛往左一回身，身軀還沒轉過來，袖箭已到，他右肩頭往下一沉，上面這支箭從他左肩頭上打過去，可是下面這支袖箭，味的穿入他的左脅，哎哟一聲，嘩啦啦十三節亮銀鞭，甩在牆上去，這支袖箭還在左脅上掛着，這小子可够狠的，他竟自伸身捏箭尾，把袖箭拔了出來，袖箭這一離開傷口，血往外一竄。登登登往後倒出三四步去，倒摔在牆下，疼死過去，駱絳雲這一奮怒箭射飛毛腿胡七，只顧當時解恨，他可把自己害了。縱身放袖箭，用筆墨形容，覺着慢，在當時動手不過一騰身起落之間，袖箭發出，雷州二醜楚璧樊莊已竟跟蹤趕到，駱絳雲只有拚命的和他兩人力戰，不過周文虎的一支鏢，駱絳雲的兩支箭，可算是給自己惹了禍，可嘆威鎮南七省的鐵獅王也竟送命在這兩暗器上。

第二章 戰羣凶總鏢頭自刎

動手的匪黨，見同意受傷，鐵獅王蕭宏這口九耳八環刀，雖則沒佔了上風，可是在弟兄們圍攻之下，一時還不容易把他除了，此時匪黨各掏暗器，頭一個是黑心焦文豹，他的練子槍，往鐵獅王蕭宏胸前一點，一擰身，縱了出去，反背兩粒鐵彈丸向鐵獅王蕭宏面門打到，鐵獅王蕭宏用掌中刀全給砸飛，左右進攻的正是活喪門阮義，火龍趙玉岩，一個扑刀，往腦後削來，一個鬼頭刀攔腰橫斬，鐵獅王蕭宏趁着往外封暗器之時，這口刀往左一擰，向外一剗活喪門阮義的扑刀，身軀隨着勢子往左一翻，刀隨人轉，往火龍趙玉岩鬼頭刀上劈來。活喪門阮義，跟趙玉岩全往回一退，鐵獅王蕭宏早已瞥見笑裏藏刀阮仁也從背後攻過來，鐵獅王蕭宏一個「玉麟倒翻身」這名向阮仁迎頭劈去，阮仁七星尖子，不敢硬接這口刀，一擰身，往左斜縱出去，鐵獅王蕭宏一連擋住這三個匪徒，可不肯再容那用鐵彈丸暗算自己的黑心焦文豹走開，腳下一點，竟用「龍形一式」飛身竄過來，一陣腕子九耳八環刀遞出去，竟向焦文豹右脅扎去，這黑心焦文豹是半斜身子，鐵獅王蕭宏猝然襲到他往右一滑步，掌中的練子槍，已竟抖開，嘩啞的反向鐵獅王蕭宏右背上打來。鐵獅王非要懲治他不可，這時可有些用險招了，竟沒有抽身閃避，只把右腳一撤步，往回下一帶，九耳八環刀，刀鋒往上一領，反用刀接他的練子槍，這黑心焦文豹，心想鐵獅王蕭宏自己找死，沒有敢用刀橫着接軟兵刃的，兩般兵刃往一處一搭，嘩啞的一聲，練子槍的前半截纏在鐵獅王的九耳八環刀上，鐵獅王蕭宏自己認為有十分把握，足可以治服他，才敢賣險招，刀背纏上，腕子上一用力，這口刀纏足了

勁，往自己的身右側，斜着往上一送，九耳八環刀，口中可喝了個：「打」字，左掌已然遞出去，焦文豹被鐵獅王這種神力，真個把他的身軀帶的搖過來，正迎上鐵獅王這一掌，砰的一聲，黑心焦文豹中了鐵獅王這一掌，可是鐵獅王也毀在這一手上，掌傷焦文豹，同時覺得背後暗器風聲已到，只有往右一長身，一隻喪命釘從左脅下打出去，可是同時鐵獅王蕭宏右手而上竟被寒裏藏刀阮仁一梅花針打中。九耳八環刀立時出手，自己一擰身，把梅花針從右手面上拔下去翻身想竄去房去，暫時逃走，可是匪黨們那邊肯容情，活喪門阮義跟着就是一瓦面透風鏢，鏢雖閃開，可是他人到刀到，向鐵獅王左脅就扎，鐵獅王空手進招，勉力支持，匪黨中已竟兩人帶傷，那雙鞭紀銘，一對竹節鞭，更迎頭截住，力戰這兩個匪徒，那樊莊一邊，和駱絳雲動着手，他却高聲喝喊：「姓蕭的你今夜就算認了吧，想逃活命勢比登天。」鐵獅王蕭宏此時身上已竟有兩三處傷痕，左額也被暗器打傷，血流滿面空手支持已竟是力盡筋疲，火龍趙玉岩，這時見鐵獅王蕭宏，已不至逃出手去，他却撤出圈外，倒提鬼頭刀，指揮餘黨四處把守，提防着這鐵獅王蕭宏逃出手去，蕭宏已竟自知難免。遭匪人毒手，只是自己縱橫江湖，威名鎮七省，臨到最後束手就擒，落到賊黨手內，受他們的侮辱，焉肯甘心，自己寧可在最掙扎之下，死在他的刀下，也不願在臨死前住手。蕭宏此時混身血跡，他可把囊中鏢連續發出，竟被他打傷了活喪門阮義的左臂，那火龍趙玉岩，見鐵獅王蕭宏至死不肯罷手，他這鏢打出來，手勁頗重，並且他雖則是空手對敵，他的武功拳術實在也够厲害的，所施展的劈掛掌，十分厲害，再容他延遲下去，說不定自己這邊還有毀在他手裏的，火龍趙玉岩大喝了一聲，「蕭宏老兒，你還能掙扎到幾時，二太爺慈悲了你吧。」說話間他口中喝了個「打」字，鐵獅王蕭宏正發聲

阮仁的一刀，聽他這一喝喊，知道他的暗器到，往傍一閃身，一件暗器從頭頂打過去，正落在身後的牆上，這暗器竟是一片火光，炸了開。鐵獅王蕭宏錯愕之間，第二只暗器打到，這一碗礮彈，正打在鐵獅王的左肩後，立刻連衣服全燒起，這種礮彈，最厲害不過，只要打在那，立時就散開，越見風着的越厲害，鐵獅王蕭宏背後被燒，怒吼一聲奮身一縱，他竟沒撲奔敵人，竟竄到黑心焦文豹受傷之處，一伏身，把自己落在地上的九耳八環刀，抓在手中，這時阮仁，阮義，火龍趙玉岩，取三面圍攻勢，背後的房上也有匪黨把守，那火龍趙玉岩竟喝聲：「蕭宏，你還不束手就戮，等待何時。」

鐵獅王蕭宏話沒答出來，一張口，嘔的一口血噴出來，正噴在火龍趙玉岩的臉上，拿着這種殺人不眨眼的巨盜，竟也吓得一哆嗦，往後退了一步。鐵獅王蕭宏遠遠的招呼了聲：「絳雲，我們來混見了，我可先走了」，這句話喊出，九耳八環刀往項上一橫，已竟血濺刀鋒，屍橫就地，可嘆威鎮南七省，鐵獅王蕭宏，今夜竟死在這班巨盜之手。

駱絳雲業已聽見丈夫最後的呼聲，自己被雷州二醜緊緊的戰住，已竟無法脫身，那還有餘力來救鐵獅王，蕭宏的四鏢師此時已竟死了三個，傷了一個，完全沒逃出這夥匪黨手內。

駱絳雲這時竟形如瘋狂，也是危險十分了，楚璧樊莊這兩個，他們是安心要活的，不要死的。駱絳雲才能支持了這麼大功夫，可是楚璧這對官廳軍，楚璧這把摺鐵錘尖刀，全十分厲害，雖則見鐵獅王已死，但是駱絳雲已竟破出死命去，不肯就擒，他亦安着拚命的心，楚璧樊莊反到有些担心了，因為這種拚命纏戰，最厲害不過，他安着回歸子誠之心，有的時候你向他遞過兵刃去，他竟不肯不架，反向你致命處遞

招。這種動手是危險十分，樊莊厲聲喝斥，不識抬舉的女人，樊二太爺想留你的命，你偏這麼找死，你想死，可不容易，二太爺就是不叫你趁心如願。」樊莊在喝罵之間，掌中這對判官雙筆，招術却一招比一招緊，竟自往駱絳雲的劍上找，安心要把駱絳雲的青鋼劍打出了手，並且向他拜見楚璧招呼，索性把這女人快捺在這，再收拾他，更喝令向香山四煞嶺南七弟兄弟道：「你們出去收拾他這鏢局子帶活氣的，四週給他們把守住了，無論如何別再叫他逃出手去。」

駱絳雲此時身上已被楚璧擋鐵劍尖刀刀子割傷了兩處，身上的汗已經把衣服浸透，力氣已竟用盡，眼看着已不能支持，自己雖是還惦念着隱藏在屋中妓兒金郎，可是已知道萬難逃去二醜之手。難道自己還真等落在他手中，遭這淫徒的毒手，把丈夫鐵貓王死後的清白也斷送了麼？只有趕緊一死，不能再落在他的手中了，才喊了聲：「兒呀，娘可顧不了你了！自己奮力的用掌中劍往外一刺樊莊，更用反手劍，一捺楚璧，爲是把這兩個淫徒殺退一步，自己好橫劍自刎！」

猛然對面房上一聲暴喊，聲震長空，房上一名匪黨正是七弟兄中鐵腿韓瑛，竟被人整個抓起來摔下房來把頭顱全給摔碎，血水四濺，隨着像生龍活虎撲下一人，大喊：「主母後退，叫我收拾這伙淫徒。」駱絳雲已竟到飲刃就死的時候，房上一摔下這匪徒，不止於他把青鋼劍停住，沒往項上抹，連楚璧，樊莊，也全驚得往後一退，駱絳雲一見來人，絕處逢生，可是淚似斷線珍珠一樣，倚全自己窗前喘息着，暗道：「你早來一步，總鏢頭何至刀下傾生，這現身解救的正是鐵沙掌沙天龍。」

身軀往下一落，那火龍趙玉若，已是抖手就是一碗礮彈，楚璧，樊莊，同時也撲過來，大罵好匹夫！

你敢摔死我們弟兄，你是湊數來了，這鐵沙掌沙天龍一閃身，把趙玉岩的硫磺彈擡開，伸手從腰中抖出一條九節盤龍棍。這種兵刃一出手，不止於羣匪大驚，認定了此人實不弱於鐵獅王蕭宏，先前本已訪查明白，他這鏢局中最不放心的，一個是：九現雲龍鄧子敏，一個就是這鐵沙掌沙天龍，不過只知道他有硬功的掌力，並不知道他的出身派別，這次來下手鏢獅王，也正趕他兩人沒在鏢局了，此時猝然現身，更現出來這件少林派開派以來僅有的三樣兵刃，這種九節盤龍棍，錯非是福建莆田少林寺，沒有這棍法，想不到鐵沙掌沙天龍竟是少林派嫡傳，連駱絳雲也不知道沙天龍有這件兵刃，在鏢局子裏，他始終沒露過，自己有了萬一的希望，火龍趙玉岩一硫磺彈沒打中他，見他已亮出兵刃，忙高聲喝喊：「弟兄們還不趕緊收拾他。」雷州二醜楚璧，樊莊，各自撲過來，招鐵獅尖刀，判官雙筆，一左一右，齊向鐵沙掌沙天龍身上遞，沙天龍雙手握九節盤龍棍，用龍頭往楚璧的招鐵獅尖刀上一砸，趁勢龍頭往左一翻，硬崩樊莊的判官雙筆，兩人的兵刃往回一撤，沙天龍已經一個斜轉身，甩龍頭，握龍尾，這條盤龍棍，帶着一股子勁風却奔了火龍趙玉岩的頂樑上砸去，火龍趙玉岩見這沙天龍，連人帶棍是一塊兒到，往旁一撒身，九節盤龍棍砸在地上，「砰」！的一聲，地磚全被震裂，碎磚四處分飛，火龍趙玉岩，貼着他右側，揉身而進，鬼頭刀往外一展，刀頭奔鐵沙掌沙天龍的右脅上便點，可是鐵沙掌沙天龍並不接，身形往左一沉，左腳往外一滑，把九節盤龍棍用足了力量，從左往後一帶，嘩啦的反奔雷州二醜掃去，這弟兄兩個，正是一打招呼，還想分出一人，向駱絳雲動手。沙天龍已不容他走開，這條九節盤龍棍把招術擡開，再不容他們緩手，這種動手沒有絲毫的工夫，能够遲疑。鐵沙掌沙天龍，這條盤龍棍還是儘自往楚璧，樊莊身上招呼，不肯容

他兩人有喘息遲疑之地，口中却喝喊了聲：「主母，匪徒們趕盡殺絕，你還不把你那獨門的暗器搬出來，賊黨們還能留一個麼？殺夫之仇不報，等待何時？老樹林去的人，這就可以接應上，誰也別留誰了。」

駱絳雲被他這一招呼，猛然覺醒，知道沙天龍這是教自己逃，噉應了聲：「沙師父。你可別教他們走脫一個。」自己一縱身，已然竄到屋門。鐵沙掌沙天龍這條九節盤龍棍，也拚命的擠到臥室的門窗一帶，無形中把這裏護住。

那樊莊狡詐萬分，他就恐怕駱絳雲或是脫身，或是勾救兵，他見駱絳雲往屋中一奔，趕緊的判官雙筆往起一抖，騰身飛縱起，往窗前撲去。鐵沙掌沙天龍早已提防到他這一手，掌中的九節盤龍棍，已竟往起一抖，一個「烏龍穿塔」式，棍頭的龍頭正回樊莊的背上點去。他身軀懸着，勢難解救，楚塵破死命的往前一趕步，摺鐵翅尖刀用足了力，往沙天龍的右背上砍去，沙天龍見他來勢太急，脚下的步眼一換，身形往左一轉，掖右臂，左腳順着地盤旋了，往後退，這條九節盤龍棍，可已竟盤旋着，向楚塵身上纏來，楚塵往起一縱身，樊莊是正往下落，沙天龍這條棍趁勢甩了過去，棍頭是正打樊莊雙腿，那樊莊只好拚命的又一縱身，棍頭掃在窗台磚腳上，打得碎磚粉飛，整個窗扇全震動的響了一陣，沙天龍這條九節盤龍棍，一施展開不亞如生龍活虎，這羣賊黨見這沙天龍過於勇猛，他更把駱絳雲所住得屋門口擋住，只是沖不過去，羣賊大怒，樊莊更被他這條棍，逼得無法脫身，彎兩頭蛇雲謙，雖則頭上帶傷，依然招呼着一般匪黨，合力圍攻，非把這沙天龍也擱在這不可，可是這沙天龍實有過人本領，匪黨們一時間竟難得手。

駱絳雲逃進屋中，這時屋中並沒有燈光，駱絳雲慌忙的到連房的下間，再找兒子金郎和風姨竟自不見

，駱絳雲急得眼全紅了，跪腳說道：「難道他父子一個逃不了麼？」這時忽聽得門後有極小的聲音招呼：「阿娘！」可是招呼這句後，立時又沒聲音，駱絳雲才知道他們躲在門後梧桐櫃傍，本來屋中有黑暗，那裏會看到，駱絳雲把掌中劍往背後一插，慌忙的到了櫃旁，這時已看出娘姨撲着金郎，跪在窗腳那娘姨一個勁的哆嗦，吓的牙齒兒捉對的打戰，金郎的嘴，被他堵住，不叫他出聲，駱絳雲看到愛子這種可憐的情形，真如萬把剛刀扎心，撲到近前，伸手從娘姨的懷抱中，奪了過來，抱在懷中，緊緊摟住，自己雖過死，不敢出聲，只有嚙着嗓子哭了兩聲，金郎更也要出聲哭，駱絳雲趕忙把他的臉，往自己胸前用力貼了貼，却把口湊到金郎的耳邊，急促的說：「好兒子，你可千萬別嚷，一說話全活不了啦，好兒子；不許哭，娘帶你走。」這時可沒有遲疑思索的工夫，那娘姨却在地上爬了過來，抓住駱絳雲的腿，嚙着聲音說：「大奶奶，你也救我，」駱絳雲此時可真急死了，娘姨也是多年的人，自己想救個，實在是有心無力，匪黨人多，自己還未必逃的開，一抬腿把他抖到牆角，可是總覺不忍，抱着金郎，到了他面前，低聲說：「不可出聲，我先把金郎弄出去，回來救你，駱絳雲猛然想起，這一走只要逃開，手中是分文無有，猛然劍柄碰到梧桐櫃，想起了這裏面有一個包裹，裏面還有幾件首飾，只好拿他救急了，梧桐櫃是鎖着，那裏來找鑰匙開，一手摟着金郎，駱絳雲用足了力量，竟把銅鎖擰斷，把鎖腿下來，梧桐櫃打開，伸手從裏面抓出一個小包裏，隨手又把門帘捋下來，聽窗外這時正在拚命混戰之下，在後牆下正放着一張梳粧用的鏡臺，駱絳雲一縱身，到了上面，可是任憑怎樣仔細，屋中黑暗，竟把一個肥且盆砸在地上，吧又一聲，駱絳雲吓得心膽欲裂，還算好，也是鬼神護佑，正趕上外面鐵沙掌沙天雷九節盤龍棍砸在地上，震得四壁皆鳴，把

屋裏聲音給遮過去。駱絳雲已竟把後窗戶打開，先把包裹門帘擡出去，因為自己住的房子，後面的情形全是知道清楚，把東西擡出去後，出這後窗，可是不容易，把背後劍也拔下來，壓在自己左臂下，還得用左胳膊抱着金郎，把窗子往起掀了掀，先把上身探到窗口外，這才用右手擺住後窗的木框，往起一拔，下半身，才到了窗台上，這一來就不怕了，把金郎抱好往下一縱身，落在後窗下，這裏是一個極隱僻的地方，一段夾道又沒有住房，只有一溜小院子，存放木柴和什物的地方，駱絳雲把寶劍放在地上，不住的哄着金郎，不叫他哭，把金郎攔在自己背上，用那個門帘把金郎兜住了，從右肩頭，左腋下，抄過來，在胸前繫好，趁勢把袖箭也裝上，仍然納入囊中，聽了聽前面，沒有人過來，自己只禱告着丈夫的陰魂不散，你要保護我母子逃命，駱絳雲把包裹擡起，寶劍也撿起來，撲奔這夾道子僅南頭，轉過這夾道子去，後面是一片花畦，這也正是駱絳雲常練功夫的地方，後面有一道小門，因為他們所住得是鏢局子後面，所以內宅中往外打掃穢水穢土，全是由這裏出去，不經過前面鏢局子，免去許多不方便，只是到晚間，必然鎖上。駱絳雲來到近前，回身看了看，自己的住房上，還沒有匪人上來，暗中仍然禱告丈夫鐵獅王，這後門鎖我若砍不掉，我們母子可就完了，往前看了看鐵練子所在，自己低聲招呼了句：「慘死的丈夫，你可保護我們娘兒倆」。用足了力，青鋼劍掄起，用劍尖往鐵練上砍去「噲」的一聲，火星四濺，把鐵練條竟給砍斷，這鐵練子一斷，鐵鎖雖然沒開，也能撤下來了，駱絳雲趕緊把鐵練子從上面退下來，把後門一開，闖了出來，往前沒走了幾步，從北邊門右側，騰騰的趕過一人，手中提着一口刀，把刀一晃，竟自發話：「嘿，甚麼人！往外闖，你不要命了，站住吧」。駱絳雲萬想不到這裏有人，自己在驚慌之下，回身看時，只

是一個匪徒，駱絳雲此時眼全紅了，連話也沒答，往回一縱身，掌中劍，向匪徒胸前刺去，這匪徒喝聲：「你還動手」，他手中刀，趁着往右一斜身，刀尖向上，斜往外一磕駱絳雲的劍，駱絳雲反腕子，「倒轉陰陽」這柄劍反向下翻去，嘖嘖一聲，竟扎入匪徒小腹中，件面栽倒，立刻死去，駱絳雲翻身逃走，自己辨着方向，順着宅後小巷，繞出來，幸喜這裏沒有人擋着，從黑暗之處，轉奔西街，繞着黑暗的地方，穿街越巷，拚命逃出來，他撲奔西門，這時街道上一點阻攔沒有，只是趕到西門前，自己可爲了難，這種神色，這種情形，要想和守城門的說，叫他開城門，那是絕不行的，只好躲避着守城門的兵丁，順着馬道翻上城頭，承平的時代，城上並沒有兵丁駐守，空身人自己還能下去，揹着金郎置難冒險了，回頭再看鏢局子那邊，已然起火，駱絳雲不由落淚，鐵沙掌沙天龍示意自己，逃奔老樹林，只是他尚不能够脫出這羣強徒之手不能，扭着頭招呼了聲金郎，正在扒在自己的背上哭着，駱絳雲道：「兒呀，你不要哭，咱們娘兒兩個逃出活命來，不也就很好了麼？」金郎說了聲：「我爹爹怎麼不來呢？」駱絳雲道：「傻孩子，他已遭賊人殺害，死在賊黨手中，那還能來呢！」那金郎越發哭起來。駱絳雲道：「好孩子，你要聽說，你若這麼哭，倘若賊人聞聲趕來，娘兒兩個可就沒命了。」金郎這孩子真好，他竟止住悲聲，不敢再哭，這老樹林在西門外一帶，只是城牆這面，自己揹着金郎無法下去，又不敢在這裏儘自耽擱，遂沿着城牆，往西北角走來，轉到西北城牆，已竟很大的時候，一到這裏，伏身在壕口往下看了看，到找着了逃走的道路，在五六年前，這廣州城經過一次變亂，大撥海盜往城裏攻打，當時城裏駐防的官兵十分得力，又有外援的救兵趕到，把海盜擊退，雖然把城池保住，但是這西北城角一帶，被海盜用上砲轟擊，有許多殘破坍塌之

處，事過境遷，官家的事情，誰願意多找麻煩，竟沒人再管，歷年平安無事，更想不起修築這裏，這種地方到便利了許多閉城門後出人的人民，只要手脚稍爲俐落，從這西北角就可以爬上來。駱絳雲看到這種地方，很小心的順着破牆角竟下了城頭，遂還有護城河，但是水已乾涸，駱絳雲從這護城河的南岸踱了過來，沿着西北角繞奔西門這裏，單有吊橋，每到夜晚把這吊橋拉起來，不准人出入，駱絳雲把身手施展開，斜着昂起來的吊橋兩邊不過相隔丈餘遠，駱絳雲飛身登上吊橋的沿口，再一彎身，落在對面，天是快亮了，可是越要亮了越黑暗，駱絳雲辨了辨方向，竟自撲奔了老樹林了，這西門一帶，是最荒涼地方，東南北全是鄰近碼頭水面，人烟稠密，跟城裏差不多。只有這西門外一片荒涼，一處處不是樹林，就是富家的墳地，那松柏樹全有好幾百年的，道路也真不好走，深一脚淺一脚，駱絳雲雖說是名武師的後代，一身本領，不過這時真有些不成，自己又沒走過這麼黑的道路，好容易找到老樹林，駱絳雲也實在的支持不住了，來到樹林中，在一顆大樹下，把寶劍小包揹放在樹根下，把金郎從背上解下，口中還得安慰着金郎，哄他不叫他說話哭鬧。駱絳雲坐在樹根下，那金郎仍倚在他懷中，不時的抬起頭來看看駱絳雲，可是這樹林裏風一陣陣颳着，落葉被風揚得不住往地上落，樹林裏更是黑沉沉的，那金郎却有些胆小害怕了，不敢高聲，低着聲音直招呼阿娘，我們爲什麼不走，這裏我怕呢，「駱絳雲把金郎趕緊往懷中摟了摟，低聲招呼道：「好孩子，不要怕，阿娘抱着你還怕甚麼，等着你沙叔叔來了，咱才能走呢。」金郎被駱絳雲說着，臉兒貼在駱絳雲的胸前，連動也不敢動。

駱絳雲悽慘十分嬌生慣養的孩子，夫婦二人愛若掌珠，想不到今夜被賊人逼的死亡逃散，算做了什麼

樊莊三次想衝進駱絳雲的臥房，可是全被他這條棍逼住，就叫無法進身，那樊莊在忿怒之下，連打出三隻喪門釘，鐵沙掌沙天龍微一撤身，已被他竄到屋門口，樊莊是胆大包身，他竟敢闖進屋去，他先奔了連房上間，把門帘掙掉，用雙筆封着門戶，屋中雖則黑暗，他闖進來看到裏面無人，索性把雙筆合在一手裏，取出火摺子來，把火摺子着了，在屋中照了一遍，一點形跡找不出來，火摺子攏起，更撲奔連房，這邊倒省事，駱絳雲已把門帘掙走，他在把火摺子着了，仔細一看，這屋裏也是沒有人跡，樊莊楚慄怒十分，罵聲好個狡詐的女人，我就不信你能逃出姓樊的手內，抬頭一看，見後窗的窗口已然錯開，就在這時突聽得窗外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樊莊說聲敢情你沒走脫，把火摺子攏起，插在竹管內，仍然放入囊中，輕輕一縱躍上了那梳粧台，樊莊身形矯捷，把後窗一掀，一手按着窗口，身軀輕飄飄，已經穿窗而出，這賊子就叫藝高人胆大，他的身軀楞敢往地上落，可是手底下是十分個落，腳一沾地，雙手摺筆分開，已經把身驅回過來，趕到注目看時，牆下倒是有個女人，可不是駱絳雲。這姑娘看到主母抱着金郎逃出窗去，等了半啊，不見回來，知道已然絕望，主母是不再管自己了，姑娘他早已看到窗外的情形，連總纏頭都當場喪命，別人還會活的了麼？自己惜命也想要逃出去，她本是一個懦弱的女流，戰戰兢兢爬上了窗台，因為臥房的後窗，全高在五尺以上，他趕到了窗台之後，下去可就費了事，兩手抓着窗口，想溜下去，可是正赶上鐵沙掌沙天龍的九節盤龍棍又往地上一落，這一聲暴震，這個姑娘叫的一哆嗦，竟自鬆了手，掉下窗台，把腿也摔傷，那裏還逃的了，正在呻吟痛楚，恍惚趕到，站在她面前，仔細看了看，厲聲喝了聲，

「你是什麼人？」

「那賊已驚吓的膽裂魂飛，叩頭求饒命，樊莊說道：『別跟二太爺爭這命，不跟我說實話。我一舉手把你砸碎了，那女人那裏去了？』」那賊忙說：『好漢發個命：我是他家的僱用人，主母已經帶着少主人逃走了，』那樊莊二句話不問，每個窮凶極惡之徒，竟自順手一判官筆，把那賊砸死，他飛身竄上房去，知道是從後面逃走的，他來到後門的牆上，看到後門已經敞開，翻到門外的小巷中，更見這裏下卡子的弟兄，已然喪命，他們確置的人，還真不少，樊莊一打呼哨，從屋面上飛縱過來兩個黨羽，樊莊問他們：『可看見鐵獅王之妻，帶着孩子從那裏逃走？』他這同黨說：『絕沒見有人闖過來。』樊莊猛然醒悟，他既是打開後門，定是從下面走的，這賊子竟自順着後門外一直的往東門追了下來，這也是駱絳雲命不該絕，若是從牆上逃出來，也走不脫，若是出後門，一直往東走也定然把他追上，樊莊所追的方向，完全同左，駱絳雲這才脫身走開。

樊莊直追到東門，沒有一點踪跡，回頭看鏢局子中已經火起，自己只好翻回來，這事鏢局子情形，越發緊張了，從前面已經放起火來，把鏢局子所有的錢財搜括淨盡，這宏遠鏢局這次死的是真慘，只逃出一個親信夥計錢義，這就是伺候鐵獅王蕭宏的，內宅也其他一人出人，他從十四歲就到這裏當小跑，他算隨着鏢局子長起來的，他看到這種情形，賊人的聲勢大，自己想到身上又沒有功夫，又沒有本領，眼看着劉忠，陳四，金寶貴，王大忠，連趙子手趙龍，石天壽，死的死，受重傷的受重傷，更有一個匪徒，把店門外的黨羽叫了進來，把前面的財物搜括淨盡，點起火來，連受傷的也全無法脫身，錢義自知已難免一死，他乘着紛亂的當兒，他和趙子手趙龍，住在一個屋裏，門外鐵獅王鏢旗，是他挑，是他落，就在他這屋中

攔着。自己好歹抓了兩件衣服，連鐵獅王鏢旗，和自己的百十兩銀子，捲在一處，掖了把手叉子，從屋子出來，很快的他就轉進廂房的夾道，道路熟，翻上旁邊的矮牆，這時正好外面的匪黨全撤進來，該着他不死，逃了出去。這錢義一走，他再出現時，正是譚余郎爲父母報仇，武林中羣雄仗義，助他重立宏遠鏢局，慶賀鐵獅子鏢旗時，還是他這桿鏢旗物歸原主，這是本爲結局的事，暫且按下他不提。

雷州二醜的樊莊重翻回來，就攔的功夫很大，他們這一放火，樊莊可有些驚心，在這匆忙間，他也不知是誰的主意，後面還有這個勁敵沒有收拾下來，早早把火點着了，這一來地面上官人可就要管了。跟幹鏢局子的尋仇報復，地面上但分看不見，他們是不願意管，這一擾亂黎民百姓的安全，城守營和本縣沒有不派人查看，樊莊這時看到院中的情形，那鐵沙掌沙天龍雖然還在拚命的狠鬥，九節盤龍棍威力絕未少減，可是他身上也有兩三處傷痕，大約是被弟兄們暗器打了，自己這邊，活喪門阮義，他原本左臂已然帶傷，他依然咬着牙動手，竟被鐵沙掌沙天龍的盤龍棍掃上，把雙腿全傷了，倒在西牆角。樊莊忙向火龍趙玉岩，笑裏藏刀阮仁，拜兄楚鏗，用江湖套點招呼他們，用暗青子把這沙天龍捨下來，須得馬前出窟。鷹爪孫們可就要到了。沙天龍也是急欲脫身，他可不敢確定，主母駱綠雲，小主人蕭金郎，是否能逃出匪黨的手去？

這時火龍趙玉岩連下毒手，發出兩顆破礮彈，不過被沙天龍的九節盤龍棍全給磕飛，可是這烈燄飛濺，自己臉上被燒傷了兩處，忿怒之下，這條九節盤龍棍——烏龍捲尾——流星趕月——烏龍穿塔——，連續着使用，全向火龍趙玉岩下手，破出致命一擊，想把火龍趙玉岩斃死。不過賊人人多勢衆，笑裏藏刀的梅花針

楚塵的鐵疾藥，樊莊的雙門釘，連續的打到。任憑鐵沙掌沙天龍怎麼樣下手也不行了。自己的右肩頭又中他一梅花針，這時前面烈焰騰空之下，店外已然人喊馬嘶，地面的官人已到，那樊莊一聲胡哨，集合黨羽，救自己受傷的人逃走。沙天龍也乘機飛縱上房去，樊莊在對面房上，高聲叫到：「姓沙的，你聽明白了，讓你晚死幾時，連那女人要教你逃出雷州二醜的手下，我對不起朋友你。」沙天龍罵了聲：「無恥的匪徒，你等你沙老子掬你窩子去，咱們錯開今夜再算賬罷。」官人已經闖進來，沙天龍翻到店外，把九節盤龍棍盤在腰中，自己可也不敢就一直够奔西門，恐怕匪黨跟綴，反繞奔東門，看了看身後沒有匪黨綴下來，這才繞奔西門外，來到老樹林，強敵未除，後患未已，那敢就大聲的招呼，也先走到林中，仔細的搜尋之下，趕上駱絳雲，往樹林外察看，鐵沙掌沙天龍看清了女主人，這才敢現身相見。自己把鏢局子的情形，說與了主母，現在還是得趕緊離開，此次事已很顯然是雷州二醜主動，更有嶺南七弟兄，香山四煞，這一般匪黨，全是二廣一帶著名的綠林，這次那會不毀在他們手內，駱絳雲只有吞聲飲泣，把自己的寶劍拾起來，還要把金郎放在自己的身上，沙天龍忙招呼道：「主母，你把金郎交給我罷，這一段路太不好走。」駱絳雲此時也實在是力盡筋疲，遂安慰着金郎，哄着他，教沙天龍來擋這小主人。沙天龍伸手接過來道：「主母不用管，我抱着他好了。我後面有傷，現在還措不了他。」駱絳雲道：「沙師父，你身上受了傷了？」沙天龍道：「不妨事，較重的傷是被賊子們打了一鐵疾藥，肩頭上更中了一梅花針。」駱絳雲道：「沙師父你已然受傷，還是把金郎給我擋着罷。」沙天龍道：「你不用管我，死不了，咱們趕出一段路去，找店房暫避一時，得算計算計投奔那裏才好？我身邊還有藥，店房中再去收拾。」

此時這沙天龍的情形，和以往更自不同，說話時，斬鋼截鐵，絲毫不容駱絳雲駁制他。把金郎抱在左臂上，駱絳雲也把包裹措好，這次把劍也措到背後，穿着這老樹林，深一脚，淺一脚，樹頂子上透進星月的時候，沙天龍站住了，仔細辨了辨，不教他錯了方向，一邊往前走，那金郎仍然把臉兒伏在沙天龍的脖項上，連頭也不敢抬，本來一個小孩子，嬌生慣養，沒受過一點屈，如今走到這種陰森可怕的地方，那還敢抬頭，鐵沙掌沙天龍見所經過的地方，簡直是沒有人跡經過，雖然是不時的有樹根了荆棘，和蟲蛇阻路，但是幸喜這一帶沒有泥淖，只好謹慎着，小心着，往前慢慢走來，不時的還得留着神，恐怕那刺松，荆棘，樹梢子傷了蕭金郎的臉，時時的護着他，把他的頭擋着，自己這條右臂，此時是痛楚十分，只顧護着金郎，沒留神身右倒一個折斷下來的樹杈子，險些把沙天龍的右眼扎瞎，閃的快，把眼角旁劃傷了，血立刻流下來，沙天龍一怒之下，把這樹杈子攥住，用力往下一掙，哧啞的給折下來，隨手向上面往後甩去，把樹葉子砸的四處紛飛，碎樹杈子也如雨一般往下落，駱絳雲在頭裏走，驚得回身招呼：「沙師父，你碰傷了麼？」沙天龍不答駱絳雲所問：「唉！的歎息了一聲：「我好恨。」駱絳雲落下淚來，悲聲說道：「一帶累的沙師父，到這般光景，叫我於心不安了。」那沙天龍却一陣狂笑，吓的駱絳雲忙招呼道：「沙師父！沙師父！不要高聲，萬一有匪黨綴來，豈不要開聲而至，你忍耐了吧！」沙天龍笑聲一斂，竟自十分悲痛的說道：「主母，這不安二字，我盼望主母從此後不要再出口，我沙天龍是個昂藏漢子，我落魄江湖，總鏢頭拿着慷慨的心肝，義俠的本色，不以廝僕待我，我沙天龍無法報答他，我只恨他不肯聽我和鄧老師的勸告，今日的禍事，已經早在意中，知道早晚必要發作，那麼他要時時提防，或者還不至於落個一敗

陰地，鄧老師倘若也留在鏢局子，總鏢頭也不至於被匪黨們這麼威脅喪命，只是我耳風中，還聽到其他的言語，雷州二醜，更有別的心腸，我這次隨鏢出去，在半路上聽到了一點信息，說是香山四煞，已經出動全部人馬，全奔了廣州，我知道這情形不好，他們是不到這裏作案的，恐怕正是爲我們而來。任憑這趟鏢保得到地方，保不到地方，我不能管了，這才趕了回來，那知道已經晚了一步，教我沙天龍抱終天之恨，總鏢頭若能稍聽我和鄧子敏的話，今日事雖是已經早早安派下，可是結果總不會落成這樣罷？主母你想，教我怎得不恨？」駱絳雲在十分痛心之下，遂說道：「我何嘗不是以他這種性情懸虛着，不過我駱絳雲至死對不起總鏢頭了，禍終是由我身上而起，我實無面目活在人間，只爲總鏢頭留下這點骨血，我要爲他稍保存一點血脈，忍辱偷生，逃了出來，可是我到現在想起來，無地自容！」

沙天龍道：「主母不要這樣想，萬惡的淫徒，屢生惡念，他故意的在江湖道上挑撥起這場事非，勾結羣凶，下這樣毒手，我們這仇不報，此恨難消，只是暫時雖然闖過這場危險，後患正多，來日大難，倒要作個打算，據我看，此時我們所逃亡的地方，只有一條道路好走，往北去得避着嶺南七弟兄，他們的黨羽衆多，往南去更得避着高靈道一帶，那是雷州二醜勢力所到的地方，再往東去我們沒有絲毫投奔，濱海之區，更有許多仇家，何況香山四煞，更是難防，現在我們只有奔西北的一條道路，從三水縣渡北江，我們趕奔廣西省，看看那一帶能够立足不能？現在我的打算，人單勢孤，各處的鏢師是否容得我們召集，實不敢保准，內地裏絕不能去了。只要一到內地，蹤跡一明，我沙天龍死不足惜，早打算把我這條不值錢的性命，酬我們的恩主，只是金郎無論如何，我要想把他安置一個安全之地，再議復仇之策。」

駱絳雲答道：「我此時是命付於天，只要能够把金郎保全得活下去，就是把我駱絳雲分屍裂骨，我也認爲命裏該當，現在我只有禱告蒼天護佑，教沙師傅你和金郎能逃出羣賊之手，我就於愿已足。」說話間，在這深林中，走了好一段道路，從那樹頂上漸漸透露出曉色來。

在這破曉時，荒林野地中，風是很大，頗覺得遍體生涼，時已初秋，因爲這一帶的氣候，霜還沒降，露水可極重，從這樹林中，穿着走，宿露被風搖曳下來，好像下着細雨一樣，好容易把這片樹林走盡，曉色朦朧中，見眼前是一片荒涼的曠野，一處處的多是竹林，沿着一條土道，在半里地外，有一片鎮店。沙天龍向駱絳雲道：「主母，你把背上劍摘下來，我替你提着，我們這種神色，店家很能起疑，我們只可說是行路被劫，這麼和店家對付一下看，好在這種荒僻的小鎮店，還容易講話。」駱絳雲看了看沙天龍這種情形，也是十分扎眼，遂向沙天龍道：「你這身上連這額角的傷痕，店家看着，豈不驚異！」沙天龍道：「這倒不妨事。」順着這竹林小道，來到這鎮店上，天時太早，路上尙沒有行人，這個鎮店並不大，只有一條街道，可是走進鎮店中，入目的先看見一家客店，一家貨棧，往街裏看去，遠遠還有店房的情形，這麼一個小鎮店，竟會有這麼許多人家，真是怪事，走進鎮店裏，路北一座小客棧，字號是大安客店，店門未開。沙天龍向前叩門，夥計已經起來，正在收拾院子，操着本地的口音，一邊問着：「找誰？」一邊把門開了，趕到一看見沙天龍，這種情形，一臉的血，原來的像就是一派粗暴的長像，吓得店夥往後退，就要關門。這地方離着雷州不過百餘里，語言倒還彼此懂得，駱絳雲趕忙轉到沙天龍頭裏，向店家招呼道：「夥計你不要驚怕，我們是行路客人，半路中出了事，險些今被匪人毀了，行囊衣物，全被劫掠，我丈

夫大約也死在賊人手內，這是我家中護院的老師，他做出死命的，才把我們救出來，尙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屬那裏管，這一夜把我們全累死了，店家你快給我們找兩間房，我們歇息一天，也好找縣衙門去報案，捉拿盜匪。」店家聽得駱綠雲說得人情入理，遂也不敢疑心，天也够亮時候，把店門索性敞開，把沙天龍和駱綠雲領了進來，扭着頭道：「這個鎮店叫青竹灣，屬三水縣管，奔縣城可遠着呢，還有二三十里地好走，我們這可是小客棧，沒有很好的房間，給你們開一間成嗎？」

沙天龍道：「夥計，不是跟你說過麼？我是護院的師父，那能跟主人在一處。」夥計道：「那麼兩個單間，可沒有在一處連著的，這青竹灣客貨店倒有四五家，不過很大的買賣沒有，這裏是一個航船聚集的所在，從西江往各處運的貨物，全在這裏堆棧候船，這時因爲很早，再到午前午後，你老看看，這裏很熱鬧呢？」店夥這麼答誦着，把西邊的廂房開了一個第三間，一個第五間，駱綠雲此時那還管什麼房間，只要有安身之處就行，沙天龍隨着先進了堂裏面的第三間，夥計還跟着問：「在什麼地方出的事？你們是那裏去？」沙天龍信口答應着，店家說了聲：「少時燒得水給你們送來，開了沙天龍和駱綠雲的姓氏，沙天龍因爲兩個姓全是很容易令人注意的。遂把主母的名字最後一字，和自己姓氏的一半告訴他是，一個姓雲，一個姓邵。夥計出去沙天龍看了看院中，客人也相率起來，多半是經商作買賣的。夥計給打了臉水來，沙天龍拿出錢來，叫夥計到街上給金郎買吃食東西，店夥是最喜歡給客人買東西，有利可圖。沙天龍到自已住的第五間客房，收拾自己的傷痕，更把背後的傷口，教店夥給他敷上藥，店夥看着他一個人受這麼多處傷，幾乎吓的不敢動手，沙天龍是如無其事。在這裏歇息了一天，睡則店裏客人很雜亂，但是看不出什

麼江湖道中人，沙天龍在黃昏時候，自己到店門外街上轉了一週，果然這裏十分繁盛，那脚夫是整天在街上忙着，呀耶之聲，不絕於耳。（江南脚夫，搬運重物，口中不住的哼着，竟成一種習慣。）沙天龍信步轉到碼頭，這裏離開這鎮店有半箇地遠，帆檣林立，這一帶大小船隻是有五六十艘，全是商船多，客船少。沙天龍轉身回來，聽得船頭一陣吵喊，原來有一隻小船，剛到這裏，碼頭的船已經排滿，他是硬往裏擠，水手們喝叱道：「怎麼你這隻船這麼厲害，你挨着排，硬往當中擠，是怎麼回事？」原停的船上，疾聲厲色，那情形就要動武，可是來船中有一人出來，向攔阻的水手們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竟自安然無事，他的船雖然不能攔岸，可是他的船貼着別人的船尾，說話這人也不是客人，完全是水手打扮，沙天龍斜着身子，有意無意的看了一下，這水手脚底下很快很輕，竟自竄上岸來。

這時碼頭上人很多，天色也晚了，有兩處船上來了客人，本處店家挑着帶字號的燈籠接過，小船上水手，到了岸上，竟找了一個接客人的夥計，却向他問：本處有幾家店房？我們是接客人的。夥計告訴他兩家店房是專住客人的，三家貨棧，也堆貨，也住客人。這水手聽了，立刻的奔鎮店裏走去。沙天龍隨在後面，緊跟着他，這水手進了這鎮店，他所進街道的地方，已是這青竹灣的當中，往西路南裏正有一家店房，他一直奔了去，好在這時天已黑了，街上許多搬運貨物的，許多客人，挑着紙燈籠，來往像穿梭似的。沙天龍加了一番小心，往黑影處隱避着身形，見路南是高陞店，這水手走進店門，沙天龍不敢跟到店門口，抬頭看了看，西邊路北又是一家大貨棧，斷定他，如若找着他所長的人，那就與自己無關，就真被他碰見也沒什麼。他這裏找不着，出門時他必向西走，我折回原路，不至於和他走個正對面，就不妨事。沙天

龍倒攆着手，站在牆角，只聽那水手在店門過道內，向店家問：「可有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孩子住在你們這裏？」夥計想了想說是沒有，這水手又說：「難道你這店裏沒有女人住嗎？」夥計答道：「不只於有，還是三個帶家眷的了，不過沒有你說的這種人。」那水手道：「這真是怪事！定規好了，在你們這高陞店住，那麼我到別家去問吧。」沙天龍急忙撒身走開，自己從暗影中望了望，果然那水手往西走去。沙天龍順着街道往東趕回店中。

沙天龍竟奔第三號客房，駱絳雲正因為他出去的工夫太大，好不放心，哄着金郎，在燈下母子二人在說着話。鐵沙掌沙天龍一進屋，這種神情，駱絳雲看着就有些驚心，忙的問：「沙師父，你有什麼事？怎麼你臉上變顏變色？」沙天龍道：「主母你先不要問，不過你先不要出屋子。」說了這話，趕緊出屋，到第五間客房，招呼店家，店夥慢騰騰走來，沙天龍道：「夥計你快進來，我有要緊事。」店家不敢耽擱，忙的走進屋子，向沙天龍問：「客人，你有什麼着急事？」沙天龍道：「夥計，我告訴你一件要緊事，你趕快去告訴櫃上。少時有個水手模樣的，他到這裏來打聽我們，你可千萬別說出來我們實在的情形，這多半是劫了我們的匪徒，匪徒的匪黨，我們主人除了行囊衣物之外，實沒有什麼金銀財物，他們竟不知怎麼風聞我們這次還帶着金珠細軟，我們被劫時，他若不為搜尋這種東西，還不致把我們主人命送了，店家，那不是積德救人，你趕緊的去，這個人就來，請你把我們這主僕三人說散了他，有男沒有女，有大人沒小孩，他就死了心。」夥計一聽這種情形，也倒替沙天龍很着急的，遂說道：「客人你不用怕，他們還真反了，這青竹灣不是沒王法的地方，說穩了我招呼地面官人抓他。」沙天龍忙推着他往外走說道：「夥計

，多謝你的好意，別那樣辦，你還不明白麼？他們水面上來的惹不起。」夥計道：「那麼我店門口等他，省得別人替你說錯了。」沙天龍答道：「夥計你這份好處，我們忘不了。」自己立刻的轉身把風門帶好，站在那裏靜靜的聽着。

這夥計倒是很熱心，他真個站在門口，立等來人。工夫不大，果然那匪徒來到，竟向店夥追問，是否這麼個人，這個店家更沒按着沙天龍所說答對，誠心和他胡搗亂，故意的和他麻煩，所答的話，越說越像，簡直告訴他有這麼一個人，夥計口中所說的，年歲，像貌，和所穿的衣服，以及進店的時間，全是駱絳雲實在的情形。沙天龍手按着腰中圍着兵刃，預備夥計真個把來人往裏一領，偷着來察看時，那可沒法子，連來人帶夥計，全把他砸死，帶着主母小主人一逃，可是聽到後來，自己幾乎笑出來，夥計竟告訴他，這個女人帶着四個孩子，大的已有二十多歲，是個水手，二的也十四五，三的六七歲，四的還在懷中抱着，這匪徒一聽，連答也不答，撥頭就走，這個夥計一邊往第五間客房走着，一邊笑着，沙天龍也推門出來，自己心中有事，不願意就攔，伸手換了有二兩銀子，迎着這夥計說道：「你答對的很好。」夥計還要述功，沙天龍把這塊銀子塞在他手中，說道：「夥計，你幫了我們的忙了，這是單給你的一點意思，你去罷，我還有一點要緊事。」夥計恐白得了錢，接過去塞在腰中，轉身走去。

沙天龍趕緊來到第三間客房，拉開風門，向駱絳雲說了聲：「我去去就來。」跟着把門掩上，回頭一看，院中正好沒人，腳下一點，騰身而起，竄上房來，自己估量着，這街道東邊一點，還有一家客貨棧，他定要到那裏去探問，沙天龍掩着身形，往中竄房躍脊，順着房上撲奔那個客貨棧。這時是并不甚晚，客

店裏全還沒閉門，自己翻到這個客貨棧的房上。正聽得門口正在吵嚷，這棧房的夥計，說是：「你全不睜眼，多餘往我們這裏問，我們這裏只住運貨的客人。和老客們，這裏就不招女眷，你不是多問麼？」那個探探的匪黨，却也不肯示弱，很凶暴的和那店裏夥計喊了起來，裏面出來人，給勸解開，那匪徒悻悻而去，這一來沙天龍算是緩上了他，這個水手模樣的他竟奔了東鎮口，那情形定是想看鎮口那邊還有店房沒有？沙天龍從房上遠遠綴着他，見他出了鎮口，往北轉過去，沙天龍知道他是回他的船，沙天龍飛身趕了過來，自己也落到鎮店外，果然他繞着鎮店外，向西轉去，那是正奔碼頭的所在。

沙天龍焉肯再容他走開，雙足一頓，飛身騰起，「飢鷹搏兔」一式，猛然向他撲去，這種勢子，是人到掌到，只要落在人的身後，立刻就能把人打在那，身形才往下落，趕情這匪徒非弱者，身軀往左一幌，左脚往外一滑，一斜身，沙天龍的雙掌撲空，這匪徒好快的手腳，右腿往回一撤，已把腿上的手叉子掖到手中，口中還喝聲：「你還那兒走？」沙天龍決沒看出他有這麼快的手腳，手叉子已竟遞到左脅上，自己只好用險招，右腿往前一滑，身軀反往左轉，用左脅前胸往他的手叉子上一抗，只憑這一緩勢，雙掌已然變換過來，左掌立着切他的脖子，右掌已經劈面打去，這匪徒他的右臂往下一沉，一擰肩，嗖的已經竄了出去，沙天龍那肯再容他走開，竟自在他的一撤身之間，自己左掌往外一穿，身隨掌進，已經追到那匪徒的背後，右掌往外一換，一金豹露爪，向匪徒的後背擊去。這匪徒腳一沾地，猛然一個「怪蝶翻身」，這把手叉子撩起來，傷沙天龍的右臂，這沙天龍竟施展開少林派的擒拿法，完全用短手的功夫，這一把招術撤開，他這把手叉子反為沙天龍所制。沙天龍一邊勸着手喝問：「賊子你偵查老子的蹤跡，你還有些不成

，你這種無名小卒，豈不是白來送死，你叫什麼名字？」

這匪徒雖然不能得手，可是手底下決不容情，口中却也答道：「你們這種孤魂怨鬼，逃不出老子手去，你老子是雷州二醜的麾下，水蛇姜寶，你不用想再逃出手去了。」沙天龍一聽，更留不得他了，喝聲：「狐羣狗黨，你們敢這麼興風作浪，你休想逃出手去。」手底下未免加了幾分力，這種擒拿法是一種小巧的功夫。沙天龍這一把手法施展開，擒，拿，封，閉，浮，沉，吞，吐，抓，拉，撕，括，挑，打，盤，撥，壓。這十八種手法，儘量的一施爲，水蛇姜寶可有些不行了，他的手叉子不止於遞不進去，反倒兩次被沙天龍把腕子傷了，遂虛點了一手叉子，騰身縱起，想要逃走，沙天龍那肯容他，飛身縱起，「猛虎撲食」，相離他還有三尺遠，水蛇姜寶恐怕不能脫身，反身又給了沙天龍一手叉子，這一來沙天龍往回下一橫身，可是却用「斜身登腳」式，正踹在水蛇姜寶的迎面骨上，這水蛇姜寶哎喲一聲，滾出好幾步去，手叉子也拋在地上。沙天龍喝聲：「小輩，你是白來送死」，把他手叉子抓起來，那水蛇姜寶還要圖逃，身軀才往起一長，這腿上被踹傷的很重，又往下一跪，沙天龍照着他的後心戮去，水蛇姜寶哎喲一聲，嘴啃地的倒在那。沙天龍在黑暗中，見這一下子已是可要了他的命，手叉子已經扎在他的身上，自己恐怕濺一身血，也沒往下撒，自己狂妄的一聲，說了聲：「姓姜的，你找楚煙，樊莊兩個淫徒去要命，沙老子不管你這本賬了。」自己翻身回青竹灣。

鐵沙掌沙天龍這一手辦的，錯成大錯，這就是任憑你多大的英雄，在急難中，有時也容易舉動失常，做出疏忽事來。頭一樣，沙天龍既已教店家把他打發走了。就應該不再露面，就是不當時起身，天一亮時

從青竹灘緊走，匪黨們一時間，也未必就知道，他們逃向這條路。沙天龍是爲得怕他跟蹤追下去，前途再遇上，那麼你想了結他，就該看清覺了他實在已經死掉，沙天龍這一子叉子不錯，扎上了，但是匪徒的身體往前一倒，手叉子並沒扎入後心，斜穿着右肩甲扎進去，傷是够重，人也死過去，不過他可沒實在死，以至逃走的蹤跡，終被匪黨得去。沙天龍那裏知道，放心天胆，趕回店中。

駱絳雲已然把金郎哄着睡了，但是始終不知沙天龍究竟遇上什麼事，好生担心，這時店門已經上了，沙天龍仍然從房上翻下來，看了看院中無人，輕輕的落在下面，到了第三間的門口，低聲招呼了聲：「主母」。走進屋中。駱絳雲驚問道：「沙師父，爺是已遇見匪徒了麼？」沙天龍坐下，向駱絳雲道：「不錯，好厲害的匪黨們，對我們依然不肯放手，竟自追蹤緞了下來，還是雷州二醜的部下，方才已來店中查問我們，被我買囑店家，把他打發走了，是我跟到鎮店外，把這小子了結了，看起來，我們還得趕緊離開這裏，天一亮我們立刻起身罷。」駱絳雲泫然淚下道：「這樣看起來，我們未必逃的出他們手去了。」

鐵沙掌沙天龍道：「那也不見得，主母，你不用担心，水蛇姜寶被我解決了，我分明已然看見他的來船，只有一名水手，並無餘黨，就讓他水手找着水蛇姜寶屍體，知道這裏遇上敵人，諒他也得返回雷州，再往這路線上追趕我們，難到我們還逃不出他們手去麼？並且我早已打算好，從這三水縣，我們把路境變換一下子，用聲東擊西，叫他找不着我們的蹤跡，還怕他甚麼」。

駱絳雲是個極心細女人，她聽到這種情形，暗暗着急，但是沙天龍一片血心，捨死忘生的保護母子逃亡避禍，那好再瞞怨他，不過心裏可担心着，分明已給匪黨留了痕跡，萬不該在這裏動手，這就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要想收拾他，就應該連船帶人設法給他全消滅了，叫他們找不着一點蹤跡，這一來更算走上步危險之途，也只可聽天由命了。

第三章 避敵踪含恨走邊荒

鐵沙掌沙天龍又和駱絳雲計劃了一番，所走的道路，沙天龍仍然回到五號房間裏，却把店家招呼來，叫他趕緊把店賬算清，告訴他不帶天亮我們就得起身趕路，把店飯錢算清，沙天龍那敢安心就睡，歇息一個時辰，趕緊出來查看一番，一夜安然無事，五更過後，自己就起來收拾好了，身上頭上的傷痕敷了藥，疼痛略減，招呼着主母起來，向店家問：「這青竹灣可有短轎子車輛，我們打算雇一輛車走，」伙計道：「這青竹灣你也看見了，客貨棧就是好幾家，這種地方那會沒有車脚店，不過這時還早些，你稍等一等，我去給你叫來。」沙天龍道：「這家車脚店在那裏？伙計，不用你費事了，我們自己去吧。」伙計道：「你是往西走，正好，快到西街口，路南裏有一處大車門，門口上有牌子，寫着韓記老店，那裏長短轎子的全可以僱着。」沙天龍點頭道好，伙計道：「你這是到縣城裏報案去麼？」沙天龍道：「不錯，伙計你想想，昨夜情形，匪徒們對我們還不能甘心，我那能再遲延，真個把命全送給他們麼？」一邊說着，抱着金郎，駱絳雲提着包裹兵刃，走出大安店。

這時街上冷清清的，晨星未斂，斜月微明，住家鋪戶門全緊閉着，一處處鷄聲不住的喔喔徹曉，沙天龍和主母駱絳雲，冒着凌晨的寒風，隨着這輪長街，往西走來。青竹灣這街長，是有半里長，走到快

出街口，果然韓記車脚店，就在僅把街口路南，這時門已開了，正有兩輛車從裏面趕出來，往西走去，沙天龍叫主母在店門外略等，自己走進店門，遂向這穩房中招呼了聲：「老板，我們在你這賺一輛車。」穩房中跟着走出一人，乍一看沙天龍這種情形，似乎有些吃驚，及至看見他抱的金郎，這人面色有些和緩了，問：「客人你到那裏去，是長趣是短趣，沙天龍不願意在這裏留過痕跡，故意說了一個相背的方向，說是到封州地方可是中途我們還要到高辰州地方去這輛車不管走多少路，我們就算包他兩天，車把式飯錢也算我們的。」掌櫃的一聽這是一檔子好買賣，兩下商量定了，沙天龍可是催着他立時套車起身，車把式把一輛車趕出店門，駱絳雲上了轎車，把金郎也放在裏面，沙天龍跨在轎車外轆，車把式一搖鞭子，這輛轎車直奔青竹灣的街口外。

這輛車子才一出街口，鐵沙掌沙天龍本是無心的向野外看看附近情勢，忽然見左首也就是街口的南邊，轉角的地方，有一個二十多歲的水手模樣，站在那注目看着自己這輛車。其實這是極平常的事，值不得注意，不過這種時候不對，雖則在車脚店僱車就攔了一會，可是出來的時光太早，車趕出街來，天才算亮，這人又是水手的打扮，這裏又不是碼頭，他站在這裏，才顯得十分扎眼。沙天龍是坐在外轆，不出的往左擰着身子仔細看他，車可是走着，那水手慌張轉進街口。沙天龍雖然看他可疑？但是車已然走出來，其勢不能返回去趕他，何況天已竟亮了，更不能無故的傷人，雖是對於他不能釋懷，也只好自己先走自己的路，車走的很快，這種情形，駱絳雲在車裏面絲毫沒有覺察，車走到中午，沙天龍一路上十分留神，他到是不敢大意，到了麻陽鎮，沙天龍叫車把式進店打尖，自己也爲是在這裏就攔一下，設法和車把式說改

變道路，折奔廣西，車馬在店中歇息之後，在飯後沙天龍在店門前轉了一週，回來時和車把式說：「事情是真巧，我在店門口遇見了朋友，告訴我不用到高辰州去了，我們的主人已經到老龍潭，在那裏等我們，咱們車也奔那裏去罷。」車把式有些懷疑？沙天龍道：「這趟道你要是不願意去，我們也不能勉強，只好另僱別的車了，車把式因為沙天龍人雖粗暴，手頭上到十分大方，遂說道：「隨你的便罷，我們這幾趟路，全是走熟了的，往那兒去也是一樣。」沙天龍和車把式交涉好，立刻起身，這一站可就有六七十里，這老龍潭是水路要隘之地，也正是入廣西的一個要路口，直走到日沒黃昏之後，車把式說道：「客人你看這匹牲口，還是真能走，按着這麼遠的道，總得二更天才可以到，你看前面不到半里地，就到了。可是客人你們主人在那裏，咱們不用投店了，沙天龍道：「不成，我們是先落店，因為我們主人是賒貨客人，本地的商家鋪戶到是全有來往，不過帶着女眷，往商號裏去不很方便罷？」車把式道：「那麼咱就往義和老店，我們不斷的送客人，路經這裏，全是住在他這裏，這義和老店是個老字號了，房間也乾淨，價錢也規矩，客人怎麼樣？」沙天龍明知他是給義和老店攬買賣，不好說破他，遂說道：「那裏全是一樣，只要買賣規矩就好。」這時已竟離着鎮店近了，可是這時天已竟昏黑，遠遠的看見鎮店裏，有許多燈火，臨近鎮口，却有一道木橋，必須從這木橋上過去，才能進到鎮店內，這座鎮店是南北的街道，在靠西面，圍着半面鎮店全是江岸，江水轉過來，是一道水巷子，圍着這北鎮口。車把式已竟跳下去，沙天龍也下了車，因為這道木橋很长，車上太重了，掙着危險。車把式勒着繩，這轎轎車慢慢的趕到橋上，車已竟走過一半來，沙天龍是隨在車後，在橋西水面上如飛的竄過一條小船來，船走的非常快，竟從橋上穿過去。

，沙天龍見天已竟黑了，這隻小船走得這般急，十分扎眼，未免注意及他，走江湖們的武師們，目力全比平常人銳利，無奈這時天色也黑，船又是經過橋下，走的又那麼急，沙天龍只隱約的看到船後那名水手，有些眼熟，可是一瞥即逝，自己的轎車已竟過了橋。這地方鎮店上人烟稠密，車馬竹橋，亂哄哄像用梭似的，沙天龍緊跟着車後面恐怕走散了，直到了這鎮店上中心，才到了這義和老店，車把式和這店裏伙計全熟，到是十分方便，不用沙天龍再費事，給開了兩個單間，沙天龍見這店房果然是個大買賣，房間也多，收拾的也干淨，把主母和小主人全安置好了，全勞累了一天，招呼着店家伺候一切，在飯後，沙天龍要看看這店中形勢，這種地方是不能不注意的事。鐵沙掌沙天龍從屋中出來，一打量院中的形勢，好大個店房，自己和主母所住的兩間是北廂房，東上房五間，十分高大，南北廂房也是一排五間，靠兩邊廂房東西轉角處，全通着院落，沙天龍知道自己所住的廂房西北角是停放車輛和馬棚所在，遂奔東南轉角，看看後面還有多少房間，往東北角一拐，後面單有一道院子，是北房三間，東西廂房一邊是兩間，裏面也全有客人。沙天龍不好往裏走，略看了看轉回來，竟奔對面，見東南角也有一道門，後面通着一段小院，是東房兩間，南房兩間，和前面並不通連，沙天龍從南面廂房往前走來，到了南廂房西頭，往廂房後面轉去，是一道很長的夾道子，夾道子很寬，這裏靠南面就是緊倚着店房的南牆，三間房子這裏是廚灶伙計住的地方，和東南角那個小院隔斷開，並不通着。這時客人們還不斷出入着，沙天龍到了店門首，看了看街道上，這老龍潭真和省城裏差不多，商業十分繁盛，自己不願意在店門外過路形跡，並且對於才準鎮店時水面那隻船還有些疑心？沙天龍倒擋着手，慢慢的從店門口轉回來，各屋裏燈火齊明，院中雖然沒有燈光，可是紙

窗上透露出來的光亮，也可以辨別出形跡來，沙天龍是自己的房間，他這兩個單間，也就是北面從西頭起第一第二兩號。

沙天龍才走下店門的過道，忽然見一人從西北角停放車轆那裏轉了出來，走到第二間房門口，他把脚步停住，看那個情形似乎要往門口湊，沙天龍輕着脚步，緊趕過來，要看他有甚麼舉動，不叫他走開，可是這人不知他是無心，是有意，在那門口稍一停，頭也沒回，順着廂房窗下往裏走去，他可是斜奔東南角，那個跨院，看這人背影大約有三十多歲的年紀，腳底下很側落，沙天龍已到了主母所住的第二間房間門口，索性注目的看着他，那人直轉進跨院，絕沒有回頭察看。沙天龍想着，這或者出於誤會，遂把主母這間屋的門拉開，見駱絳雲正在燈下愁眉緊鎖的不住拭淚，沙天龍看了看金郎，是受不慣這勞累，已竟早早的睡着了，遂向駱絳雲道：「這一天車子坐得十分辛苦，還竟早早歇息，我們天一亮就要起身的，只要過了封州，就入了廣西境，我們也就不提心吊膽了，那一帶我的道路還熟，無論如何，我們先逃到安全之地。」

駱絳雲咳的嘆息一聲說道：「我們還有安全之地麼？我只怕天地雖大，再沒有我們立身之地了。」沙天龍也嘆息說道：「據我看大約還不見得，」駱絳雲問道：「那麼我們逃奔那裏去？」沙天龍道：「主母先不必問，自有去處。」正說到這，駱絳雲一怔神，突然用手向門外一指，鐵沙掌沙天龍腳下一點，也到了門首，猛然把風門一推，門外無人，院當中也沒有，可是東南角又有一人走進了跨院。

沙天龍十分驚異，心想難道真個有人跟殺了我們麼？我到要看看他究屬何人，把風門輕輕一關，脚下

用力一點地，趁着院中無人，飛縱過去，直撲東南角那個跨院門口，站在角門這往裏望時，沙天龍身形實不算慢，見那南房風門正在一開一閉，有一人走了進去，隱約的就是方才在北廂房下停留的那人，這種情形沙天龍不肯放過，跟着趕到廂房門口，却向裏招呼道：「這位客人，我着着這麼眼熟，你貴姓？大約咱們在這裏遇上了。」屋中的人聽着沙天龍堵着門問話，竟有一人把風門一推，問道：「你找誰？」沙天龍見開門的這人，三十多歲年紀，黑驢驢的臉面，帶着久走風塵的神色，眉目間十分狡詐，一望而知是一位江湖客。沙天龍道：「你是從三水縣來麼？貴姓？」這人說道：「朋友，你這麼找人真够愣的，我既沒從三水縣來，更不認識你，我姓任，你想做甚麼罷？」沙天龍道：「這就不對了，我們老鄉告訴我，有他同手共事的，一位姓史的客人，準住在這裏，託我精一點東西給他，他告訴我的一切情形，和朋友你相似，受人之託，那好不忠人之事，我恐怕當面錯過，才這麼冒昧的問你一聲，趕情客人你不姓史，對不住了，」沙天龍說完轉身就走。這人從鼻孔中「哼」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既是死約會，還會看不見麼」，沙天龍走出角門，却哈哈一笑，店伙已從上房出來，見沙天龍這麼笑着，他認識是北廂房第一號房間的客人，遂問道：「客人你這是做什麼去？」沙天龍道：「我認錯了人，疑心是我們老鄉住在這了，費了半天事，趕情不對呢。」伙計見他找錯了人，遂也不再管沙天龍，竟去照顧別人。沙天龍回到主母屋中，駱絳雲也在預備着，把劍已竟按在手下，見沙天龍進來，低聲問：「怎麼樣？」沙天龍搖搖頭道：「現在還沒有十足把握，我們得提防一切，大約有毛病。」駱絳雲眉頭一皺道：「可是從青竹灣追下來的麼？」沙天龍道：「此人面生的很，還不敢斷定他究屬何人，主母夜間好好提防，夜間倘有什麼動靜，請主母不必多

管，只好好保護着金郎要緊，有甚麼事由我一人去担當。」

賂絲雲道：「沙師父，現在我說話你可要担待我，我們死活到現在可不能保，這實在已到了不能兩立的地步，誰也不再能容誰了，倘若賊子們已經殺上我們，我們可就毀了，行蹤已落在他們眼中，再想脫身，勢比登天，只是和他們動上手時，要按着斬草除根的手段，再不能留情了，我們再容人，誰肯來再容我們，青竹灣水蛇婆寶，你雖已把他了結了，你可忘了他還有個水手呢？」沙天龍這時一張黑臉變成黑紫色，頓是自己報怨，愧悔萬狀，恨自己一時糊塗，沒把那隻小船找着，連那水手也了結了，自己留了後患，真是着念異常，可是賂絲雲話到舌尖仍然留了半句沒肯往外說，心說：你處治婆寶就錯了，自己想這種話說出來豈不叫他更悔恨死，只有彼此商量好夜間好好提防，要細察來人，是否是雷州二醜一黨？沙天龍回轉自己屋中，自己思前想後，青竹灣的事，果然是自己辦錯了，沙天龍越悔恨，越把這羣匪黨恨得入骨，到現在打定了主意，只要一和匪黨對了面，你死我活，我活你死，絕不能再稍留忠厚，拚到那算那了。把屋門掩好，把燈息滅了，收拾好一切，合衣而臥，但是沙天龍那裏睡得着，心中惦記着東南角跨院所住的客人，情形頗有可疑之處？自己又十分後悔，在青竹灣辦了那件錯事，這真是大錯鑄成，後悔已晚，自己破死命保着主母小主人逃出虎口，絕不該在十分謹慎下，還有輕視匪黨的情形，這一來自己可要好好的打算一下，原本是想逃到廣西省，有一個老朋友，住一個極隱僻的地方，暫時帶着他們母子躲避一時，再設法訪尋鏢局子一般鏢師，跟各處分號有力的人物，自己跟九現雲箭鄧子敏，能够聚到一處，再議復仇之策，如今行蹤已露，這種情形，廣西省那能立足，老鏢頭的陰靈護佑，若能叫我們逃出封州，我這次要

改變主張，索性遠走高飛，離開廣西境，叫這羣匪黨力量達不到，我隱匿一時，再圖脫身之策，內地是不能住了，只有逃入苗疆，到可以把這場禍暫時脫過。沙天龍是思前想後，輾轉不能成寐。外面已經交過三更，聽了聽隔壁他們母子安然的睡着，沒有一點聲息。

沙天龍才一朦朧，忽然間聽得後窗沙沙作響，沙天龍霍然驚醒，自己還不敢動，因為這種木床，少一轉側，就有聲息，輕輕的往起一欠身，見後窗已經徐徐往裏推開，沙天龍暗罵，好大胆的匪黨，你們真敢這麼目中無人，那知沙天龍就在一遲疑，險些把自己命送掉了，他只想着匪黨是要從後窗進來，那知道嘎吧一響，一支袖箭竟向床中心打到，沙天龍幸虧是坐起，倘若仍然是仍然躺着，這一箭立時送命，沙天龍猛然往床裏一擰身，袖箭已經打在床上，吧的一聲，直釘在那裏。沙天龍奮忿之下，手中已經摸到了一支三稜瓦面鏢，抖手向後窗打去，砰的一聲，後窗已經關上，可是房上的瓦，已經連響着，沙天龍揪心着主母和小主人，慌忙的跳下床來，把門一開，猛闖出來，在情急事迫之下，顧不得賊黨的暗算，往院中一落，已經看見房上正是主母駱綠雲背青鋼劍跟匪黨動上手，就在這時，沙天龍才要往房上縱身，突然間見從東南角連竄上兩個夜行人，全撲奔了這邊。

沙天龍一看這種情形，今夜又要毀在這兒，顧不得甚麼了，一伸手，把九節盤龍棍抖出來，往房上一縱身，攔截住那兩個夜行人，嘩楞一聲，九節盤龍棍抖開，橫掃千鈞，向這兩個匪黨打去，這兩個匪黨一個往高處縱，一個往底處一伏身，盤龍棍打空，在房坡上一伏身這個，手中一把鋸尖刀，猴身而進，向沙天龍右脅戳來，那個往高處縱的，是一把鬼頭刀，他是連人帶刀一塊下，向沙天龍左首斜肩帶膊劈來，這

種左右夾攻，沙天龍可沒把他們放在心上，不過，心中可擔心着主母已經出來，金郎呢，難道還未醒麼？往後猛一撤身，九節盤龍棍已經擺在雙手內，猛然一翻身，棍頭龜右邊這個使翅尖刀的，棍尾向使鬼頭刀的匪黨刀背上一崩，在房上這一動手，只是沙天龍這條兵刃聲音極大，店裏的人已然不知道客房裏出了事，就有胆大的，往外闖，猛然又從對面房上竄出一個匪徒，向店中人喝聲：「要命的少管閒事，」這匪徒身形矯捷異常，起落之間，他已到了北房上，可是他既不奔沙天龍，也不奔賂絳雲，竟自向房後坡翻下去，沙天龍一看這情形就知不好，這一定是想要下手小主人，自己被這兩個匪黨纏住，不能脫身，忙喊：「主母，你還不保全郎麼？」可是賂絳雲何嘗不明白，屋門沒開，自己發現匪徒，在後窗窺察，先賞了他一袖箭，就怕他往屋中闖，幸而金郎累了，並沒有醒，自己穿窗而出，爲是暫保全郎的安全，免得吓壞了他，可是動手的這個匪徒，一口單刀十分狡滑，乾着急，只是不能脫身，就在這種危機一髮之時，聽得後房坡下哎喲了一聲，才下去那個匪人，又翻上房來，用左手按着右肩頭，向店房的院中翻下去。

跟着從後房坡連翻上兩人，却喝喊：「大胆的匪黨，你們也太以趕盡殺絕了。」可是所上來這兩個人，話到暗器到，一鏢一箭，一個向使鬼頭刀的，一個奔纏戰賂絳雲的，暗器發得疾，跟沙天龍動手的這匪徒，竟受了鏢傷，這一來匪黨反顯得勢孤，竟自咕哨一聲，撒身逃走，翻下房去，先後的騰身躍起，竄到對面房上，和賂絳雲動手的那個匪黨，竟在南廂房上屋脊停身，扭頭說道：「漏網之魚，你們再想逃出手去，勢比登天，姓沙的，你等着，下一站再見了。」沙天龍還要追趕，現身接應的這兩人，一齊招呼：「沙老師，不要追，我們有要緊事，」沙天龍蒼促間，還沒看出救應自己的是誰？這時才回身細辨來人，不由

的驚呼道：「哎呀你們哥兒兩個，怎麼來到這裏，」原來這座人是橫西桂林分鏢局子兩位鏢師，一個叫修萬勝，一個叫神箭手方庸，修鏢師向錢沙掌沙天龍道：「沙老師，咱們有話下面去講，」這時駱絳雲顧不得向來人答話，惦記着金郎，趕緊從後窗翻進去，還算好，金郎還睡得香甜的，尙沒醒來，駱絳雲趕緊把燈點着了，把屋門開了，沙天龍跟修方兩位鏢師，全落到院中，沙天龍知道櫃房的人已竟全暗中看着，客人們也多數驚醒，不能不和他們交待一番，站在院中，向櫃房裏招呼道：「店裏老板，請你出來，我有話說，」這時櫃房中管賬先生，帶着伙計，拿着兩個紙燈籠出來。

管賬先生問道：「客人們這是怎麼回事？」沙天龍道：「怎麼回事，你還看不明白麼？東南角小院裏東房住的是綠林匪黨，我們是已竟被他劫了個乾淨，他認爲我們身上還有東西，竟自又跟了下來，不是我們有朋友幫忙，今夜就全得毀在這，你去看罷，跨院裏東屋客人準全走了，老板們放心，我們天一亮就要起身，這件事沒有你們牽連。」管賬先生道：「好罷，我們開店的，但盼不出什麼事，客人們也知道，我這是個最規矩買賣。」沙天龍不再答理他，帶着鏢師修萬勝方庸奔了第二號房間，駱絳雲已然推着門迎接他們，修萬勝從前在總鏢局子幹過一年多，把他撥到廣西分號，他跟駱絳雲見過，駱絳雲對於方庸並不認識，兩位鏢師進屋子後，向駱絳雲行禮道，想不到你老竟會來到這裏，總鏢局子已全毀在賊黨手內麼？駱絳雲被鏢師修萬勝這一問，慘然淚下，悲聲說道：「修師父，方師父，請坐，沙師父你也坐下。」駱絳雲向修萬勝道：「完了，到現在算是全毀在人家手內，可憐總鏢頭英雄一世，落了個橫刀自刎，活活的被匪黨逼死，總鏢頭以下大約沒逃出什麼人來，死的太慘了，我爲蕭家這條後，仗着沙老師不要命的助我們覺

子逃出虎口，我還擔心着總鏢頭難倒落個屍骨無存麼，沙老師告訴我，他逃出時，因為火起，匪黨放火焚燒，官兵已到了，後院還沒連上，地面官人全認識總鏢頭，定可以把他收殮起來，這些事現在也顧不了許多，連我們母子全是朝不保夕，到現在一步一步的逼迫上來，佟師父，你看我們母子還活的了麼？總鏢頭雖然性情暴躁，可是他一生沒做過欺天滅理的事，怎麼竟讓我們遭到這樣慘報，不是沙老師，有幾個駱絲雲也全死了，今夜更是危險，若不是佟師父方師父趕到，只怕我們娘兒兩個再難逃出他們手去，你們弟兄兩個怎會這麼湊巧，趕到這裏，救了我們母子。」

鏢師佟萬勝咳了一聲道：「我勸你不必悲傷難過，到現在只好說是命該如此，拚着看就完了，賊人們下手真是毒辣十分，到現在我才知道他們這次早有安排，力量非常厚，佈置的非常恨毒，各處裏同時下手，大約不止于總鏢局子完了，各處的分號全不能幹了，我這分鏢局子三天頭裏走出一撥鏢，是叫我這位方師父押鏢，鏢貨是奔廣州，鏢走出一天，我們鏢局子趟子手余仁得着不好消息，余仁還算有良心，他有個把兄弟，在嶺南七兄弟那裏當伙計，他被派到這越線上，他竟告訴余仁，叫他趕緊離開桂林鏢局子，這撥兒鏢在路上已竟準拾了分號也就要給挑了。他一告訴我這種情形，我就知我們宏遠字號，算是毀了，我因為沒見實在情形，鏢局子信用還得顧全，緊趕下去，還算好，鏢是被人剪走，把方師弟和幾個伙計們救回來，我們還沒趕回分號，已竟有人來送信，叫我們不必再回去，分號連房子全燒了，我們見大勢已完，跟方師父商量，明知道總鏢局子也不保了，但是我們也得見個水落石出，我們不管他吉兇禍福，也得到廣州走走，我們來到老雷潭這裏，在天黑之後，竟發現有一個匪徒，頗像劫鏢動手之人，暗中一跟蹤他，見

他落在這個店裏，我們還不知道你們娘兒兩個跟沙師父也在這裏，我們要暗中探聽總鏢頭實在情形，所以趕到這裏，正遇到匪徒們下手，這還算是總鏢頭在天之靈暗中護佑着，沒叫他得手，沙師父你保着少鏢頭娘兒兩個到那裏安身？」

沙天龍嘆息一聲道：「二位賢弟，咱們彼此全是血心對待總鏢頭，我們逃奔什麼地方，現在不必講了，是否能够保全，我沒有什麼把握，拚着首罷，耳目繁多不便細談，你們不必再奔廣州，再到那裏，也沒用了。」說到這，沙天龍眼含痛淚，這時院中一陣腳步之聲，正是那管帳先生，帶着伙計回來，沙天龍忙迎了出來，向他們問：「怎麼樣？全走了罷？」管帳先生帶着十分不安的說道：「不錯，果然全走了，客人，這事怎樣辦呢？」沙天龍一擺手道：「睡覺去，絲毫沒有你們牽連。」車把式也聽見出事，趕來察問，沙天龍向他擺手道：「去，離着天亮還有兩個時辰，歇足了咱還走呢。」車把式也不敢多說，沙天龍回身進來，把風門帶嚴，向佟萬勝方庸，深深一拜道：「我有一事相求，你們二位可能替我擔當？事情可險的很。」佟萬勝方庸全站起說道：「沙老師，有事儘管吩咐，我們全怕，就是不怕賣命，什麼事你說罷。」沙天龍道：「我就爲的是鐵錘王這條後代，我不能等天亮了，這就得走，現在我不能把他們太看輕了，雷州二醜，以陰毒險狠的手段，一步一步緊逼過來，現在的情形，只怕有些不易脫身，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叫我保着小主人脫身，已經危險十分，不過你全是一樣的情形，對於總鏢頭以死相報，所以我敢用這種不近人情的手段，請你們弟兄兩個擔當，你們想，總鏢頭落到這般結果，難道連這條後代根苗還不給他留下麼？所以我一身不是惜，但願得我沙天龍這一腔子熱血能够如了我的心願，總然我落個亂刀分屍，

也定當含笑而死，現在趁這時，出其不意趕緊逃走，總然匪黨們不致於捲土重來，恐怕天亮後再逃不出他們手去了，我這掌中的一條九節盤龍棍，自覺着還不弱，對付他們尚可一分生死，只是我過去在江湖也是很自負，很狂，現在我可不敢了，他們這麼死不放手，我只有的一雙手，叫我顧得了誰呢？你們二位，可以給担當這件賣命的事麼？」修萬勝方庸此時被沙天龍這番話感動得也洒下英雄淚來，修萬勝道：「沙老師你我話不必多講，事關總鏢頭一條血胤，你看我們弟兄，是那怕死貪生之輩麼？我們此次趕奔廣州，也正爲的是總鏢頭生前對待我們雖然是公事上認真，他是頗具肝膽，現在他身遭慘禍，妻子逃亡，我們應該怎麼樣？只有仍然拿着江湖道義還給他，請沙老師趕緊保護着他母子走罷。」

這時駱絳雲把金郎喚醒，抱在懷中，哄着他，告訴他不叫他害怕，金郎醒來，見屋中多了兩個人，驚異的眼光，不住看着兩位鏢師，神箭手方庸看見蕭金郎這麼點兒孩子，遭到這樣顛沛流離之苦，更是痛心，向沙天龍道：「但願沙老師能够把小哥哥保全到安全地方，我們弟兄兩個全扔在這兒，那就來世見了，我們死而無怨，交朋友有什麼用，這到了爲朋友賣命的時候了，萬一我們弟兄還能逃出了賊黨手中，沙老師，血海冤仇就不報了麼？咱們也得有個打算，宏遠鐵獅子鏢旗，走遍了九省，各處的鏢師集合起來，能够幹點什麼事，也有十幾位，我們難道不能拚一下手麼？」

沙天龍忙說道：「方師父，現在先不要作這種打算，你我這種年歲，只要能活下去，還能趕得上，現在我盼望大家趕緊的分手散開罷。這對頭人，他並不是不知道我們的力量，他敢這麼下手，他是有十足的把握，有很利害的預備，現在各分號也不用問了，完全被他們挑了，並且此時集合起來，恐怕也只於是多

死幾個，這種無謂的犧牲，現在可以不必了，弟兄們念其江湖的義氣，不忘舊義，不把今日的事忘掉了，將來自有用大家之處，只請你們千萬的憐着一件事，不論在那裏，見到了九現雲龍鄧子敏，千萬的告訴他，鐵獅王蕭宏就算死在我們兩人身上，告訴他，總鏢頭還有後代，叫他不要忘了，別的話沒有，至於我們逃奔何方，流落何處，我們是活人，他也是活人，他有心設法找到我們，爲姓蕭的寡母孤兒，作將來的打算，至於他打算不打算，那全由他了，我們的事也就這樣了。你們弟兄兩個，千萬的不要和匪黨們真個拚死，只要容我們走開，你們弟兄兩個千萬的想法子逃走，我很願意好朋友全把命留着，把血不要這時全流了。」說到這兒，用手一指金郎，慘聲說道：「留着將來爲他再賣一回命罷。」賂絳雲抱着金郎，往地上

一跪，叩頭說道：「總鏢頭九泉下有知，也要成全你們這般人的俠骨熱腸，我們母子多活一時，全是你們弟兄之賜，我盼望總鏢頭陰靈不散，保你們的安全罷。」這三位師父忙的向一旁躲閃着，沙天龍道：「主母，你快起來，我們不是那種交情，現在我們不能就擱，可得走了。」包裹兵刃完全收拾好，沙天龍把金郎接過來，揀在自己身上，用那塊布巾把他兜好，試了試身上，沒有礙事的地方，扭着頭低聲問：「小哥，勒得不緊麼？」金郎答道：「叔叔，很好，怎麼你又揀我，我不是跟阿娘坐車麼？」沙天龍道：「現在坐不得車了，賊人們又要來到，我們先上一程，咱們僱船比較着不好麼？」金郎眼看着他娘，只是驚懼懷疑，可是看着阿娘這兩日，總是以淚洗面，不敢多問，沙天龍摸出一塊銀子來，放在桌上，向佟萬勝說道：「天明之後，倘若沒有事，把那趕車的打發走，對於店家只管告訴他們，爲得躲避賊黨的殺害，我們只好先走了。」輕輕把門推開，身軀閃出屋去，把風門又給推嚴，佟萬勝見院中此時沒有一點動靜，翻身

竄上房去，巡視了一週，這才翻下房來，進了屋中，向沙天龍道：「走罷，沒有事。」沙天龍道：「咱們有緣還能再會罷。」佟萬勝和方庸點點頭，駱絳雲向兩位鏢師說道：「請你們千萬不要再到廣州，我們再見罷。」方庸道：「願你母子重保一切，我們不送了。」這兩位鏢師那想到跟駱絳雲今夜一別，竟成永訣，再想見這位主母，已經是十幾年後鐵樹著翠英雄歸烈骨，也就是駱絳雲魂返廣州城的時候了，這是後話不題。沙天龍和駱絳雲出了房間，佟萬勝和方庸把房門趕緊帶上，沙天龍跟駱絳雲縱身竄上房去，翻到店外，這時這條街上，空疎疎靜落落，梆鐃已經交過四更，因為這街道上不斷有野犬狂吠，沙天龍恐怕吓着金郎，有的地方只從房上走，漸漸的出了這趟長街。這座老龍潭有多半面全是被水圍着，沙天龍一盤算道路，無論如何，也得趕奔封州，才算入了廣西境，這趟道路可非常難走，不管怎麼，在天亮前好歹要趕他一程，這一帶道路還是真難走，盡是水道多，穿着一處處的農田，全是引進來的江水，盡是些小木橋，只宜於用那種手車走這種路，倘若仍坐那種驕車子，還不知得繞出多遠走呢？在這沉沉黑夜中担驚履險，繞着荒村野鎮那一處處的荒曠農村中，不時的起了一片野犬吠聲，沙天龍和主母駱絳雲，每一聽到村犬狂吠，就疑是匪黨又追躡上來，只有檢那荒林野樹，能隱避形跡的地方繞着過來。可憐金郎走在這黑沉沉荒野裏，吓的他那還敢抬頭，把臉兒伏在沙天龍脖項旁，連動也不敢動，沙天龍和駱絳雲，每一聽見野犬吠聲，就趕緊低聲招呼他，安慰他，不叫他怕，可是一邊定着，沙天龍已竟覺出自己脖項上已竟被小哥兒金郎的淚水浸濕，自己好生難過，任憑你是英雄胆，豪傑心，也禁不住這麼個可憐的孩子不敢出聲的哭泣，天色漸漸的要亮了，一打量所走的道路，正穿過一片很密的樹林，這時天才破曉，野地裏沒有行人，順着村

邊繞過去，遠遠看見帆影，沙天龍道：「主母，我們不必投店了，依我看我們找到碼頭上，雇他一隻船，先到封州，到那裏我們再改變行程。」駱絳雲點點頭，遂從那黑田小徑繞奔江邊。這個港岔子固然不知是什麼所在，但是可準知道是仍在西江，漸漸的走近江邊，這時因爲天色尙早，所有的船多半還沒有起碇，遂找了一個客船，跟他講明了價錢，叫他送到封州，更問明了船家，這地方名叫于家灣，這是一個小碼頭，雖說是小碼頭，連商船帶客船，到也有三四十隻。上了船之後，沙天龍把金郎從背上放下來，金郎竟自撲到阿娘懷中，哭個不住，駱絳雲知道他是受了委曲，把他抱在懷中，哄了半晌，才把他止住悲聲，沙天龍却去和船家說明，我們食趕路程，從昨天晚上就把打尖的地方錯過，這只可在你船上進些飲食了，趁着船沒開，短什麼東西你快去買來，更煩你給我們這小爺兒買些糕點。

船家答應着，跟着打發伙計上岸去買辦，這時駱絳雲已把金郎哄好，引逗着他在船窗看那碼頭上船隻，等了很大工夫，上岸買菜的水手才回來，可是他身後竟跟定一人，隨着他走進後艙，沙天龍見那人不像個船家打扮，管船的收拾開船，並不見那人下去，沙天龍忍不住把管船的招呼來，問道：「咱們有言在先，說好不叫你攬客人，我們這情形你們看不出來麼？在外面常跑的人，沒有不開面的事，可是全得說明白，誰別拿誰當冤孽，我們花了包船錢，你還是攬你的客人，管船的，你拿我們當不懂什麼的了，」管船忙說道：「客人你這可是多疑，我們這使船的，最規矩不過了，既然答應了不攬客人，那能够說什麼不辦什麼，你是看見後艙進去人了，不錯，那是要跟一程，他是我們水手王阿四的朋友，在這裏很巧的遇上了，他們爲是一塊兒多談談，那位也就是跟這船一短站，十幾里地的青林渡人家就下去了，客人你想，誰

然翻臉不認識朋友呢，你多包涵罷。」沙天龍一聽他這番話，也不肯再說甚麼了。遂點點頭道：「既是跟一短程，我倒相信你的話，路上再不準你招攬別的客人，咱這船還不跟着走麼？」管船的答應着，立刻招呼水手們起錨撒跳板，船立刻開行。行着船，後艙裏給預備飲食，金郎終是個小孩子，見船家買來許多食物，立刻喜歡了，一邊吃着一邊東一句西一句跟駱絳雲說着，船已走入江面上，把風帆扯起，風順水順，走得很快，那船家倒是沒說欺騙的話，趕到青林渡，船攔岸，後艙那個人竟自下去。船不用在這裏停留，跟着把船開走，路上倒是安然無事，到了日沒後，已到了封州，這裏算是入了廣西境。這封州是一個最大的地方，兩省交界的咽喉要路，商賈客旅，必得從這個地方走，所以市街繁盛異常，沙天龍帶着主母駱絳雲在封州落店，住了一夜，這裏也是安然無事，駱絳雲心裏略開展了些，因為這一隔開省分，自己這些仇人，他們多半是廣東省的綠林，在這西南各省，所有的江湖道，大致的全是各守着各人的界線，誰也不敢侵犯誰，自己逃到廣西，或者也許能脫開匪黨之手，自己哄着金郎，在第二日一早起身趕路，這一帶是起早走了，不過這一帶的道路，是山道多，平地少，並且沙天龍絕口不提甚麼地方，很像信馬遊韃，可是駱絳雲深知他是要投奔一個去處，自己是只有信任他，感激他，決不追問。從封州雇了一輛手車，跟車夫說明，只是一短站，從那兒到柳河屯，是五十里的一小站，不過這段道路可十分難走，得經過兩處很險峻的山道，對於這一帶，這種推手車子人，全練出來的一種藝業，任憑多難走的地方，多危險的地方，只要坐車的懂的規矩，你不要替他害怕，穩穩的坐在上面，不論多麼窄的地方，只要車輪能過去，他這車子就不會把你摔下來，這種手車的走法，只有江南，到江北就不成了。沙天龍是坐不慣這種手車的，他是

跟着車走，離開封州二十多里，轉進一個山口，這地方名叫青狼谷，車入山口之後，道路還平坦，可是越往裏去，漸漸的路也窄了，坎坷不平，十分險惡，不過車夫反倒真說着，用不着擔心，這裏道路雖然難走些，倒是很平定的，我們不斷的從這裏經過，沒聽說出過什麼事，好在只有四里多地，就可以出了青狼谷了，這種車子走在裏面，連車軸發的那種吱吱的聲音，和車輪子上鐵瓦觸石，裏種轆轤之聲，倒沖破着荒涼險惡的氣氛，這輛手車往前走，這種道路是硬碰硬，仗着推車人手上真有力氣，也真熟練，已竟走進一里多地光景，這段道路十分荒涼，半天的工夫，就沒碰見行路的，忽然身後隱隱得有馬蹄聲響，沙天龍回頭望時，見一匹棗紅馬，如飛的闖過來，好在這山道寬，誰也礙不着誰，這匹馬快到切近，沙天龍和駱絳雲全是一驚，沙天龍低呼：「呀！我們這青狼谷要不易出去了！」

來騎疾馳而過，他分明是船上那人，管船所說水手王阿四朋友，他在青林渡下去的，既是半路上下去，怎麼竟會又跟到這裏，客他走遠了，駱絳雲向沙天龍道：「沙師父怎麼樣，咱還往前走麼？」沙天龍冷笑一聲道：「一任憑他怎樣，也不能中途折回，不用擔心，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手段？那推車的車夫，聽到這兩個客人一問一答，有些了然了，遂問道：「客人難道馬上那人不是好人麼？客人您不用害怕，從封州到柳河屯，沒有大撥子線上朋友，真要是開眼毛賊，我破出這條道不走了，我替你們收拾他。」沙天龍道：「把式，不要胡說了，你那麼一來，就憑你自己窩的出去，你豈不害了別人，往後路上的弟兄，還怎麼再走？不用你管，有甚麼事我們自會承當，我們真要是那樣怕事，也就不敢出這遠門了，車把式道：「客人，你們到是奔那裏去？」沙天龍道：「我們從柳河屯找着朋友之後，趕奔桂林路還遠着呢？」車把

式道：「那就不成了，要是稍近一點，我多送你們兩站，客人，實不相瞞，我不儘有把子笨力氣，我還練個三招兩式呢？」沙天龍一邊和這車把式答誦着，一邊往前走着，車把式道：「我們叫騰疑心，再有半里地就出青狼谷了，那知這句話沒落聲，突然又是一片馬蹄聲響，這可是迎頭來的，沙天龍緊走幾步，駱絳雲回頭看了看，推車的車把式，自己原本青鋼劍已竟摘下來，懷中摟着金郎，遂把劍抓到手中，說道：「把式，你想幫我們的忙旁的事不用你管，若是前面果然出了是非，你只替我們照着小哥兒我們絕不會忘了你的好處，」那車把式却答道：「好罷，你們自管放心，交給我，這時前面那片馬聲忽然沒有了，車仍然往前行着，突然間一片柳樹叢中，響了一聲呼哨，飛縱出三個人來，正有于家灣上船的那個，這三個人全是一身短襖，各提着兵刃，把道路擋住，這時沙天龍已然迎上前去，那內中一人，竟向沙天龍喝斥道：「相好的，站住罷，你們還想逃到那裏去，今天就是這兒了。」沙天龍哈哈一笑，向來人說道：「把你們這羣殺不盡的匪徒，你們竟敢助着雷州二醜楚燮樊莊，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老子早知道你們不肯死心，我倒要看看你們有什麼本領？敢把老子留在這，是好樣兒的，你們把「萬」兒報出來罷？」爲首那個厲聲說道：「用不着跟你稱名道姓，什麼叫雷州二醜，我們全問不着，只問你三水縣青竹灣，我們弟兄水蛇婆寶險些被你料理死，姓沙的，你手底下真够狠的，沒有別的，你怎麼對付我們弟兄，我們要原帖燬還，照樣的回敬你，你就接傢伙吧。」他說話中往起一縱身，一口朴刀隨着進身之勢，往鐵沙掌沙天龍心口上扎來。沙天龍喝了聲「好」左腳下一滑，一斜身，已竟半轉過來，伸手摘下九節盤龍棍，嘩哪往外一抖，竟向匪徒的刀上碰來。那匪徒往下一撤刀，身驅往後一斜，一個盤旋，竟繞過兩步來，掌中的刀攔腰斬：

奔沙天龍砍來，這匪徒手底下非常俐落，往上一蹿身，竄了起來，可是那兩個匪徒一個使雙懷杖，一個使一柄劈水刀，兩下裏同時縱身過來，那個使劈水刀却撲了那輛手車去。駱絳雲正把那金郎交與了車把式，撒劍迎了上來，正和這匪徒遇到一處，兩下裏立刻動上手，那使雙懷杖和使朴刀的匪徒，手低下十分兇恨，尤其這對雙懷杖，竟敢和沙天龍的九節盤龍棍，硬接硬架，使朴刀的是伺隙進攻，他們這種兇殺惡鬥，兵刃上鋼環子一個勁纏着，懷杖和盤龍棍碰在石頭地上，震的兩邊山壁，全發出回聲，駱絳雲這口青鋼劍倒是軟弱，才動手四五招，忽聽金郎哭喊道：「我等着阿娘，我不走，」駱絳雲就是一驚，掌中劍對付着匪徒，一轉身瞥見推手車車把式，他竟不再抱着金郎，把金郎挾在左腋下，如飛的向左邊山壁上逃去，駱絳雲銀牙咬碎，喝聲：「好強徒，趕情你也是……」向動手的這個匪徒，虛砍了一劍，用全力飛身縱起，追趕那車把式，可是身後這匪徒，那青容駱絳雲走開，竟自緊追過來，沙天龍也聽見了喊聲，也知道中了匪徒毒計，他已竟如同狂瘋了一般，猛然一個盤旋掃打，一連就是三盤龍棍，這種招數，上下兩個盤打，還不要緊，往下一矮身，這一盤旋掃掃，把地上石塊子帶得飛起多高來，兩匪徒往後一退，沙天龍一個「燕子穿林」猛躍起來，竄出兩丈多遠來，往地上一落，又復騰身而起，二次往地下一撲，正追到前面使劈水刀那個切近，這一棍猛砸下來，匪徒猛然翻身閃避，用刀一擦，只是他刀沒擦着盤龍棍，他的左臂正伸出去，被這棍頭正砸在他左臂上，連骨頭全碎了，這匪徒一聲慘叫，摔向路旁。沙天龍騰身再躍起，也竄上山壁，駱絳雲追趕撈劫金郎車把式，只是他已竟翻到上面，駱絳雲生怕他走脫了，抬手就是一袖箭，向那車把式的後身打去。車把式脚才找準了山壁的頂子，聽得背後的袖箭聲，他一斜身，手中却早抽出

一把手叉子來，一轉身，把這支袖箭打掉，可是賂絳雲也飛躍上來，掌中劍隨着身形往前進之勢，向這車把式的右肩頭刺去，這匪徒手中的手叉子往起一翻，照着賂絳雲的青銅劍砸去，賂絳雲身軀往下一沉，一個撥草尋蛇式，劍翻下來，正扎在這車把式的腿肚子上，他哎喲一聲，往前一栽，把金郎扔在荒草上，他已竟帶傷竄出去，賂絳雲趕忙強奔前來，伸手把金郎抓起，可是賂絳雲只顧了救護愛兒，那受傷逃走的车把式，竟自反手一鏢，向這小哥金郎打來，賂絳雲已竟認爲他逃走了，這一鏢猝不及防，拚命往左一甩，金郎雖則躲開他這支鏢，自己右肩胛後，被這一鏢穿了過去，賂絳雲忍痛咬牙，喝聲：「萬惡匪徒，我看你逃向那裏，」金郎已竟嚇昏了，如同睡覺一樣，賂絳雲痛恨之下，不顧一切，往前追趕，可是這條右臂，已竟有些動轉不靈了，還仗着他那性命往前一追，那個假裝車把式匪徒，認爲賂絳雲受傷不重，他慌忙逃走，這時身後一聲怒吼，原來沙天龍把追趕賂絳雲匪徒一盤龍棍打傷之下，飛縱上來，見賂絳雲已竟肩頭後面流血，知道主母受傷，沙天龍這才暴喊一聲，用足了力氣，飛身縱起，竟從賂絳雲頭頂上竄了過去，一起一落竟追趕上了那個車把式，這條九節盤龍棍，已然用足了力量砸了下去。這個車把式雖則腿肚子上受傷很重，但是體格魁偉，依然閃避着很快，竟自把沙天龍這一棍躲開。沙天龍恨他人骨，盤龍棍砸空，往左一擰身，玉帶圍腰式，從左往右棍甩來，那車把式往起一聳身，沙天龍原本是故意的誘他，往起聳身，才翻到一半的盤龍棍，猛然把身形反轉，往右一擰，這條棍猛往回下一帶，斜着往右打去，這一棍車把式那裏再會躲的開，正兜在他的雙膝上，把他打出丈餘遠去，摔在石上，立時氣絕身亡。賂絳雲這時一來是肩頭後有傷痕，二來是金郎驚吓過度，昏沉沉還沒醒轉，賂絳雲坐在荒草上，自己先不顧自己傷

痕，却不住的呼喚金郎。沙天龍治了這個匪徒，來到近前，向駱絳雲道：「主母，金郎驚吓的諒無好礙，少時自會醒過來，主母的傷痕很重，這裏我們還不醉就攜，匪徒既這樣跟下來，雖保沒有二一步。」駱絳雲咬牙切齒道：「好恨毒的匪徒，你們竟這樣趕盡殺絕，金郎若有個好歹，我做鬼也不能饒你們。」沙天龍一旁說道：「主母現在不是說氣忿話的時候，我這裏有藥，你要先敷上一點，咱們還得逃走呢。」駱絳雲也是十分着急，傷處正是要緊的地方，右背稍一動轉，疼澈肺腑，只好點點頭道：「沙師父這有什麼法子，你只管動手給我敷藥吧，沙天龍此時明知道，自己動手給主母紮裹傷痕，頗為不合，只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無可如何，只得把藥掏出來，可是又想到，沒有紮裹傷痕的東西，忙向駱絳雲道：「主母我們的包裹可得要，沒有他往後就寸步難行了，」說着話不等駱絳雲回答，飛身縱躍撲奔下面匪徒們，業已全逃走，所好者那輛獨輪手車尚在那裏放着，包裹也沒移動，自己趕緊抓起來，二次翻上來，聽得金郎也能哭出聲來，沙天龍趕緊把包裹打開，找出一件舊衣衫，就把他撕碎，自己這才湊到主母身後，暗中禱告着，過往神靈，我沙天龍是一個守分知禮之人，男女授受不親，現在迫到這個地步，爲保全蕭氏一條後代，不得不如此了，我沙天龍稍存絲毫惡念，叫我肉化成水，骨化成灰，總鏢頭會陰靈有知，可要明白我沙天龍心跡，自己禱祝完了，這才伸手把駱絳雲肩頭後的衣服，又撕開了一些，把傷痕全露出來，趕快的用藥給敷上，用那撕碎衣服把傷痕紮裹上，駱絳雲臉假着金郎，淚如湧泉，沙天龍把傷痕全裹好，見金郎還在哭着，遂招呼了聲：「小哥兒，不要難過了，來，我扶着你。」往下一挺身，駱絳雲把金郎放在沙天龍背上，沙天龍趕緊把兜着布勒好了，向駱絳雲道：「事不宜遲，我們得趕緊走。」駱絳雲此時也是萬分

無法，用左手提着劍，向沙天龍道：「我們還從原道走麼？」沙天龍道：「下面走不得了，恐怕匪黨們還在不捨，那豈不是自投羅網，主母你隨我來，沙天龍頭前引路，穿着一處處亂山頭，繞着奔西南走下來，絲毫不敢耽擱，趕到中午過後，走出有二十餘里來，駱絳雲已竟有些支持不住了，強自掙扎已累的氣喘吁吁，向沙天龍招呼道：「沙師父我可實在不行了，我看不必逃了，命裏該當，落個全軍覆沒，我們母子這兩條命，叫他們隨便來取吧，」沙天龍忿怒交加，說道：「還沒到死的時候，未免太早，你看那前面分明是有人家，我們奔投到那裏，暫時可以歇息一刻。」駱絳雲順着沙天龍手指處看去，見離開一箇多地遠，在一個山環裏，竟有三四戶人家，駱絳雲強自掙扎着，隨着走了下來。這一拚着命走，時光可是不早了，日已西沉，那人家也正在燒着飯，一縷縷青烟散佈在空中，沙天龍頭裏先到了。

是這幾戶人家，全是蓋着石頭屋子，每家門口用石塊壘起的鍋灶，在他們門前更有一間較小的屋子，築着堅固的木柵欄，裏面圍着幾頭野獸，門旁立着一個虎叉，看出是獵戶人家，沙天龍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生得高高身量，黑縷縷臉兒，濃眉大眼，紫色肉皮，頭上罩着塊包頭，一身藍布衣裳，兩隻天足，十分的健壯，頗有男兒漢風度。

沙天龍到了近前，抱拳拱手道：「這位嫂嫂求你行個方便，我們走迷了路，胡闖到這裏，又累又渴，在你這歇息一會，我們再往下趕，」這個婦人向沙天龍道：「你們迷路竟會走到這裏，真是怪事，叻，你措的這個小哥長得到挺好呢，一可是說了這話很有些疑心，金郎和沙天龍相貌太不配合了，沙天龍見他一遲疑，忙的說道：「這位嫂嫂，我們主母那不是已竟過來了麼？小哥兒是他的兒子，駱絳雲也來到近前，

向這婦人萬福行禮道：「這位姊姊你多行個方便吧！」獵戶在屋中聽得說話聲音，也趕出來查看，這時那婦人向駱絳雲上下打量了幾眼，很訝異說道：「你怎麼竟受了傷，你們是從那裏來的？」駱絳雲道：「我們是一言難盡，稍時我們定把所遭遇的情形，詳細奉告，那婦人扭頭向右屋子門口站着的獵戶招呼道：「大勇你還不快躲開那裏，人家得進屋去歇息一會呢！」那獵戶年歲和這婦人不差上下，知道他們是夫婦二人，那婦人却又招呼着獵戶大勇，叫他替自己來燒火，拉着駱絳雲往裏走，駱絳雲向沙天龍道：「沙師父把金郎放下來吧！讓他也歇息歇息，」沙天龍遂把金郎放下來，駱絳雲接過去，抱在懷中，跟着那婦人走進屋中，這屋中雖然黑暗，但因為牆角點着一盞油燈，這燈是用松脂燃燒着，屋中雖然有了光亮，但是到處是黑烟子，這種屋子要住不慣的，一時也怕呆不下去呢。駱絳雲坐下之後，向這婦人問道：「姊姊你貴姓？」那婦人說道：「我們姓藍，這幾家人家全是僑打獵爲生。站在門口的他叫藍大勇，是我的丈夫。」駱絳雲這才說道：「我們是避難的人，被仇人追趕的走頭無路，從這亂山中闖過來，已經是九死一生，再沒有投奔的地方，無意中看到姊姊這裏，這才趕了來，求姊姊多方便吧！」那婦人道：「聽你說話是廣東人麼？」駱絳雲道：「不錯，我聽姊姊你也帶些廣東口音，」那婦人藍氏點點頭道：「我們正是廣東人，姊姊你身帶傷痕，難爲你一個女人還有一身本領，看你這把寶劍，就知道了，你那仇家他到是什麼樣人？」駱絳雲嘆息了一聲道：「現在一切說不起了，我把我的實情告訴姊姊，」駱絳雲說到這，遂把宏遠鏢局經過情形，草草說了一番，這婦人聽了十分訝異道：「怎麼你們是廣州宏遠鏢局的人麼？這可巧了，我有一個兄弟他也在宏遠鏢局幹了多年了，姊姊你可知道，有一個姓錢叫錢義的。」駱絳雲忙說道：「那怎麼會

不認識呢！他是我亡夫最心愛的人呢！這次禍起不測，不知他逃了，還是毀在那時？那婦人聽了，向駱絳雲道：「我們姊弟已竟分手了多年，只在前二年帶過信來，說是在鏢局子混的很好，我娘家就是這麼個兄弟，他是老生子，跟我差着十來歲呢，現在竟落個生死不明，真叫人難過！你這仇家好生厲害，總鏢頭死在他們手中，落個家破人亡，只剩下這條後，還這麼沒完休的趕盡殺絕，也太以的欺負人了，有朝一日遇到我手中，我倒要叫他嘗嘗我的厲害，我不把他活劈了，我就不是錢家後代了，姊姊你安心在這裏住下去，有什麼事我全願給你担承，你不要害怕，我們這裏地勢清靜，輕易會不着生人。」駱絳雲向這藍氏說道：「匪黨一個個全是出類拔萃功夫，我們一路逃來，屢遭劫殺，可以說是九死一生，來到你這裏，我們決不願過分招擾，一身冤孽，只願自己承當，帶累人家，救不了自己，反害了別人，叫我們於心何安？現在只請嫂嫂你給我們些飲食，我們把精神緩足了，就要起身，一飯之恩，我們也不敢忘的，這時藍大勇也進來，看見駱絳雲抱着的金郎，他十分愛，不過因為男女之嫌，他不敢上前引逗，這個藍大勇誠樸憨直，並且決不會巧言令色，他却走到他女人藍氏面前，低低說了兩句，藍氏嘆息一笑，說道：「你倒很愛他呢？不要緊，全是江湖上人，沒有那麼些拘束，你不會抱抱小哥哥兒哄哄他麼？」那藍大勇被他媳婦說得面紅耳赤，他却嚙嚙着道：「我不抱人家，小哥哥兒怕認生呢。」他說着話，趕忙走了出去。藍氏却向駱絳雲道：「姐姐你看，我們這個楞頭楞腦的丈夫，他倒很熱心呢，他情着小哥哥兒來到這裏，沒得什麼吃的，有上月初買來的臘肉糖粉，預備留着過節用的，他叫給小哥哥兒吃呢。」駱絳雲聽了心中是萬分感激，越是這種人，越是誠樸異常，更多血性，向藍氏致謝道：「不用了，金郎大約驚吓過度，頭上有些熱呢；」果然金

郎這平日來精神不振，便在駱絳雲懷中，不言不動，藍氏用手揉了揉金郎的頭，果然有些作燒，藍氏緊了，一聲道：「這麼點的小孩子，遭到這樣的魔難，真叫人看着可憐呢！」說這句話，兩道柳眉一皺，向駱絳雲恨聲說道：「想不到總鏢頭一生慷慨待人，臨到最後關頭，竟落了這麼個結果，真叫人恨死！賊子們肆盡殺絕，姐姐你只要逃了活命，無論如何，這個仇必要報的。賊黨不到這裏便罷，他們只要真個追到這裏，我倒要見識見識賊子們究竟是怎麼樣扎手的人物。」

駱絳雲慘然道：「這件事全是我一人惹禍根苗，他們父子全算被我一人所害，仇報的了報不了我，倒不敢妄想，我只盼着能够早早的，找個安身之處，不論受多大苦難，我好歹把這孩子已結成人，叫他接續蕭家的後代，我死也瞑目了，現在前途的情形，絲毫沒有把握，一路上以今日所遇最險，沙老帥熱心仗義，捨死忘生保護我母子，逃出虎口，爲得是什麼？也就爲得總鏢頭只有這一條後，他自己的性命全不顧了，也就爲得是把這孩子救了出去，可是看今日的情形，實有些不敢保了，我只求上天見憐，叫我這心頭肉好好生生的，我的死活決沒把他放在心上，現在他身上又不大舒服，嫂嫂你想想，叫我這苦命人有些禁受不住了。」駱絳雲說到這兒，緊抱着金郎淚流滿面，藍氏也是慘然淚下，却恐怕駱絳雲過于傷心，却向門外招呼：「大勇，你怎麼不趕快的給他們娘兒兩個把湯飯送進來。」大勇在外面答應道：「這就來了，我只顧照應沙師父呢。」說着話，他從外面端着一個大木盤，裏面擺着現燒的熱湯飯，醃鹹肉，醃鹹魚，雖然是一個獵戶人家，沒有什麼好飲食，倒也收拾的乾乾淨淨。駱絳雲也實有些餓了，藍氏陪着他一同吃，哄着金郎喝了些熱湯，藍氏向駱絳雲道：「姐姐你不用掛心，小哥哥是不妨事的，他不過是受了些驚嚇，夜

問教他見一點汗，明朝就會好的，你只安心看顧着孩子，要么是賊子們跟蹤到這裏，不怕你見笑，我們這兩口子就是可以招呼一下子，何況還有沙師父呢，一駱絳雲在這窮途末路中，得到藍氏這麼個熱誠的女伴來安慰着，心裏也略覺舒服了，金郎在彼後被駱絳雲哄着睡下了，倒很安然，駱絳雲略微把心放下。沙天龍自有藍大勇照應着，這兩男兩女全是性情相投，短短的時間，有些誰也捨不得離開誰了，藍氏陪着駱絳雲，直坐到二更左右，才收拾安歇。藍氏囑咐駱絳雲，小會兒身體不好，你們娘兒兩個，在床鋪那一邊，咱們誰也別管誰的事，我們在這山裏的日子過慣了，從來夜裡睡不安生，你不要管我才好。駱絳雲因為他是一番好意，只有答應着，自己一路上那得安心歇息過，現在遇到這麼個熱騰的女人，照顧自己，頗覺着自己有了着落，再不用擔心，安然睡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大時間，耳中猛然得外面一聲暴響，駱絳雲斐然驚醒，翻身坐起，屋中還留着一點燈光，向兩旁看了看，金郎尚在睡得香甜甜的，藍氏已不知去向？駱絳雲側耳細聽，外面又寂靜下來，忽然又聽得一種聲音，不過離的很遠，似乎一個人受傷喊叫？駱絳雲不敢遲延，把袖箭裝好，把青鋼劍提在手中，恐怕驚醒了金郎，慢慢的下了床鋪，躡足輕步，到了門前，門已經關着，門縫兒錯開一線，駱絳雲從門縫向外張望，自己不敢冒然的往外闖了，因為金郎在青狼谷一番遇險，更叫駱絳雲十分擔心，此時自己若闖出去，又把這孩子擱在屋中，真有些不放了，把門縫又多錯開了一些，向外看時，見門前靜悄悄一人沒有，那藍氏的蹤跡也不見，可明知道他沒在旁邊屋中，因為有沙天龍在那屋中住着，若能進去，往遠處看，天色朦朧下，也看不見什麼，駱絳雲十分懷疑：自己真不明白所發的聲音是那裏來的，認定這種情形，外邊必然有鬼子。轉回所住的地方，不到一萬地，是一片高崗，猛

然甯由東往西飛縱起一條黑影，才往高崗一落，後面緊跟着有兩條黑影趕到。高崗上那人在遠處望去，雖看不真切，可是那種情形分明是一個女人，穿章打扮頗像自己，背後也插着一口劍，一翻身，打出兩件東西，後面追趕的二人已經閃開，全落在右頭的山道上，那兩條黑影跟着蹤起，往上面才一着脚，突然間從這道高崗外，猛蹣起一人，並且暴喊着，抖起一條兵刃，駱絳雲一望而知正是沙天龍，人到九節盤龍棍到，向左首那個黑影掃去，一照面三人在這高崗上猛鬥了五六個回合，那女的已經逃了下去。沙天龍竟自不肯戀戰，也跟着蹤身逃走，那兩條黑影是緊追了下去，駱絳雲看到這種情形，十分感激，藍氏趕情有一身很好的本領，他們夫婦在這裏，還不定幹的什麼行當，只是他雖屬女流，這種慷慨熱腸之情，令人可敬！

第四章 逞淫兇苗首逼節婦

這時金郎醒來，連連招呼阿娘，駱絳雲恐怕附近尚有匪黨，不敢再管外邊的事，竟自趕緊撲到床上，哄着金郎再睡，換了換他頭上，微見了些汗，自己好生安慰，只要這孩子沒有危險，任憑自己受多大的苦，也就甘心，把金郎哄的睡着了，就隔了很大的時候，外面門一響，藍氏整身而入，駱絳雲趕忙坐起，問道：「可是嫂嫂麼？」藍氏答道：「是我。」把燈點上，駱絳雲一看他這身打扮，果然和自己十分相像，藍氏含笑問道：「姐姐，外邊的事你聽見了麼？」駱絳雲忙答道：「我早知道了，只是被這孩子絆住，不能出去對付匪黨，倒叫嫂嫂替我担當一切，現在怎麼樣？他們來了幾個人？」藍氏坐在床邊，說道：「我正爲是叫小哥哥絆住你，不叫你出去，你看我這種打扮，可能作了你的替身麼？」駱絳雲忙說道：「除

了面貌，仔細看時，能够認出來，在黑夜之間，又和沙師父在一處，任憑匪黨們多麼精明，他也定把嫂嫂當作我駱絳雲了。嫂嫂這種計劃，實在真高，這種金蟬脫壳的法子，匪黨不會不上當罷？」藍氏一笑道：「這羣狼崽子們，你要真想把他全收拾了，談何容易，我想到他們既然這麼不辭辛苦，緊自跟綴了來，索興讓他們多辛苦一下子，可是我們作主人的，決沒有失禮的，我們藍大勇却也要陪着他走幾十里路呢。」駱絳雲對於藍氏這麼苦心設法，爲自己想脫身之策，感激萬分，不覺熱淚沾衣，向藍氏說道：「我們所遇的人，何嘗沒有肝胆，沒有武林的道義，只是這次的事，竟自無法脫開，落了個死亡逃散，只能說是天意該當了！」藍氏一旁勸道：「如如無須難過，這種事，實可以說是命中注定，棋錯一步，滿盤全輸，在當初稍有佈置，稍有提防，且黨就是利害，也不至於落個一敗塗地，現在任什麼不必講了，且顧眼前。」跟着外面又有腳步的聲音，門外有人招呼：「主母歇息了麼？藍嫂嫂可曾回來？」駱絳雲看了藍氏，自己不敢冒昧的叫沙天龍進來。藍氏忙答道：「沙師父，你請屋中說話，我們這野人似的人家，沒有那些禮節，快進來罷。」門外的沙天龍這才走進屋中來。

藍氏問道：「沙師父，怎麼樣？沒露破綻麼，」沙天龍道：「還不錯，匪黨們認定了主母是和我在一起，他們拚命的追趕，我把前面的一片亂山道，繞過去，按照嫂嫂所指點的道路，把匪徒引上了迷途，我才整身回來，以後的事，完全交與我大勇老弟了。」藍氏點點頭，沙天龍向駱絳雲道：「小哥哥可會睡着，他現在可好了麼？」駱絳雲答道：「很好，託天之福，他已經頭上見了汗，不妨事了。」沙天龍又向藍氏說道：「這次蒙藍大嫂這份慷慨幫忙，匪徒認定了大嫂，你是我主母了，他們緊追不捨，大嫂你脫身時

候，手段真高，人已經撤下來，前面十幾丈外，荒草中遠起響聲，匪徒們直撲過去，他們認定了主母是逃下去的，廢了一名匪徒，和我死纏不休，是我連用九種盤龍棍，十二連環棍，把這匪徒兵刃磕飛，我這才撒身走開，藍大嫂你有那麼好的工夫，實在難得，我沙天龍佩服不盡。」藍氏嘆味一笑道：「沙師父，你別這麼捧我，我沒有那麼好的本領，我臨撤身時，是和我們那藍大勇早已約定，他在那裏潛伏等候，是他用石塊連續打出，誘敵追趕，不然我那能有那麼快的身子。」沙天龍點頭道：「不管你功夫怎樣？只憑你這番計劃，已是驚人，這次好歹我們也得暫避敵鋒了。藍大嫂你們賢夫妻今夜之德，我沙天龍沒世不忘，」藍氏正色說道：「沙老師，你這話說的失當了，我少盡一點力，你能够沒世不忘，那麼沙老師你捨死忘生的保護着他母子，逃了出來，誰來感你的恩，你要誰報恩呢？」沙天龍連說：「只好，藍大嫂，你雖爲女流，可是你却能够本着江湖道義，濟困扶危，這才是巾幗英雄。」藍氏笑個不住，向沙天龍道：「沙老師，你別再往下說了，我這母大蟲錢四姑快要成了女英雄女俠客，我這裏簡直不能住了，沒有那些說的話，別說我娘家兄弟還受過鏢頭的恩待，就是我們不認識，我這姐姐遇到這種事，投奔到這裏，我也不能袖手旁觀，你快歇息歇息去罷。」沙天龍對於藍氏這種慷慨之情，衷心感激，向主母打個招呼，退出屋去，藍氏陪着駱絳雲兩人談談講講誰也不肯睡了，直到天已經快亮，那藍大勇才回來，却已累得通身是汗，藍氏却向他丈夫招呼道：「大勇這一夜可把你累着了，怎麼樣把這羣狼崽子全打發了麼？」藍大勇把臉上汗擦了擦坐在那噓噓喘着答道：「這趟差使可真把我折騰的够受了，匪黨們好生狡詐，我幸虧攔着你的話沒敢大意了，始終我就沒把身形現出來，落到他們眼內，就這樣我還差一點沒叫他們拿鏢把我打死，你看我

的右臂被鏢尖子滑了一下，還算不錯，我也回敬了他一下，把一個身量高大的匪徒打傷甚重，虧得這一石塊算是把他誘進了窟窿窩盤谷中，這羣狼崽子仔細他怎樣狡詐，他再找着正式官道，也得在裏面轉半日，可是我來回這麼一折騰，是有七十里道路，這幾年的功夫，我就沒費過這麼大力氣，藍氏微微一笑，藍大勇更把右臂的衣袖擦上去，給藍氏看，果然流出許多血來，藍氏站起找出一包刀傷藥來，用一塊絹把他包紮好了，駱絳雲却走向前來，向藍大勇深深萬福道：「藍大哥我們母子只要逃開了這般惡魔之手，今日之恩絕不敢忘，」藍大勇慌忙站起，原本紅頭臉臉的，此時更是不知所措，口中結結叭叭的答不上話來，藍氏噗哧一笑，把藍大勇推得仍坐下道：「看你這麼大年歲的男人，反到不如我們這母大蟲酒脫呢！」回頭向駱絳雲道：「姊姊你別難爲他了，他是最怕和女人說話的，駱絳雲看到這種情形，一面感激着他夫妻慷慨之情，一面却想到自己雖爲九省總鏢頭之妻，如今只落得逃亡避禍生死不保，母子落到這般流離無倚地步，反不如他這小家夫婦尚能够相憐相愛，過着山野間的安閑歲月，自己低着頭退到床邊，仍然坐下，這時藍大勇却向藍氏說道：「你還是早早收拾，我們是天亮時還得趕緊離開這裏，咱們在這裏已經住够了，另找個地方不也很好麼？」藍氏點點頭道：「一定非，我們到處爲家的人住到那裏不是一樣，」說到這忽然向駱絳雲道：「姊姊你不可以阻沙師父商量暫時先不必逃了，我能在這一帶找個隱僻的地方，暫忍一時，看看匪黨們情形，再定行止，豈不好麼？」駱絳雲道：「嫂嫂一番美意，我感激不盡？不過沙師父這人性情十分怪，他有他的主張，現在我母子把性命完全交給他，只好一切事聽憑他辦理，我們到了實無法藏身之時，或許重投奔嫂來，那時再求你幫忙呢！」藍氏眼珠一轉，點點頭道：「好罷！我也不強

留你們了，我很盼望咱們還有再會之時，我給你們先收拾些飲食，早早用過飯，也就起身罷！一駱絳雲點點頭，藍氏和藍大勇出去到門外，燒水燒飯，連沙天龍全在這裏，略進飲食，天色已到黎明時候，金郎也早早醒了，駱絳雲摸着他的頭上的熱已經退了，知道不妨事了，因為他夫婦也要遷移到別處去住，不使儘自耽擱，和沙天龍向藍氏夫婦告辭起身，這時見他夫婦二人把屋中應用的東西，全搬了出來，全藏在荒草中，立時把這兩間房子點着，烈焰飛騰，好好一個佳處竟自燒掉，駱絳雲好生不安，沙天龍和這獵人勇十分投氣，頗有些依依不捨，這夫婦二人，各背着一個很大包裹，走上了前面這段高崗，藍氏夫婦也跟了下來，他們可不往下走了，站在上面把應走的道路，一一指點沙天龍，沙天龍更向他們夫婦道謝了一番，藍氏拉着駱絳雲的手說道：「實不得已時你可千萬回來，再找到這裏你只向這山中獵戶人家打聽，母大蟲錢四姑，就有人把你們領了去，姊姊你不要存客氣之心，我們夫婦是最不怕事的，跟匪黨們週旋週旋倒可以解解悶呢，駱絳雲答應着，彼此這才分手，見他夫婦二人順着那道高崗往正北走下去，駱絳雲跟隨沙天龍又走上這荒涼道路，離開這段山道奔到潯州，可是絕不往大市鎮的地方去，只檢着荒村小鎮店隱避着形跡，過了潯州奔大藤城順着跨江北岸，由宣武縣直奔鷄公山，在鷄公山這條山道上，直走了一天一夜，出了鷄公山已入柳江道，從圻城以南，走了一段，叢林碧青，可憐駱絳雲雖然不是千金小姐出身，但是從做女兒到出嫁後，就沒吃過這種辛苦，這些天來把個駱絳雲折磨得形容憔悴，又走了三天已到鳳凰嶺，這一帶是接近苗獠，所住之地，人情風俗全顯然不同，沙天龍向主母駱絳雲道：「還算好！藍家夫婦救了我們之後，這些天來竟沒有匪黨追蹤趕上來，主母請把心腸放寬再有兩天我們就可到了，所要去的地方了，主母看

到任何情形不必擔心，我自自安排，駱絳雲點頭答應着，在一個小鎮店上住了宿一宵，到第二日在天色朦朧中，立刻起身趕奔鳳凰嶺，這一帶的道路越發的難走了，完全是山林荒僻的地方，又沒有山道，完全仗着腳底下全有功夫，翻着一處處巖山峻嶺直走了多日工夫，眼前的地方情形已變，到處全能看到在山上住的人家，可是沒有一處單獨起蓋的房子，全是在石洞裏住着，所有的衣裳相貌完全和內地裏不同，已竟看出全是苗犛的人在這裏居住，不過這種苗人全是已歸王化的，並不怎樣兇暴，駱絳雲見沙天龍把自己領進苗山，自己倒安了心，因為這種地方是所化外之地，絕不是平常一般，江湖道所敢妄來窺伺的，可是對於語言風俗不同，不知道這裏能否容得我們。那知沙天龍竟自對於苗民的語言風俗知道的很清楚，向山居苗洞中乞食借宿，全都十分便利，只於不習慣的是苗洞中過慣了原始人的生活，現在雖然已竟是半歸化，可是他們習俗使然，一時那能去掉，沙天龍看出主母對於苗民這種習俗時感不安，自己不時的勸慰着，向駱絳雲道：「主母暫忍耐一時，我自自打算，我在七年前，未入宏達鏢局曾有一時流落苗疆，在這裏直流連了三年之久，我和九現雲龍鄺子政，全會些江湖醫術，我在這苗山會仗着那點小術結識了兩個苗民，他們很是信任我，我此番捨死忘生，奔了這裏來，也正爲是有這麼個投奔的去處，主母只管安心隨我暫在苗疆忍耐，不要看他們的像貌兇惡，行動粗野，苗民是天生來的勇敢嗜殺，但是他們有一種極誠懇的血性，決非內地人所够及，婦孺到這苗疆來，固然是極危險的事，輕易沒人敢來，不過我還有十分把握，不至于有意外的危險，我盤算了多時，任憑什麼地方也沒有比這裏再安全的，我們把匪黨暫時的鋒焰避過，離開西南，投奔內地，再圖一勞永逸之計，駱絳雲被他這麼說着，連連點頭，好在自已雖是女流，仗着身上有一

身的功夫，總可以比較旁人易于應付。

從鳳凰嶺境內，連走了四天的工夫，這裏是深入苗疆的腹地，鐵沙掌沙天龍因為這幾天的道路把主母駱絳雲可真累壞了，因為這苗疆裏除了騎牲口或在有水的地方駕獨木舟，但是這些代步的法子，全不是，初入苗疆所能得到的，只好徒步而行，任憑駱絳雲怎樣能耐苦，但是這幾天的功夫，只把他累得形容憔悴，疲憊不堪，沙天龍遂用話鼓勵着，安慰着，向主母說道：「我們已經快到目的地了，咱們所去的地方，名叫斷藤峽，離這裏大約沒有很遠的道路，至多再有兩天的工夫，是可以走到了，只要到了斷藤峽找到我這苗疆的朋友家中，我們倒可以安然的在這裏休養些時，主母看着能住下去，我們多住些時，實在不願住下去，還可以另投別處」，駱絳雲點點頭道：「這麼遠的道路，我們已然逃了出來，雖則入了苗疆，多受了些辛苦，敵人的蹤跡已不再跟蹤我們，總可以不用操心吊胆了，沙師父不用替我擔心，我這苦命人走到什麼地方也甜不了，我已經認了命，命付于天，天叫我活下去，我自然能禁受得，但一切魔難，現在我就認爲活的很微幸了，」沙天龍安慰着主母更不時哄着金郎，使着他會些苗語，並且鳳凰嶺這一帶所有的苗民，很多的是和漢人有來往，所以他們三人深入苗疆，苗寨中的人，倒不覺怎麼扎眼，並且金郎這孩子雖則一路上風塵勞頓，把他的嬌嫩皮膚，已經變成了赭色，可是他眉目俊秀，苗民只要看到了沒有不喜愛這孩子的，走到那裏全很爽快的給我們飲食供應，更對於駱絳雲雖然是在逃亡道路上，更沒有梳洗收拾的心情，他也是一個俊秀的婦人，這母子在苗疆現身，苗民全驚着天人，果然這天已到了斷藤峽。

此處是苗疆中最好的所在，遠遠看到斷藤峽一帶，重巒疊嶂高入云際，碧火一瀾，繞轉着斷藤峽流出

去，沿着山根下，是一個苗民聚集的所在，一處處的石洞，和那参天古樹上，所搭的小房子，實在是原始人的生活了。這沿山所住的苗民，看到沙天龍押着這麼個可愛的小哥兒，跟隨一個俊秀的婦人，全從苗洞中出來看，沙天龍仔細辨認了這一帶的形勢，雖然年月沒有多久，但是苗民多是畜牧生涯，耕種的很少，他們是常常移動的，遂向一個年歲略大的苗民，探問七年前在這斷藤峽獨石崗下所住的金魯，和虎駝，他兩人是否還住在這裏？這個答話的苗民想了想，向沙天龍道：「虎駝已不知去向，那金魯他已搬到斷藤峽後鐵箭墟去住了，你們若想去，從旱路上沒法子到那裏，必須用獨木舟把你們送過去。」

沙天龍趕忙的從身上摸索出幾十個青銅錢，來向他說道：「就煩你找一隻獨木舟，把我們送到那裏，我們是極好的朋友呢，」漢人所用的錢幣是苗民最愛的東西，苗民中是以有易無，他們是不使用錢幣，可是最愛收藏，立刻很高興的接過去，領着沙天龍駱絳雲來到斷藤峽，那裏在樹蔭下拴着好幾隻獨木舟，他却不用再去找人，很繩索解開，他先下水，站到獨木舟的後面，兩手把牢獨木舟的後尾，讓沙天龍駱絳雲全上去坐好，他在水中把這獨木舟推開，調轉方向，直沖峽口，他已經上了船尾，用兩支木槳撥着水。這種獨木舟，看着極笨，可是他使用起來十分嫻熟，船走的很快，趕到入了斷藤峽，水流很疾，可是他槳棹的力量，決不稍減，沖着急流衝過斷藤峽，駱絳雲見經過這種危險的地方，觸目驚心，前面的水勢略緩，走出有二三里地來，看出這道水流決不是什麼正式的江河，貫注過來的。這不定在什麼地方一股子泉源沖出來的，水清得能看到底，又走出一里多地，眼前見一片高低起伏的峯嶺，船已停住，苗民指着前面說道：「你看那邊的高峯，下面就是鐵箭墟，極好找，金魯現在已經算作了這鐵箭墟的首領，這裏幾十戶苗

民完全歸他管轄，無論你問到誰，全可以把你們引領去，我們跟他隨着管轄，不便去了。」沙天龍向他道過謝，下了獨木舟帶着主母，穿着一處處一人多深的荒草，直奔山寨下。

漸走漸近，道路也比較平坦許多，阻擋道路的荒草，也似乎被人剷除過，樹木很多，沿着山道兩旁生長着許多紫色的山花，顯着這一帶更多野趣，轉過一段山道，已看見嶺下沿着山根兒底下，有許多高低錯落的苗洞，可是這裏却看到了，房子全是用巨石疊起，用整棵的樹木鋪蓋的屋頂，上面更矇着很厚的綠草，沙天龍來到切近，這裏也有苗民在耕種着山田，沙天龍向他們探問：金魯是否住在這裏？苗民們一聽是我他們的首領，趕緊答應着，領着沙天龍駱絳雲奔嶺下一片較高的山梗子上走來。這裏建築着一排石屋，在後面山壁上，可也有四五處石洞，那引路的苗民叫沙天龍等候，他進了那石屋中，不一刻裏面走出一個苗民，駱絳雲看着真有些心驚！他身量特別比一般苗民高着一頭，體格矯健異常，黑紫色一張臉面，濃髭繞頰，看年歲也有五十多的光景，走出石屋，看到沙天龍和駱絳雲腳下停住，頗有些驚異！沙天龍却用苗語向他招呼：「老朋友不認得我了？七年前隨麻峽外給你和虎脫治傷的朋友，你全忘了麼？」這苗人金魯立時想起。竄了過來，拉住了沙天龍的手，他却用漢語來說：「老朋友你的容貌變了，不是七年前的樣子，不是你瘦起，我那裏會認得，我想你不會再來了，我真幸運，居然還能和沙老朋友又見着面，這真是快樂呢！」說到這兒，看了看駱絳雲，又瞧了瞧沙天龍背後搭的命郎，他有些誤會了，剛要開口說：「老朋友這是你的……」沙天龍恐怕他說錯了話使主母難堪，忙招呼：「金魯，這是女主人，我們的來由，少時再和你說明。」那金魯聽了忙的鬆開了沙天龍的手，向駱絳雲伏身行禮，執禮很恭，駱絳雲也忙答禮，

雖然他像貌兇惡。但是聽出他能說廣西省的方言，雖然說不好，可是只這一點就能免去許多隔膜，誤會，並且他既通漢語，即是和漢人常接近，投到他這裏便利了許多，不過金郎這時却爬在沙天靜的脖項後，不肯抬頭，這苗人金魯往石屋中請他們進去，沙天龍和駱絳雲隨着他走進裏面。

他所住的這座石屋，分爲裏外兩間，但是這苗寨裏沒有內地裏的陳設，只有巨大的石案，和用那樹枝編製的矮凳，這在苗墟裏，就算很講究的了，平常的苗民就是席地而坐，金魯讓他們落坐之後，沙天龍把金郎從背後解下來，駱絳雲趕緊把金郎接過去，抱在懷中。駱絳雲低聲哄着他：「你不要怕，這裏住的全是好人，他們能給你找好吃的，找好玩的，叫你給你捉一頭小猴子，你一定喜歡了。」金郎扭頭看看金魯，趕緊又把臉藏到駱絳雲的懷中，那金魯看到這個小哥哥的情形，他那黑臉上却現出一片笑容，立時走到門口，向外招呼他手下的苗民，趕緊燒水泡了一壺山薑茶，送進來，這金魯雖是住在苗墟，他每年全和漢人有交易，現在他又掌管着鐵箭墟一帶，他不斷的和漢人換些實用的東西，所以他這石屋中倒也有些粗糙的器具。他更親自到石屋裏面，取出許多食物來，放在石案上，叫駱絳雲哄着小哥哥吃。這才問起沙天龍爲什麼帶着女主人深入苗墟？此來還是在這裏賣藥治病，還是想作買賣？沙天龍却簡單的把投苗奔墟的來意，說與了金魯，金魯聽了，立時暴躁起來，立刻逼着沙天龍帶領着他去找對頭的一般匪黨，沙天龍只好費着很大的事，給他解釋了一番，因爲兩下裏雖是對於漢苗的語言全明白些，可是有許多話仍然不易說清楚了，只有慢慢的再向他解釋所有的遭遇，暫時只求他收留下，在他這裏安身躲避一時，金魯慨然答應，盡管在這裏住下來，這苗墟由他掌管，決不會有人敢來欺侮你們，他更答應把這石屋子讓給沙天龍等，

他自己搬到石洞裏去住，沙天龍對於他這種慷慨情形，感激十分，這金魯還是刻不等待，立刻把自己所用的東西，搬了出去，更因為沙天龍和這女主人吃不慣他們所吃的食物，在門旁給架好一口鐵鍋，找來一名老苗，伺候他們，駱絳雲看到這種情形，也覺十分安慰，想不到化外苗民，倒有這樣的熱腸待人，真是不幸中之幸了，按這時的情形，這石屋中是裏外兩間，按沙天龍這種江湖道的豪俠，以及駱絳雲現在是孤兒寡母，沙天龍不能在一處住了。只是來到這苗寨上不得不通權達變，這兩間石屋已竟是這位鐵箭墟首領金魯特別的敬意，讓給他們住，自己反回到石洞中，何況苗民他們習慣上對於男女間沒有十分界限，沙天龍那好再向他請求，為自己另找住處，並且雖說是已入苗疆腹地，匪黨們不容易再趕到這裏，可是事情不能過於看大意了，自己若是離開他的母子，總覺不放心，沙天龍只好在這石屋外間住下，駱絳雲和金郎住在裏間，在這裏一呆下來，過了幾天，一切全顯着安然了，飲食使用的一切，雖沒有內地方便，但是在逃難避禍，無家可歸的情況下，竟得到了這麼個所在，也就很難得了。這鐵箭墟所住的苗民，在沙天龍等才一到這，全是十分驚異，不斷到他們住處來窺探查看，可是他們首領金魯，恐怕惹惱了他這好朋友，禁止一般苗民往石屋前來擾亂。

金郎漸漸的看慣了苗民，也不再害怕了，更有伺候他們的這名老苗，他名字叫黑風，更和金郎漸漸的熟了，金郎到喜愛他，動做上不像那年輕的苗民們那樣粗莽魯莽，時時的到不離他身旁，只有駱絳雲在這裏輕易不肯出來，並且家破人亡之下，匿跡苗疆，心中慘痛，一時不能去掉，任憑這鐵箭墟一帶，景色多好，自己那有心情來玩賞。那老苗黑風找來兩名馴良的苗民的孩子，和金郎一處玩耍，金郎漸漸的胆大，

不時的跟着他們在山道上追逐玩耍，沙天龍可是時時在他旁邊看着，不肯叫他自己走開。沙天龍還是在時時隄防着，或恐生出意外來，金郎自從到了鐵箭墟之後，這一變換水上，變換飲食，他的身體反倒健壯起來，僅僅幾個月的工夫，身體魁壯得好似又長了一二年，他所喜歡的一個苗童名叫鐵娃，只比他大着二歲，可是身軀也比他高着一頭，矯健異常，腳底下也快，這鐵娃不只于愛和金郎一處玩，他並且盡了保護之責，不過這苗民全是天性好動，生來的孔武有力，天賦的一種體格，更兼所住的地方，山林野獸，尤其是他們愛好的地方，他常常領爲金郎爬山越嶺，鐵沙掌沙天龍在先還不甚放心，後來漸漸的看出這苗童鐵娃，對於金郎愛護照顧之情，比自己還十分懇切，這一來沙天龍放了心，到願意叫金郎和這鐵娃時時的鍛鍊身體，往往的跟着他兩人爬山越嶺，一走出去就是好幾里地，沙天龍不催促着兩人決不願回來，沙天龍遇到了機會，就指點他兩人武術上的功夫。

苗童鐵娃，雖則年歲小，性情十分強項，沙天龍教給他運用武術的方法和縱躍之術，鐵娃頗有不服，沙天龍給了他兩次苦子吃，這鐵娃才對於沙天龍存了敬畏之心，說什麼聽什麼了，沙天龍有時反倒親自領他們到鐵箭墟上，找那略微平坦之處，教授這兩個孩子武術上初步的功夫，尤其是那苗童鐵娃，進步很快，金郎每天這麼在山嶺上奔馳，跳躍，手腳上顯得十分輕快，沙天龍暗暗歡喜，一轉瞬間來到苗嶺，已經是四個多月光景，這時大雪已經封山，所有這苗墟裏，輕易沒有人再到山裏去了，他們在嚴冬之前，必要早早儲藏一切，預備着這邊寒冬的食用，金郎和鐵娃不能出去了，偶然到外面去，也就是在附近一帶，沙天龍乘着這機會加緊的在金郎身上下功夫。他們逃出來，是任什麼沒帶，緊絳雲和沙天龍隨身的包裹，

也不過是幾件單袂衣服，沒有禦寒之物，天這一冷起來，倒還虧了他，有這位鐵箭墟的首領金魯，送了兩張獸皮，更有內地換來的針線，剪刀，駱絳雲遂給金魯和那個苗童鐵娃一人作了一身虎皮的短衣，一個虎皮的風兜帽，把這兩個漢苗的孩子，收拾得十分好看，他這種剪裁的法子，苗民是決不會的，駱絳雲在苗寨中就算是鷄羣鶴立，現在又把這兩個孩子打扮成這樣，越發的對於駱絳雲注意了，不過這裏有他們首領金魯保護着，誰也不敢來攪擾，這種信息越傳越遠，漸漸的這個苗寨中全知道鐵箭墟住了這麼一家漢人。

苗山的酋長，他住在紅蛇谷，在苗寨中擁有極大勢力，不知如何聽到這種信息，竟自查問下來，金魯親自到紅蛇谷去了一趟，出身來歷全稟明酋長，這位酋長竟向金魯交待，他說是：「這家人既然來到苗疆避禍，我們憐惜他遭逢太慘，應該收留他，不過鐵箭墟不算安全之地，萬一他的仇家搜尋了來，在我苗疆中再有差錯，我這作酋長面上無光，趕緊叫他們搬到紅蛇谷，這裏防守很嚴，他的敵人只要也敢向這裏來，我倒有法子收拾他了，酋長這麼分派下來，金魯雖是不以為然，可是那肯當面駁却酋長的命令，他回到鐵箭墟之後，對於這件事整整盤算了一天，他終於向沙天龍說起這事，因為你們一人苗戰，這位苗山酋長掌着生殺大權，若是違背了他，恐怕不易安生再住下去，沙天龍答應着，到了晚間，遂向主母駱絳雲商量眼前這件事，沙天龍說明自己的心意，紅蛇谷酋長叫我們遷移到他那裏，不論他是好意是惡意，我是決不願意去的，我投奔苗疆來，就為得是有我深信可以倚賴的人，這金魯雖是苗人，頗具肝胆，這幾個月來，主母大約也看得出，叫我們搬到紅蛇谷去，到那兒以後，再沒有熟人可以倚靠，這種情形於我們十分不利，我的意思這幾個月來對頭人並沒有一點信息，我們是已經避開了他的耳目，趁這時我打算逃奔內地，主

母的心意怎麼樣？」駱絳雲微搖了搖頭，向沙天龍道：「我認爲不妥當，現在還走不得，雖然敵人始終沒露面，這分明是他決沒想到我們爲逃入苗疆，可是現在正是一個大雪封山的時候，只這苗疆一帶的道路，我們就不易走出去，更兼草木凋零，一路上沒有絲毫掩蔽的地方，只要我們形跡稍露，被對頭的羽黨探緝着，就別再想逃他手去了，我的意思，要出苗疆，總得等到春暖花開，我們不論逃到那裏，也容易隱匿了，紅蛇谷既然是苗酋所居住之地，我看也不致於有什麼危險，在那裏暫住一時，量無防礙，沙師父你想，是不是？」沙天龍點頭道：「主母說得還是很對，既是這樣，咱們只好先搬到紅蛇谷住他一時，轉年再走罷，」彼此商量停當，沙天龍和金魯說明，第二日一早，由金魯派來兩個苗民，護送着趕奔紅蛇谷，可是臨走時，出了意外的麻煩，就是跟金郎一處玩的鐵娃，他拉住了金郎，說什麼不叫走，任憑沙天龍和駱絳雲怎樣哄着他，決不聽從，沙天龍只好找金魯，叫他把鐵娃領回去，可是這苗童那肯聽，直到他自己的父母來了，竟自反向沙天龍駱絳雲要求，請把這鐵娃收在身邊，駱絳雲因爲愛子情殷，和沙天龍遂答應了，他們遂遷移到鳳凰嶺，這個地方是苗酋虎牙酋長所住的地方，形勢非常險要，四外高峯峻嶺圍起來，形如一個山城，只有一個入口處，再有別的道路，全是懸崖鳥道，不容易再出這個地方，這一帶土地肥沃，出產很豐，耕種畜牧，全十分相宜，聚集着五百餘戶苗民，全是擁有資產，在沙天龍帶着駱絳雲，金郎，鐵娃，到了這裏，這位虎牙酋長，特意的傳見他們。對於沙天龍，駱絳雲，十分恩待，撥給了一處住房，一道石牆圍起了四間石屋，離着酋長所居，不足一畝地，還有果木樹圍繞着，這四間小小的住房，並且送來許多食糧肉脯，以及應用的東西，這種情形實在出乎沙天龍駱絳雲意料之外，來到這裏既不經商，也

不行，這寧寧，是在他這裏避難，躲避仇家，並且自己又是漢人，這一帶就沒有漢人長期住下來的，人生遇合，有時是想像不到的，這真是因禍得福了！

到這裏不過是月餘的光景，漸漸的和附近的苗人廝熟了許多，可是沙天龍輕易是出不去的，駱絳雲更是深居簡出，只有鐵娃金郎不斷的到外面雪地裏去玩耍，這兩個孩子一漢一苗，走到那裏也招人喜歡，附近的苗民全愛引逗他兩人，駱絳雲在這裏住下來，自以爲高枕無憂，那知道隱患潛伏，已經有無窮大禍擺在面前，可是絲毫並不覺得，因爲在這裏住下來，比較鐵箭壩還好，虎牙酋長似乎對自己十分重視，附近所住的苗民，不只於沒有排擠欺侮的事，全存着懼怕恭敬之意，這大約是他們酋長暗中已在苦誠過。在這一箇月中，那虎牙酋長竟到他這裏來過兩次，因爲沙天龍懂些苗語，這虎牙酋長更會些漢語，兩方裏牽就着，講起話來倒十分契合，這虎牙酋長，掌握着苗山的首領大權，可是他年歲並不大，只有三十左右，人很精明，武功非常，苗刀苗箭，使用起來，就是漢人的武術家下十年八年的功夫，也沒有那樣老練隱準，並且善騎烈馬，不論多難走的道，他一樣能够縱馳，沙天龍和駱絳雲全是練武的，各人的習性，偶然間竭力掩飾着還可以，若說是在很長的時間中，要把本來面目永遠的遮蓋着，事實上決不可能，何況又常常的教給金郎鐵娃的武功，這小院中也就是他們操練功夫之地，這兩個孩子不過學些初步的功夫，倒沒有什麼叫人扎眼的地方，可是偶然間性之所至，沙天龍爲得操練自己的身體，把九節盤龍棍施展一番，駱絳雲有時也在月白風清的夜裏，練練劍術，這位虎牙酋長每到來時，必然把四間屋子全查看一番，他可完全是好意，看到那裏短了什麼使用的東西，他回去後，跟着打發人送來，這種情形，沙天龍和駱絳雲固然是

不願意受虎牙酋長這麼厚待，一來因為他完全出於好意，二來他掌管着生殺大權，只能感謝，不敢拒絕，這天他看到駱絳雲屋中所掛的寶劍，虎牙酋長取到手中。把劍撤出鞘來，十分喜愛，立時逼追着駱絳雲和他用苗刀操演一回，駱絳雲那敢和他動手，經沙天龍從旁解釋着，說着漢人從來男女不許無故的以兵刃較量，錯非對方是仇人才能動手，酋長既然也愛惜漢人所用的兵刃，就叫我們主母自己操練一番，虎牙酋長這才答應了，駱絳雲在這種情形下，被逼無法，只好把劍術施展了一番，這位虎牙酋長看到好處，鼓掌大笑，他自己也撤出苗刀舞動了一番，沙天龍駱絳雲則看他苗刀使用的法子，沒有漢人的武術家數，可是奔騰擊刺，也實在驚人，這位酋長把刀練完，沙天龍誇獎了一番，駱絳雲趕緊退去，這位苗酋回去後，更送來許多食用的物品，沙天龍跟駱絳雲對於苗酋這種厚待，固然是認為不宜，受他這麼大的恩惠，終認為他是苗民的習性，有古樸之風，慷慨爽直，倒也不放在心上。那又知道這虎牙酋長已經包藏禍心，

轉瞬已經春暖花開，冰雪解凍，經過一個月的光景，寒冰積雪皆消溶淨了，這座山城頓顯得水碧山清。風景佳麗，漸漸的到了苗人出獵的時期，這苗酋不時的來找沙天龍，騎着駿馬，領着到各處遊玩，沙天龍在先勉強的隨着他，自己的騎術上沒有多大的功夫，可是沙天龍這種火性，歷來不讓人，十幾天之後，居然也能够在那崎嶇山道，峻嶺高峯間和那酋長一爭長短，兩人幾乎成了膩友，虎牙酋長在遊山回來，或是出獵回來，把沙天龍帶到他的住處，酒肉款待一番，沙天龍倒是真個認為虎牙酋長是個化外的好朋友，這時正是暮春時節，也是這山城一帶最大火燄時候，這天虎牙酋長，約着鐵沙掌沙天龍，帶了八名勇猛矯健的苗兵，到山裏去打獵，他們這天因為天氣也好，風和日麗，要在山中盤桓他一天，帶着酒食水菓，沙天

誰和佈去慣了，也認爲這種遊戲的生涯，實在是最快樂的事，入山很深，得了不少奇禽野獸，飽載而歸，回來時可太晚了，月色東昇，這虎牙酋長說什麼也不放沙天龍回去，拉他到住宅中酒食款待，那種情形又誠懇又殷勤，沙天龍本是生性好酒，但是自從遭到這次的大禍之後，先前是滴酒不飲，因爲在苗疆上住的日子多了，知道決不會再有意外的情形，漸漸的被這位酋長勸着，也偶爾的飲上幾杯。沙天龍原本的酒量最大，自己認爲這麼管着個人始終不肯縱情狂飲，也就不致再悞事了，那知今夜三杯入肚，立刻覺着頭目昏沉，有些抬不起頭來，暗暗的怪異！我今夜這是怎麼了？自己想強自扎淨着趕緊告辭回家，往起一站，竟是摔倒在桌案上，把上面的杯盤碰翻了好幾件，虎牙酋長哈哈一笑，呼喚外面伺候的苗兵，把沙天龍架了出去，放到一旁小石屋中。

這位酋長，帶着四名矯健苗兵，趕奔駱絳雲住處，把門叫開，駱絳雲還疑心是沙天龍跟酋長一塊回來，看見只酋長一人，四名苗兵分立兩旁，駱絳雲心中一驚，只好向虎牙酋長行禮，這位酋長不往門裏去，站在門口說道：「你快快隨我去，老沙打獵時摔傷過重，我們把他救回來，傷痕素裏好了，可是這時他的情形不好，叫你趕快去，他要有緊話向你說。」駱絳雲驚慌萬狀，忙問道：「爲什麼不把他搭回來？」虎牙酋長道：「他已竟不能動轉，再把他搭回來，恐怕他就送了命。」當時駱絳雲心慌意亂之下，說了聲：「酋長！略等片刻，我去告訴這兩個孩子一聲。」駱絳雲匆匆來到裏面，那鐵娃是和沙天龍一處睡，金郎隨着自己睡，山居人睡覺習慣早，駱絳雲把鐵娃招呼起來，叫他到正房中去照顧着金郎，自己用絹帕包上頭，把收藏的刀傷藥揣在懷中，隨着虎牙酋長趕奔他所居之地，幸而離着並不甚遠，到了這裏，那虎牙

酋長把駱絳雲領到裏面，他早已吩咐過在他所住屋中重擺了一桌酒食，牛油燈點得很亮，駱絳雲一進屋中，看到這種情形，就楞了，遲疑着不敢往裏走，酋長跟了進來，伸手抓駱絳雲左臂道：「美貌的仙人，我請你吃幾盃酒。」

駱絳雲用力把他的手甩脫，退了兩步，說道：「酋長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沙師父在那裏？」虎牙酋長哈哈一笑道：「老沙已竟吃醉了，我想好好請你定不肯來，故以把你騙了來，要知道我全是一番好意，你好好聽從我的話，這雷山就是你一人所有了！」

駱絳雲到此時才知道受騙，自己幾乎急死，命運算到了家，逃到苗巖又遇這種化外惡人，沙天龍說不定已竟被害？他分明是要霸佔自己，駱絳雲自知已難活下去，厲聲喝斥道：「苗奴！你敢這麼欺人？你可知道我駱絳雲不是好惹的！」自己說着一縱身竄到門口，那知門口突然伸進兩張弩弓來，外面苗兵喝聲：「敢往外闖，先要你命！」駱絳雲識得厲害，就不敢闖了，但是別無出路，那苗酋虎牙酋長，撲了過來，喝斥道：「美貌仙人，你要不識好歹，要吃苦頭了。」猛回駱絳雲身上撲來，駱絳雲終是一身武功，往旁一閃身，隨手把桌上一隻湯盤抓起，照着虎牙酋長頭上砸去，虎牙酋長用手一撥，打落地上，駱絳雲在屋中緊緊的躲避，酋長這時已是瘋狂的野獸，連着猛向駱絳雲撲來，駱絳雲拼命奔馳，這酋長連着幾次抓着，凶殘野性發做起來，竟把身上苗刀拔出來，任憑駱絳雲身體怎樣靈活，可是兩三丈屋子展不開手脚，越追越近，自己的右肩頭，已被他的苗刀劃傷，這時那苗酋也實在是怒極了，把屋中所有動用的東西隨手砍掉，駱絳雲在這種情形下，本可以一頭撞死，但是總因為金郎尚在家中，沙天龍生死不明，存着萬一逃

出手去之心，又轉了兩週，這次可毀了，被這苗酋一刀扎在右腿上，立刻跪在地上，那苗酋狂吼了一聲，把苗刀往地上一扔，札撒着兩手，向駱絳雲的背後抱來。

駱絳雲自知難再倖免，可是手底下正接到了一個粗磁盤上，這塊磁盤業已碎去一半，自己的手已被撞破，虎牙酋長兩臂已竟攔到駱絳雲的腰上，駱絳雲猛一擰身，把這塊破磁盤用力打去，正正砸在虎牙酋長的臉上，這酋長已成了血人，狂吼了一聲，向後倒去，摔在地上，口中却還招呼着門外把守的苗兵，快把這女人綁起來，門外立刻闖進四名苗兵，用苗刀逼迫着，把駱絳雲手脚捆上，兩人搭着，給送到囚禁沙天龍的小房中，虎牙酋長受傷很重，已竟暈去，苗兵們忙着給他上藥救治，可是這酋長只是昏昏沉沉的，一時竟醒轉不來。駱絳雲被搭到石屋中，被他們扔在地上，自己雖則受傷，可是心裏明明白白，裏面一盞松脂燈，光焰極暗，照得屋中昏昏沉沉，駱絳雲一眼望到靠牆角尚有一人，呼天寤地睡得正濃，駱絳雲身軀動了動，略把頭拾起來，仔細看那人，一望而知正是沙天龍，駱絳雲驚異十分，這情形看起來，沙師父竟還沒死，可是他也沒被捆綁着，分明是被酒灌醉，或是中了什麼毒藥？一個人在有一分希望之下，也還想着能逃得活命，但是自己肩頭腿上兩處傷痕，手脚被綁，怎能脫身，幸而把那苗酋打傷甚重，自己算保住真節，再容他緩醒過來，更沒有抗拒的力量，雖倒個受他污辱麼？駱絳雲此時已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任憑怎樣掙扎，捆綁絲毫也掙不脫，筋疲力盡之下，實在是絕望了。

就在這時忽然外面一陣大亂，原來是酋長所住的後面兩間儲藏食物的屋子，門窗上冒起火來，這兩間屋子是酋長命脈所關，苗兵們一齊撲到後面放火，就在這個工夫，忽然從門外竄進一條黑影，到了駱絳雲

身旁，駱絳雲背着身子，看不見來人，只覺得他的手已竟挨到了右肩下，駱絳雲此時五內如焚，知道這次可算毀了，這要落在他們手中，一生名節，和九死一生所保全的貞操，就要斷送，情急之下，用盡了力，向裏一滾，耳中聽得來人說道：「主母，你可千萬別聲響，我是鐵娃，」這時駱絳雲竊然一驚，也低聲答道：「你好大胆，這是你來的地方麼？」鐵娃漢人的話學會了許多，尤其是金郎每天教給他，所以他說得很清楚，一邊答着話，竟把駱絳雲的綁繩解開。駱絳雲低聲問道：「你把金郎放在那裏？」鐵娃連答也不答，趕奔沙天龍身旁，搖着他的肩頭，連連喚動，低聲招呼。可是沙天龍只有模糊的答應，不能轉醒，鐵娃急的在屋中轉了一週，向駱絳雲說了聲：「躲向裏邊。」他已到了門口，往外探了探頭，很快的竄了出去，竟把一個木桶抓了進來，裏面有半桶清泉，這鐵娃是又猛又楞，他這半桶水完全向沙天龍頭上澆去，把個沙天龍澆得身軀一震動，竟自哎喲的坐起。吓的鐵娃把那木桶放在一旁，跑過去把沙天龍的脖項抱住，湊到耳邊，低聲招呼，「沙老師你要出聲可全死了，快快逃走，主母受傷，你竟喝得好酒！」沙天龍被他這半桶冷水澆的已經清醒過來，聽出說話的正是鐵娃，話太離奇！自己有好不惱？只是這水澆得沙天龍十分憤怒，衣服全濕，好似落湯鷄一樣。擦了擦面上的水漬，向鐵娃問：「你倒是怎麼回事？我這是在那裏？」駱絳雲一瘤一拐，湊了過來，招呼了聲：「沙師父，可苦死了我們！虎牙酋長，竟起惡心，我險遭毒手，業已帶傷，他已被我打暈過去，不是鐵娃來救我們，等死而已，現在還在他手中，趕緊想脫身之計。」沙天龍一怒之間，霍然站起，就這樣還覺得頭重腳輕，恨聲說道：「我先殺了這羣野畜，有什麼事再講。」鐵娃抓住沙天龍道：「你糊塗了，主母受傷，不趕緊趁這時闖出去，你想想還活得了麼，他的倉

房被我用火點着，這才想入全引了進去，若是再遲疑，他們全趕過來，或是西長醒來還想逃竄，那就等死罷，」沙天龍咬牙切齒道：「好野畜，他敢生惡念，我非報此仇不可，伸手把九節盤龍棍擡下來，盤在了手中，鐵娃趕奔門口，向外探頭看了看，回頭說了聲：「快走，」他們闖出屋中，駱絳雲腳底下已經有些不俐落了，走出這道院門，耳中尚聽得後面刀一片噴嚏之聲，可是他所住的這片屋子外竟有一片火光，更有許多雜亂的聲音，越來越近，鐵娃忙向沙天龍招呼：「沙老師，前邊走不得了，這時外面已經看見火光，前來救援，我們從正門出去，一被他們撞上，弓箭太利害，非傷在他們手中不可。」沙天龍點點頭，鐵娃却領着往東轉過來，趕奔石牆，這牆並不高，不過七尺多，但是駱絳雲身上已然帶傷，現在已是強咬着牙，那裏還往高處縱得起來，這剎那時，外面的苗民壯丁各拿着火把已然闖了進來，勢急之下，無可如何，沙天龍竄上牆頭，騎在上面，把九節盤龍棍垂下來，駱絳雲雙手緊緊握住，立刻由沙天龍把他慢慢提上去，再輕輕放下去，但是駱絳雲肩頭已傷，落到牆下，已經不能支持，用左肩頭倚着牆，吁吁的直喘，鐵娃也被沙天龍接了上去，下去時他倒不用費事，自己跳落地上，沙天龍見主母這種情形，問道：「主母，你怎麼樣？」駱絳雲道：「我走到什麼地方，也得不到好處，沙師父，金郎尚在家中，你快去救他逃走，不必管我了。」沙天龍恨聲說道：「主母你要是能够有最後一口氣在，還是設法逃開這裏，你死也找塊清淨之地，葬身在這裏，你死後魂靈也甘心麼？」鐵娃過來道：「主母，我有力氣，我揹着你，駱絳雲此時正叫生死兩難，死活也想着再見金郎一面，切齒說道：「好罷，我掙扎到那兒算着罷，鐵娃，我扶着你肩頭，咱們先到家中再講。」好在路不遠，這一帶又是熟道，隱蔽着身軀，竟到了家中。

那金郎睡醒了，眼前不見了阿娘，連招呼了兩聲，沒有人答應，再招呼鐵娃，也沒有人答應，他跌到地上，跑出來到廂房石屋中，招呼沙叔叔，見屋中一人沒有，這一下子可把金郎吓哭了，正向外跑，駱絳雲扶着鐵娃踉蹌闖進門來，金郎撲了過來，哭聲招呼：「阿娘，你到那裏去？」駱絳雲看見愛子，心似刀割，幾乎堆在地上，沙天龍把街門關上，招呼：「主母你要強忍悲哀，虎牙酋長他倒是生什麼惡心，我還不大明白，他有謀害我們之心，我們也得另作打算。」鐵娃一旁也說：「現在趕緊設法逃走，這裏可實在沒法呆下去，若真等他把咱們包圍起來，再走可不成了，駱絳雲拉着金郎來到屋中，坐在那兒哭訴當時經過，把這沙天龍恨得如同一隻瘋狂的野獸，以他的性情，就要找了虎牙酋長去拚命，鐵娃年紀雖小，他却知道利害，向沙天龍說：「沙師父，你是有本領的人，你可別糊塗，山城中只有一條出路，主母受傷，金郎歲數小，只要他用當兵把守，你還逃得了麼？無論如何，趕快離開這裏罷。」駱絳雲拭着淚說道：「鐵娃的話很是，虎牙酋長他若不是被我砸傷，只怕咱們連家全回不來了。」沙天龍道：「這麼一走我心有不甘！」駱絳雲哭着說道：「沙師父，我雖不是官宦人家的女兒，我父親也是江湖道上有名的人物，鐵獅王蕭宏名震江南，誰敢摸我一指，如今我受到這種侮辱，我就甘心麼？只爲有這個冤家牽累着我，不得不忍辱偷生，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沙師父，不想死在這裏就得走，這山城還未必闖得出去呢。」沙天龍道：「任你憑他千軍萬馬，我沙天龍一肚子冤屈，沒法發洩去，我看看他們血肉之軀，可有我九節盤龍棍結實。」駱絳雲此時不過是緊咬牙關，其實身上是兩處傷，那還撐扎的了，急忙向沙天龍道：「沙師父，你把刀傷藥趕快給我找來，我得收拾一下再走，沙天龍看到主母鐵青的面色，狼狽的情形，自己帶他母子逃到這

裏，認爲是安全之地，那知道投入虎口，害得他這樣。自己於心何忍，越發把這虎牙酋長看成不共戴天之仇，只得招呼鐵娃一同出來，到自己屋中，把刀傷藥叫鐵娃送去，駱絳雲把鐵娃打發出來，茶裏傷痕，收拾包裹，駱絳雲也收拾好了，沙天龍這裏向鐵娃說道：「你怎麼樣？跟我們一道離開這裏，你要趕緊回轉鐵箭墟找你的父母，我們也許活得活命，也許葬身在中途，這苗山中全是酋長勢力所及，未必逃的出他手去。」那鐵娃聽了連答也不答，駱絳雲領着金郎也到來，沙天龍道：「主母還能走麼？這裏雖有兩匹牲口，我們不能用，騎在牲口下，反倒容易被人注意。」駱絳雲明是不能再受長途跋涉之苦，到這時只好咬牙答應，沙天龍聽了聽外面聲音零亂異常，鐵娃跑到山外看了看，虎牙酋長所住處到現在還冒着烟火，可是四處裏已經連續發出警號，有幾處山洞中，全跑出苗民的壯丁，趕奔苗酋所住處。鐵娃趕緊進來，向沙天龍道：「沙師父，要趕緊走，看這情形，恐怕就有人來，我們若被他包圍上，可就不易脫身了。」沙天龍向金郎道：「小哥兒，你阿娘身上有傷，還是我扶着你罷。」沙天龍把金郎拾好，用帶子把他勒住，把九節盤龍棍握在手中，駱絳雲背着包裹寶劍，鐵娃拿一口短苗刀，却頭一個闖出門去，沙天龍跟駱絳雲全跟了出來。鐵娃回身低聲招呼道：「沙師父，你要忍着怒氣，我們闖出山城，有追趕的苗兵，那時由你洩憤，現在我們還是設法先闖出去才好，被困在裏面，如同鐵鍋裏捉魚，一個也跑不了一。」駱絳雲忙答道：「沙師父，鐵娃雖小，遇到事很能分出輕重來，你要慎重些，我這身子的傷痕，實沒法掙扎，爲我母子你也要忍耐一時。」沙天龍點點頭，全找暗處隱蔽着身形，他們才離開所住的石屋，走出沒有一箭地去，立刻見一隊苗兵從酋長那裏出來，直向自己所住處撲了過去，駱絳雲低聲驚叫道：「沙師父，你看，他那裏

已然撥動苗兵，到咱家前去圍捕，我們曾走不出去了。」沙天龍嘆息一聲道：「主母，事已至此，只有闖一步算一步罷，我也看出來了，上天不要我們活，我們強活下去那能成，不過沙天龍要是到了最後關頭，我也要殺他個天翻地覆」，一邊說着，找黑暗處隱着身軀往前闖來，這山城出口處，是一個十幾丈的斜坡，也就是一股子小山道，上面山峯分開的一個門戶，也就是這裏的咽喉要路，鐵娃他還是頭前引路，這孩子把苗人天賦的本領，今夜全施展出來，穿着荒草樹林，走的是真快，他頭裏算是給大家開道，離着出口處還有四五丈遠，鐵娃向沙天龍點絳雲一攤手，低聲說道：「沙師父，我先去看看，上面要是一兩人，沙師父你先上去，把他收拾了結了，倘若人多我把他們誘下來，把守這山城要路口的，他們全有營帳和燒飯的地方，沙師父，既然已經鬧翻了，就不必怕惹禍，索性把這個路口燒斷，能够把附近的木林全連上，叫他一時半時先出不來，咱們怎麼也可以逃出他們手去了」。沙天龍一聽鐵娃實有智謀，點頭答應，鐵娃擁蔽着身形，闖上山城的路口，這裏只有兩名苗兵把守，並沒有多人，不過他們換班的還有兩名也在附近，鐵娃翻身來向沙天龍打招呼，沙天龍正想先毀他兩個，這鐵娃年紀雖小，胆大包身，他竟自提着一柄短苗刀，從那道旁的茂草中，穿行着奔了左邊的那個苗兵，沙天龍此時倒得等他動手，也正要看看這孩子究有多大阻量，他只要不得手，那可非毀在苗兵手內不可，必須先接救他。這時鐵娃漸漸的已到了那苗兵背後，相隔五六尺，這二個苗兵正因為下面起火，他們在高處看得見，可不知道是否酋長所住的地方，鐵娃猛然從草中竄出去，雙手捧刀，一縱身照着左邊這苗兵胸口戳去，可是刀扎進去，這苗兵正在少年氣血十足，刀一扎上，他依然把他的苗刀往起一揚，沙天龍再不敢遲疑，一個猛虎出洞，飛縱過去，盤龍棍棍梢

